[日]

YOSHIDA SHUICHI

吉田修一

覃思远——译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续横道世之介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续横道世之介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YOSHIDA SHUICHI

［日］吉田修一 著　覃思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续横道世之介 / （日）吉田修一著；覃思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448-2

Ⅰ．①找…　Ⅱ．①吉…②覃…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3723号

书　　名：找不到工作的一年：续横道世之介

作　　者：【日】吉田修一

译　　者：覃思远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廖婧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448-2/I·188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四月　樱花落
五月　五月病
六月　梅雨晴
七月　游泳池
八月　冷夏
九月　美国
十月　二十五岁
十一月　冲刺
十二月　求婚
一月　这边的正月
二月　雪景
三月　启程

四月　樱花落

信号灯早已转为绿色。池袋站西口五岔路口的人行横道处，一大群人正穿过马路，其中唯独有一男子呆立不动，周围行人往来如织，于是他便显得格外突兀。

他倒也不像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停在那里，似乎就单纯只是在发呆而已，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信号灯已经由红色转为绿色。

当然，他既没有紧闭双眼，也没有看着脚下，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要去的马路对面，并且也留意到周围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在过马路。

下一瞬间，“啊”的一声，才反应过来的男子正想赶紧过去的时候，信号灯已经又变为红色了。

听到一辆正要起步的出租车按响喇叭，他又“啊”地叫了一声，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其实他退到哪里都无所谓，但此人性格似乎极为较真，偏要退回到刚才一直站着的那块砖石上，却一脚踩偏了。虽然也没有谁在看他，但他还是羞涩地笑了笑。

之后，似乎依旧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做起了小幅度的返回练习。

“这么一跳，再这么回来……”

他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把脚稍稍探出又立刻往后一收。

再说一遍：其实他退到哪里真的无所谓，也没有人会去关心这一点，在旁人看来，他的举动就像是刚踩到了狗屎。

信号灯又变了，这次男子顺利地往前走去。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差一分钟就到十点了。

在通过人行横道中途，他突然狂奔起来，似乎有什么要紧的事赶着去办。

在通往车站的巷子里，他忽地往左一拐，跑往罗萨会馆的方向。

这一带入夜后，到处都是喧闹的酒会、联谊会，走路稍不留神，就会踩到路边的呕吐物。但这个时段还好，还弥漫着清晨咖啡的香气。

男子一路飞奔，冲散了在路边堆放的厨余垃圾中觅食的几只乌鸦，

速度丝毫不减地冲进了三十秒之前才刚刚开门营业的小钢珠店。

店里通常刚开门都会发生座位抢夺战，此刻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冲进来的男子也混进其他客人中，顺着台阶往夹层上跑，直奔今天刚购入的新机器。

“别跑了，别跑了！”

一名店员手执话筒高喊着，但每个人都在跑，怎么可能有谁肯停下来！

新来的机器通常都摆在夹层正对楼梯口的位置，这次或许是店长一时心血来潮，虚晃了一枪，大家要找的新机器并不在那里，而是给摆到了左手边靠里的位置。

就连那些常客也被这一通操作给迷惑住了，大家顿时挤成了一长串丸子，在狭窄的通道中狼奔豕突。

跑在队伍最末尾的就是先前那名男子。只听嗵嗵嗵一阵乱响，就像是抢椅子游戏一样，新机器前的椅子接二连三地填满。就在男子好不容易够到了最靠里那把椅子的那一瞬间，对面有人说话了：“我的了！”

抬头一看，是他在这家店里见过好几次的一个年轻女人，她正用黑色手包去抢占那把椅子。

“是我先来的！”

“是我！”

“明明是我呀！”

“你只是手指碰到，我可是把包放这儿了！包才算数！”

男子想把女人推开，以便坐到椅子上去。不料手刚一搭到对方肩膀，她就喊了起来：

“哎，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啊！”

这女人总在这里玩，可谓专业小钢珠妹。剃了眉毛，平日里总是眉头紧锁，叼着香烟，大马金刀地岔开腿坐着打游戏，此刻这位可完全没有半点要好好说话的意思。

男子不管不顾，一把抢过了椅子，那表情完全就像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跟人抢椅子玩的小学男生。

女人可没死心。“哎，放手，快放手！”她像是个刚入门的相扑力士一样胡乱地挥舞着双手推他。而且，这个敌人又使出一招“上手技”，拼命想把攥在手里的一张千元钞票抢先塞进机器里。

这一招男子可没想到。他可没提前准备好千元钞票。这会儿也根本没机会去从屁股后头的口袋中掏出钱包来。

说时迟那时快，女人手里的千元钞票哧溜一下被吞进了机器中。只听叮叮当当一阵乱响，许多小钢珠滚了出来。

“好啦好啦，小哥你输了！”

说这话的是早已叼着香烟坐在一旁开玩的一个大妈，她傻呵呵地笑着，笑得还挺开怀。

男子想用因愤怒而颤抖的手去攥住眼前近在咫尺的摇杆，但这么一来就等于公然抢劫，以后这里指不定就禁止他出入了。

“好了，大哥您也辛苦了！……其他机器还有的是嘛！”

女人用手像赶苍蝇一样把他拂开。

“……真是的！这可是工作日，一大早就开始……真没事可干了吗？这个钢珠妹……”

男子竭力压住怒火，心有不甘地丢下这句话。同样从工作日的一大早开始、同样没有别的事可做、此刻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那台新机器的这个男人，名叫横道世之介。

大学总算毕业了，因留了一级，没赶上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如今已二十四岁的他就靠打点零工、玩玩小钢珠混日子。

既然新机器都被占了，也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为平复烦躁的心情，世之介到自动售货机处买了罐咖啡，在写有“小憩片刻”的休息区沙发上坐下。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家多睡一会儿呢。

为了图个吉利，从家里出发时还特意绕了一大圈到这儿，现在看来，这举动真是够蠢的。

他正要喝一口罐装咖啡，就看到有一名店员飘过。

“浅贺酱，早上好啊！”世之介主动打了声招呼。

被他叫住的那名店员说道：“哎呀，这位客人，您没抢到新机器吗？”他做出同情的样子。

“抢不到呢！”

店员还戴着一副这个年代已很少看到的、镜片像牛奶瓶底一样厚的

眼镜。要是在这家店里手风玩顺了，非买一副隐形眼镜送给他不可，世之介想。

“刚才看您跑过去了，还以为您抢到座了呢！”

“抢不到呢！……半路杀出个吉原炎上，给我生生抢走了。”

“什么吉原炎上？”

“你不知道吗？那部讲吉原花街花魁们的电影。哎，就是五社英雄导演的电影。他还拍了《鬼龙院花子》啊《阳晖楼》啊什么的。”

“知道是知道，不过……”

“里面不是有个剃了眉毛的花魁吗？还不知道？”

“啊！您说的是花名啊？”

这个被世之介叫作浅贺酱的，年纪似乎比他还大一点，总而言之，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男人，不管什么话题他最终都能把它聊死。

这次也是，话题以“吉原炎上”开场，似乎怎么聊都有意思，世之介原本期待双方能你来我往地聊个几回合，结果得到的居然是“啊，是花名啊”这么一个极其死板的回复，这么一来，他也就只能回这么一句了：“嗯，对，就是花名。”

只是，浅贺也有他的理由。

首先，他和世之介的关系还没好到能聊个热火朝天的地步。世之介之所以张口闭口就是“浅贺酱”，只不过是因为按照店里的规矩，他制服的胸前就挂有名牌的缘故；对于浅贺来说，世之介只是个“客人”，说得再直白一点，只是一个自来熟、让他有点烦的纯粹的“客人”罢了。

“啊，对了，浅贺酱！听说你在准备司法考试，真的吗？”

每次都这样，一旦被这客人逮着，就很难抽身去做事了。

“嗯，是倒是……不过我都连续挂了好几年了。这事您听谁说的啊？”

“哦，就是野边君啊！他不是辞了这边的工作，说要去做牛郎的嘛！”

“哦，他呀。”

“你真的好棒啊！一边在小钢珠店工作还一边准备司考。要是我，可能一样都搞不定啊……”

看到这位客人竟真的开始为此苦恼了起来，浅贺只想赶紧脱身，于

是随口扯了个谎："啊，新机器那边好像有客人在叫我了。"然后就跑开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世之介由衷地感到敬佩："真的好厉害！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

按说"另一个世界"这种词汇不适合用于这种场合，但如果不这么想，就显得在工作日一大早被人抢了新机器正郁闷的自己实在太窝囊了，甚至都没脸走出这个休息区了。

好在这一天，老天爷终究还是眷顾了被抢了新机器的世之介。

由于上午选的机器不对路，世之介很快就把身上带的一万两千日元输了个底朝天。正要乖乖回家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往店里瞟了一眼，发现从他手里抢了机器的那个吉原炎上已经赚翻了。他实在很不甘心，于是走出店门就往武富士的ATM机跑去，先借了一万日元，再跑到隔壁的吉野家吃了一碗牛肉盖饭，然后嘴里一边嚷着"牛盖能量补充完毕"，一边意气风发地杀回了小钢珠店。

不巧，还是没有新机器空出来。不过之前一直在旁边的机器上埋头奋战的一个新手一个劲地只顾着往机器里塞小钢珠，谁都能看出来再坚持一下就有收获了，可他却要鸣金收兵了。

这应该是个学生，怀着"小钢珠是不是很好玩？我还没玩过呢"这种心态走进小钢珠店的，在世之介看来，这不过是个傻小子。现在的情况就等于是好不容易花两个小时把咖喱煮好了，剩下的就是往盘里盛了，他却跑开了。

"拜托，对你来说这也许只是学生玩的游戏罢了，可对我来说，生活费就全指着它了。"他卷着舌头低声嘀咕着，在这份香喷喷的咖喱面前严阵以待。

果然，头一把就中大奖了。幸福来得太快，以至于他有点担心刚才那个学生会怒气冲冲地折返回来，于是回头看去，但那学生却似乎没有那么执着，反而是浅贺凑了过来，"哟"地喊了一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以示鼓励："天无绝人之路啊！"

世之介冲浅贺眨了眨眼。

但在眨眼的那一瞬间，一段不好的回忆涌了上来，啪的一声重重地砸在他的肩头。

天无绝人之路！……

世之介第一次吐出这句台词，也许就是在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他去了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大概看了看那些厚厚的公司招聘简章，觉得反正连自己都听过的公司就算大公司了，便从里面挑了一些申请。

他之前确实听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说什么经济状况不如以前了、卖方市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云云，但是就在没多久之前，在他刚开始考虑找工作的时候，还能看到大公司负责招聘的人搓着手求上门来的场景，所以他就在想，咳，大不了也就是没人再搓着手了呗，来肯定还是会来的。

但问题是，何止是没有负责招聘的人搓着手来求，就连之前那种对方很快就回复说“谢谢您应聘我们公司”的情况也没了。即便这样，他还是很淡定，只是等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最初他申请的那些“听说过名字”的公司全都在第一次面试时就给他拒了。

他是学经营学的，所以投的几乎都是和金融相关的公司。证券公司、城市银行、人寿保险，还有损害保险……去就业指导中心的咨询台介绍说“我是经营学系的”的时候，相关资料立马就被递了过来。

这就好比你在新宿站问“不好意思，请问怎么去涩谷……”，别人马上就回答说“去涩谷坐山手线”一样，根本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余地。

既然没得选，那就在其中挑一家呗，这么想是人之常情。当然了，既然要挑就要挑最好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或许这与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有关吧，毕业生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肯定能进其中的某一家公司，以此作为就业的前提，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等待自己的居然还会有“哪家都进不去”这一选项。

基本上，有名的公司都是第一次面试就把世之介挂了。在就业指导中心刚拿到厚厚的资料时，他曾经满怀歉意地把一些公司从意向名单中排除掉，此时又慌里慌张地把它们找了出来。

“幸亏没扔掉啊……”

这些资料原本是要扔掉的，此刻却又被他紧紧地抱在胸前。

事后回想，当时正值找工作的混乱期，给所有那些所谓的名企投递简历并被淘汰时，世之介其实并没有多沮丧。

按说，应该会对自己的将来感到悲观，或对自己的实力感到失望……总之，会感觉自己竟是如此地渺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应该是其人生当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瞬间。但是对不知道算不算天性乖僻，反正脾气略嫌别扭的世之介来说，如果人家告诉他“还有还有”，他就会故

作潇洒地说一句“那先不买了”；如果人家说“就剩最后几个了”，他就会急红了眼，跟那些抢打折商品的顾客没什么两样，此时别说什么哲学意味的瞬间了，根本就顾不上去想自己如何渺小。“那家伙都拿到内定了。”“那家伙也进了三面。”当这些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入耳中，他就被逼到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想就业，还是单纯只想多抄几份简历的地步。

当然，通过了简历筛选，进入到笔试、面试环节的公司也不少。

说起这个，大家或许会很期待，毕竟是世之介，在笔试面试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糗事吧？但神奇之处就在于，根、本、就、没、有！

世之介去面试？想想就觉得那应该是笑话集锦了。

“昨天我去参加面试了。”只要世之介一说起这个话题，无论谁都会想“哇，肯定搞笑，来呀来呀”，做好捧腹大笑的准备。

但是，从世之介口中说出来的事情却全然不好笑。

世之介这个人，哪怕只是从家走到小钢珠店，一路上都肯定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但就是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世之介完全不像世之介了。

败北之因，也正系于此。

但是，大家想想看：投了五十二家公司，最后都没被一家录用。一次次地被人拒绝说“我们不需要你”，还会有人有心情去思考一些很哲学的东西，大发感叹说“我真是一个渺小的人啊”之类的吗？

恐怕只会在心里呐喊：渺小不渺小的根本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总会有一个人需要我吧！

那始终紧绷的神经突然断裂的瞬间，是发生在他去一家中型零食公司面试的途中。

那时已是夏季，不知谁在铁轨沿线种下的一大片向日葵正沐浴着阳光。平缓的上坡道上，世之介用手帕擦拭着额角的汗水。再次迈出步子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像是被猛地抽掉了脊梁骨，一步也挪不了了。

糟糕，腰闪了！

世之介抓着防护栏慢慢地蹲坐下去。哪怕只动一小下，一阵剧痛便猛地袭来。

汗全下来了。不赶紧的话就赶不上面试了。但实在走不了，沿途别说出租车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了不行了……”

他无意识地出声道。

原是自我调侃，发出的却是哭腔。

“我真是弱爆了……”

接着蹦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承认这点之后，泪水便涌了出来，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他已经没有要去面试的想法了。

他决定就再也不站起来了。此时，当然心有不甘，不过他有点喜欢上这样的自己，真的就只是那么一小点。同时也隐约觉得，今后再也不会喜欢自己了。

“您好，这里是山二证券营业七科。”

电话打过去，立刻就接通了。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电话亭里，正要下嘴去啃一根法兰克福香肠的世之介有点慌了：“啊，那个……我叫横道，请问小诸先生在吗？”

“请您稍等一下。”

只听话筒那头女子喊道：“小诸君！”很快地，一声“在”之后，话筒中有个声音说道：“您好，敝人就是小诸。”

这个叫作小诸大辅的男人和世之介一样都留过级，要说关系，大学的后半段，基本上两个人每天都混在一起。幸运女神不知为何垂青了小诸，刚开始找工作，他就迅速地定下了一家“听说过名字”的公司。

“小诸诸，什么‘敝人就是小诸’啊！”世之介笑了。

“啊，世之介？”

“喂，刚才接电话的就是你说的那位美女前辈？”

“咦！你怎么知道的？”

“果然是啊！光听声音就知道是个美女了。”

“对吧？”

小诸虽然压低了声音，但听起来很得意。

“小诸诸，今天一起喝酒去呗！”世之介赶紧约他。

“可以啊！”

明明是“花样周五”，小诸好像也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安排。

“几点？”

“大概八点或八点半。”

“那就池袋老地方见啦！”

“收——到！”

挂断电话，世之介这才啃起了法兰克福香肠。由于贪心，放了太多芥末的缘故，他被呛得喷嚏都快出来了。

看看时间，才刚七点，离和小诸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回公寓小睡一会儿呢又不尽兴，去居酒屋之前还去吃乌冬面的话那也太没劲了，那小钢珠呢？都从早上一直玩到现在了。

走出电话亭，世之介开始在街上瞎溜达。

他搬到池袋这边差不多快一年了。从九州来到东京以后，他先住在花小金井站附近，在那以后的大学五年期间，先后住在祖师谷大藏、荻洼，最后搬来了池袋。

原本在荻洼租借的那间公寓，如果不是因其只限学生居住的话，他想一直住着的。但就算找不着工作也得毕业，哪怕穿着再学生气的衣服，最后退房通知还是无情地寄到了他手里。

从那时开始他租的就是位于池袋的这间房。在此过程中，世之介总算体会到了做学生的优势，光凭学生身份就能轻轻松松在社会上获得信任。

比如说，哪怕你每天净说别人坏话、为人小气阴险、半夜大声播放说唱音乐，但只要说一句“我是学生”，就能租到房子。而义务清扫公园、坐电车一定给老人让座、每天早上都用扫帚打扫公寓门前空地的人，只要说自己“目前在打零工”，就会被房产公司轰出来：“对不起，您能不能去找别的中介？”

于是他就去找别的中介，结果又被推给了其他中介。当世之介怀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四下找了一圈之后，终于有一家救命神仙一样的房产公司出现了。

“找房费劲吧？放心，我们这儿有房间可以租给像您这样的客人！……不需要担保人，原则上谁都能入住。”

他找到的那家房产公司位于新宿某公寓的一间房里。社长留着小胡子，穿红色棉背心，就像会说腹语的玩偶小阿福突然变成了大人一样，

笑眯眯的，让人心生好感，不过让人心生好感的玩偶往往也会让人觉得瘆得慌。

“谁都能住……比如说呢？”世之介警惕地问。

如果对方说什么黑社会、毒贩之类的，那么他会立马回一句“还是算了”，拔腿跨出店门。但这个阿福还真是会做生意，他爽快地说道：

“主要还是风月场的女孩子吧。”

“主、主要是吗？”

一听到这里，世之介瞬间感觉自己置身于高级化妆品琳琅满目的伊势丹商场一楼。对着阿福，忍不住连鼻子都在微微翕动。

“那好，那就拜托了！”

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连位置和租金都没问。

阿福拿出了两间房的平面图。都是单间，格局完全相同，房租也一样，而且都位于十楼。

“您看，这是歌舞伎町的，这是池袋北口的。”

经阿福这么一说，“住在歌舞伎町似乎有点……”他有点犹豫了。

“那就这间？”

“是在池袋对吧？”

“对！”

“有没有西武线、东武线之类的？”

“有，分别在池袋的东口和西口。”

“那北口有什么？”

“比较显眼的是情人旅馆，挺多的。”

情人旅馆林立的地方治安绝对不好。这世之介还是知道的。不过，住在公寓里的都是风月场的女孩子，总归和情人旅馆有关联。

“嗯，那要这个，池袋这间。”

定下来之后，因为也不需要担保人什么的，所以事情刷刷地就办好了。

实际上，当时选这里就是因为风月场的女孩子和情人旅馆这两点，后来他才意识到：“哦，对啊，池袋离小诸诸住的地方很近嘛！”

小诸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住在离池袋仅一站路的公寓里，从埼京线的板桥站徒步只需五分钟。进入一流证券公司后，他似乎没抽中入住市中心单身宿舍的幸运签，于是领着住房补贴依旧住在原处。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对一件事特别执着，那就是，无论谁问他“小诸，你住在哪里啊”，他都会回答：“池袋下一站。”

一般人对此也不怎么关心，回一句“啊，池袋啊，好方便啊”也就完了，但其中也有像世之介这样关注的点比较奇特的人。

“是哪条线的下一站？”

“什么哪条线？”

“是地铁还是西武线还是东武线，不是有很多吗？”

“是埼京线。”

“哦，那站名是什么？”

“板桥。”

“那不就是板桥啰，根本不是池袋嘛！”

偏偏要把特意强调自己住在池袋附近的小诸给惹恼了。

由于小诸住处的关系，世之介去过好几次板桥站，那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街区，以至于让人完全想象不到隔壁居然就是池袋站。

车站本身不在什么高楼商场里，站前的环岛附近又没有麦当劳、便利店和银行等。不过和明治大道相连的主干道两旁都是樱花树，一到春天，可以独享樱花如雪漫天飞舞的美景，而不必去理会千鸟渊旁或是上野公园里摩肩接踵的游人。

在池袋西口的警察岗亭前，世之介一边吃着一个实在忍不住就买了的可丽饼一边等着。比约定时间晚了大约十五分钟后，小诸出现了。

“对不起对不起！”

“好慢啊你！”

“你吃的什么？”

“巧克力香蕉可丽饼。”

“看起来挺好吃的。哪儿买的？”

“啊，你现在去买吗？”

“肚子饿了啊！”

“那直接去居酒屋吧！”

“哦，也对！”

“你说去哪儿？”

“啊，我有鸡尾酒的免费券！”

“哪家的？”

“嗯——”

小诸从铝合金手提箱中掏出了鸡尾酒免费券。

“那个……你好不容易买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你说你好不容易买一个手提箱……就不能从里面掏出点别的什么东西吗？”

“有啊，给！”

“啊，是今天开始发售的呢！”

小诸从手提箱中掏出来的，除了鸡尾酒免费券，还有一本漫画杂志《周刊Spirits》。

这张免费券来自位于罗萨会馆背后的一家居酒屋，是一家以经营从九州直运过来的鲜鱼为特色的店，世之介没去过。

“你和谁一起去的？”世之介看着免费券问道。

“什么谁啊，就是你啊！”

“啊，我可没去过！”

“不会吧？那就是我一个人去的。”

“你答得倒挺快。到底和谁一起去的，你不用再仔细想想？”

“说起来话题可能有点沉重，我呢，除了世之介你以外，再没有其他朋友了。”

“不是有点，是真的很沉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心情大好，一起走进了要去的那家居酒屋。

店看起来还很新。一进到店里，就看到了环绕料理台一周的吧台座位，还有里面算是半个单间的地方摆着桌子。

“欢迎光临！两位吗？”

迎接他们的是一劲头十足的女声。世之介回了一声“对”，朝她看

去。几乎同时，他“嗯？”一声疑惑地歪了一下头。

身穿背后写有“祭”字的半截外褂、头上缠着毛巾的这个店员也同时“嗯？”一声偏过头来。

感觉见过，却忘了是在哪里，也记不清对方是谁。

于是两人拉开了一段微妙的距离。

“吧台的座位可以吗？”

“嗯，可以的。”

三人朝座位走去。

世之介和小诸并排坐定，当那个身穿半截外褂的店员像故意惹事一样把沉甸甸的菜单递过来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啊”了出来。

“吉原炎上……”世之介出声道。

“哼，八墓村……”女店员说。

下一瞬间，两人几乎又同时“诶”了一声。

“什么吉原炎上？”

“什么八墓村？”

“你朝新机子玩命跑过来的样子，和那电影里边跑边喊‘是诅咒，是诅咒！’的人超像，特恐怖……话说，为什么我是吉原炎上？”

“你连眉毛都没有，你才恐怖呢。”

“眉毛？我有好吗，看！”

女人把头巾往上推，给他看那描得很清晰的眉毛。

就在这时，一个店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滨本，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柔和，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

“没什么，我正跟这位客人介绍今天的什锦刺身五拼呢……”

女人盯着世之介，他不禁顺着她的话说：“那，那就要什锦刺身五拼，还有……”

“喂，我不要刺身！”小诸从一旁插嘴说道。

“那就三拼吧。”世之介说。

“我说了不吃刺身的！”

“我一个人吃！”

“好嘞，客人，那就是一份三拼，还有？”

“还有中杯扎啤和芋烧酒，加冰，这我一个人喝哦。”

这时候别说谁是敌谁是友了，就连谁给谁点了什么菜都搞不清楚了。

记好第一轮点单后，女店员先退下了。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公司里发生了一件事，那一幕让人心里特不舒服！”

小诸突然说道。他这是要抢先成为控场主角。

“喂，你没看到刚才的情况吗？……按照刚才的场面来说，流程应该是我先吧？要我先说：‘哎，今天遇到一个超级讨厌的女人！’”

但也许是遇到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他讨厌了吧，对世之介的抱怨，小诸并没有听进去。他开始莫名其妙地把吧台上摆得好好的酱油、沙司等从右往左重新排列起来。

“好了好了，听你说。”世之介认输。

小诸于是一边把酱油、沙司等放归原处一边说了起来。据他说，隔壁部门有两个人，背地里分别被叫作“万年科长”和“万年副科长”，那科长在今年春季的人事考核中正式获得了升迁。

刚好今天就是那人整理自己的办公桌奔赴升迁职位的日子。之前被叫“万年科长、万年副科长”的两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被当成“一对”看待，在旁人看来关系也不错，不料到了最后的最后突然就互相谩骂起来。

两人的桌子似乎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是面对面挨着的。

起初当然是从对方的工作方式开始着手批判，可吵到一半的时候，两人都抑制不住兴奋劲儿，开始对喷说“你鼻孔呼出来的气都喷到我脸上了！”“看你吃东西时那嘴啊，我都忍不住想吐！”等等，像极了相伴几十年的夫妻临离婚前一晚的样子，搞得小诸等人也只能悄悄地抛下他们逃离现场。

“也就是说，这十年来他们俩一直都在忍着对方……十年哪！每天都这样，明明极不耐烦却拼命地忍受着对方的鼻息和吃相，真可悲啊……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世之介对当时现场的情形并不了解，但一想到两个中年男人老夫老妻般对喷的画面，就觉得好笑得不行，但见小诸一本正经，也就不忍心

再逗他了。

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世之介别样的老实了：他绝不会不懂装懂地去附和对方，只是拼命地忍着笑，等待两个中年男人互相对吼的画面尽快从脑海中消失。

“可是吧，就算公司里有这些烦心事，只要一想到世之介，我心里就踏实了，觉得不用勉强自己也行。因为连世之介这种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想想也就坦然了。”

这绝不是在夸他，但只要小诸的心情能因此好起来，被人家拿出来想一想，他是无所谓的。

“继续继续，别客气哈，不嫌弃的话随便你怎么想。”

世之介“啪”地拍了一下小诸的肩膀，同时，一杯生啤也被“咚”地一声放到了吧台上。

闹钟突然响了。世之介不记得自己设过闹钟。

他翻了个身，在枕边摸索了一阵，突然想到了什么：“啊，对啊！”于是把手缩了回来。

世之介住的这栋位于池袋的出租公寓有十二楼，每楼七户，都是一室户，排成一溜。公寓名为“池袋旭日升”，不巧的是所有户型都朝北，完全名不副实。

搬来的时候，首先最让世之介惊讶的就是房间的狭小。组合浴室和厨房都加上也才十五平方米。户型图上标的是6.2叠大小，但只要摆上两床被子，剩下的空间就呈基本什么都放不下的状态。

既然房间都这么小，墙壁就不可能厚。

只要不是很另类的人，床都会靠墙摆放。世之介当然也是如此。他把单人铁架床紧贴着墙壁。而隔壁住着的人可能也是把床贴紧了同一面墙的另一侧。

到了深夜，邻居的鼾声隔着墙壁都清晰可闻。有一次，当这位邻居打电话说：“女演员M好像又出裸体写真了哦！”世之介紧接着就忍不住回他一句：“啊，不会吧？”有时翻身的时候，世之介总感觉自己的脚好像伸到了墙那面，朦胧中便开始道歉：“啊，对不起！”

总之，现在耳边的闹铃声就是隔壁邻居的闹钟发出的。

世之介用被子裹住头，等着闹铃停止。听管理员说，隔壁住的是一个在池袋某间美发沙龙做美发师的人，名叫友永。世之介搬来几天之后

就在走廊遇到他了，是对方主动开口的。

“那个，不好意思啊，有点不太好说出口呢……这间公寓的墙壁啊，很薄的……”邻居直接这样说道，连初次见面的客套话都没有。

“哦……”

“……嗯，怎么说好呢，我听到你放A片的声音了……这么说吧，其实我刚搬来的时候也被另一头的邻居提醒过。”

世之介瞬间脸红到了耳根。想起前一天晚上看的A片，他有点慌了：“嗯，那个……不是的，你别误会，我不爱好那种的……”

“啊……不是这意思。你喜欢什么口味都没关系，不过……”邻居接话很快，听起来他也很不自在。

“不不不，不是的。平常我看的都是比较正常一些的，怎么说呢，跟谁说起来都不会让人觉得羞耻的那种。”

“所以啊，我不是说你的口味问题。”

“不不不，但真的不是，昨天也是巧了，鬼使神差地就……”

越是着急，就越显得自己奇怪，这他也清楚。但如果就这样让对方离开，那自己就真要被当作有那种癖好的男人了，所以世之介现在骑虎难下。这辈子也不会再见第二次面倒也罢了，但想到在薄薄一层墙壁那头生活着一个认定自己是个变态的人，他甚至感觉到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变态。

但邻居丢下焦急的世之介，逃也似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等一下，请等一等！”

世之介想叫住他，但只听关上的门“咔嚓”一声锁上了。他差点就要按门铃，但又怕那样会给人留下更加糟糕的印象。

“不是那样的……”世之介嘴里嘀咕了一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屋子。

从那之后，每当在走廊或是电梯处偶尔遇到，世之介想主动和他聊几句的时候，他必定一本正经地做出劈掌的动作，制止他道：

“啊，没关系的！”

然后一溜烟地跑掉。

闹铃终于停了。那位似乎早上老起不来的邻居终于起床了。

由于一直在等着它停，不知怎的，世之介也在这个时候猛地坐起身

子，坐起来了才意识到：“哦，对啊，我可以不起来的呀！”

但这时肚子饿了，就算想再睡也睡不着了。

世之介下了床，拉开了窗帘。马路对面的大楼是属于一所补习学校的，一排排的窗户旁边坐着的都是那些专注地听着课的学生。

世之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走到狭小的阳台边，从栏杆上往下看，只见管理员上原先生正拖着行动不便的左腿在打扫花坛。

这个管理员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住在位于公寓一楼的管理员房间里。他可能有六十多岁，已经退休了，但他妻子还很年轻，怎么看都不超过二十五岁。

一开始，世之介以为他们一定就是关系很好的父女俩。

但就算关系再怎么好，也不会休息日手牵着手外出；不会在傍晚的时候，到附近的赤札堂超市的食材区一边挑选大蒜，一边讨论“买一个就行”“还是一次多买点吧”，然后还一边互相撞对方的肩膀。这样一想，除了说他们是一对年纪差距很大的夫妻以外，唯一可能的就是：他们是一对关系异常好的漫才搭档——这可能吗？

实际上，这个年轻妻子特别喜欢恶作剧。比如说，故意把垃圾丢在管理员好不容易打扫过的地方，然后就在那儿笑。每当这个时候，管理员就会朝她笑眯眯地用关西风格的吐槽语气说道：

“又开始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世之介今天难得早起一次，而打工傍晚才开始，为了让这段时间过得有意义，他一洗漱完毕就走出了屋子。偏偏就是这种时候，电梯出了故障，只能走楼梯从十楼下到一楼了。

只见管理员就在一楼。

“又出故障了吗？”世之介问。

“维修公司那边说很快就派人来修。不过幸好啊，你是要出去而不是刚回来。”

他说得倒挺轻松。

在管理员目送之下，世之介说了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公寓。

马路对面的补习学校前面，几个学生聚成一堆，香烟点起零零星星的火苗，化为一股股青烟散去。

世之介穿过马路往巷子里走去。为扩建道路而实施的搬迁工程看上去也不知算不算进展顺利，总之这一带环境看起来很微妙。在被虫子蛀

过一般的一块空地当中，一家拉面馆正在做着新装开业的准备，给人一种即将大干一场的感觉。

世之介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就在这一带。如果能对理发师长相吓人这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它在这一带是最便宜的，客人不多，不管什么时候去都能很快轮到自己。

进理发店之前，世之介先进了那家新开业的拉面馆。在该店强力推荐的招牌盐味拉面和排在菜单最末尾的长崎杂烩面之间犹豫了一阵之后，故乡情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点了杂烩面，可就在喝下第一口汤的那一瞬间，“啊……”地叹了口气，垂下了头。

用过一顿令人失望的午餐之后，他朝着理发店走去。跨过拦在空地外围的绳子靠近理发店时，他看到门口有个女孩踮着脚尖正往里窥视着什么。

想必是在等店里的男朋友或是老公出来吧。当他不以为意地走近时，女人听到脚步声便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咦”了一声。

那是池袋西口居酒屋里的女店员，小钢珠店里的吉原炎上。“咦——”世之介又摆出一副厌恶的露骨表情，对方也“咦——”了一声，皱起了脸。

世之介往店里瞄了一眼，想看看是不是有她的熟人，但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那个长得一脸凶相的理发师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

世之介稍微拉开一段距离和那女人对峙。女人留着短发，就像学校体育部的女生一样，显得相当乏味，不过，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也不会到这种理发店里来剪头发。而她的穿着打扮也是体育部女生常见的那种休闲风：一件只能让人觉得是在附近的赤札堂买的没牌子的运动衫，再加上一双由于穿了好多年、踩起来可能会咯吱咯吱惨叫的凉鞋。

“哦！”观察到这一步，世之介觉得自己总算明白过来了。

虽然年龄差距有点大，但那个一脸凶相的理发师大概就是她的男朋友之类的了。

女人一脸厌恶地瞪着自以为是笑容猥琐的世之介。她显然很好强，在世之介把视线移开之前，她自己是绝不会认输先移开的。真是幼稚又讨厌。

世之介投降了，只想赶紧进到店里去。这时，那女人发话了：

“你总在这儿理发？”

“正是如此，请问有何贵干？”

不知怎么搞的，一直以来世之介都是这样，一旦生气了就会说一些很奇怪的敬语。

“你要理发的时候，会怎么跟别人说？”

语气听起来还是那么盛气凌人，而且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问。

“啊？”

世之介在心里已经把她当成傻子，歪着头反问道。

“我是问你，平时让人给理发的时候你一般怎么说，你没长耳朵吗？”

“你那是要问别人话的态度吗？”

“跟你说话真费劲！”

“啊？”

“算了！”

可能是听到这边有人说话，店里的理发师走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一瞬间，世之介心想惨了惨了，但凶脸理发师只问了句“请问有什么事吗”，从语气完全听不出是敬语，在他脸上也看不出半分与吉原炎上认识的迹象。

“啊，没什么。”世之介回答。

理发师又转向女人：“有事吗？”

“没有，没什么。”

就算对着凶脸理发师，女人态度依旧不变。

不能再跟她纠缠下去了，世之介抛下两人走进了理发店。在坐到自己经常坐的椅子上之前，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周刊。今天店主大婶似乎是休息了，因为她常穿的那件粉色工作服就在墙上挂着。

理发师在外面和女人说了一会儿话。在世之介看完周刊的彩页之后，他走了进来。

世之介向门外瞟了一眼，那女人已经不在了。

“跟以前一样吗？”理发师问他。

“嗯。”世之介点了点头。

他算是老顾客了，但理发期间两人从没有交谈过。以前，当只有店

主大婶在的时候，她曾迂回含蓄地告诉他，凶脸理发师是在监狱里学会的理发技术。从那之后，世之介虽然知道自己偏见太深，但在修鬓角、刮颈后毛发的时候，他总被一种妄想所挟持，那就是，对方会用手里那把剃刀刷的一下割断他的脖子。

但实际上，哪会被割脖子，反而每次让这个理发师理完发，总会感觉神清气爽。还有一次，世之介让他把头发理得短短的——倒也不是因为看了拍摄年代很早的黑社会电影——出了店门之后，走起路来都觉得意气风发，霸气十足。

当他正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听着电推子美妙的声音时，突然响起了一个人声。平常凶脸理发师是不跟他说话的，所以他怀疑是不是幻听。

他听到对方说："想剃光头呢。"

世之介睁开眼，在镜中与理发师四目相对。

"啊？"

他不解地歪着脑袋问道，理发师立刻把他的头扳直了。

"说是想剃光头。"理发师重复道。

"啊？是说我吗？我就和平常一样……"

"不是，我说的不是客人您。"

"哦，是你要剃？"

看着已经是青茬儿板寸头的理发师，镜子中的世之介尴尬地笑了一下。

"不是，是说刚才那个女孩。刚才在外面的，您朋友。"

"啊，她啊！我们不认识的……嗯？"

他们在镜中第三次对视。又是一阵沉默。虽然平常也一直如此，但说过几句话之后再度陷入沉默还是让人觉得很尴尬。

"……好像是。她问我这发型叫什么，说要剃个跟我一样的……不过，她说了，还没下定决心。"

世之介直勾勾地盯着镜中的理发师。

剃得很清爽的青茬儿下面，是一张怎么看都像混过黑道的脸。他试图把吉原炎上的脸给安到上面去。

一个美艳的尼姑？

这样倒也不坏，不过不懂她为何想把自己搞成这副尊容。

理发师似乎也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驰骋，时而侧侧头，时而又像豁然开朗一般点点头。

“很多吗，这种女人？”世之介问。

“哪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对吧。我也没听说过。”

“您怎么看？”

果然理发师也和世之介一样，想要知道答案。

“我就只想到尼姑。”世之介说道。

“啊，我也想到了。不过要是出家的话，一般会在庵里剃度吧？怎么会到这种情人旅馆街里面的理发店来理呢？”

“对啊！”

这次该轮到理发师回答了，但他没有想好答案，于是又开始默默地工作。

世之介也无奈地闭上眼，像往常一样。

洗完头，理发师把爽身粉扑在他脖子上准备收工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欢迎……”

理发师手上的动作忽然乱了，而耳根被他扑上了爽身粉的世之介忍不住咳了起来。

进店来的居然就是吉原炎上！双方目光在镜中相触之后，对方竟破天荒地跟他点了点头，于是世之介也随之把头低了一下。或许是职业病犯了吧，理发师立刻就把他的头扳直了。

“欢迎光临。这边马上就结束。”

听理发师这么一说，吉原炎上抬了抬下巴“哦”地回应一声，坐到了沙发上。沙发上面搭着一块店主大婶手工制作的拼布。

“好了，您辛苦了！”

被理发师拍了一下肩膀之后，世之介这才回过神来。他想站起身来，但不知为何，理发师的手并没有从他的肩膀上挪开，相反地，按得更用力了。

“……她是不是要来剃板寸了？”心虚得不同往常的理发师在他的耳边轻声低语。

“……我、我怎么知道啊！”世之介也心虚地回应道。

“客人您留一下吧。”

“啊？……可是……我等下还要去打工……”

“几点开始？”

“五点。”

“那还有时间嘛！”

不知何时，他的表情又恢复到了平常凶脸的模样。

世之介透过镜子瞥了一眼吉原炎上。虽然他们几乎根本就是陌生人，但也能看出此刻是她迄今为止几次会面当中最为紧张的一次。

紧接着，他们的眼神又一次在镜中相遇。之前她的眼神总充满着挑衅，不知为何，现在眼眶却似乎有些湿润。

她应该也听到他们的对话了，然而还是把目光转了过来，这意味着她一定也希望世之介留在这里。人总有这种时候——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哪怕什么用也没有。

五月　五月病

“那，适合吗？”

小诸一边用筷子把鸡肉大葱串的大葱从竹签上剔到碟子里，一边问世之介，他已略有几分醉意。和往常一样，傍晚世之介发来“今晚喝一杯去”的邀请，小诸也跟往常一样满口答应。

世之介把小诸剔下来的大葱夹到自己嘴里。顺便提一句，每次点鸡肉大葱串的都是小诸。世之介总提醒他说，既然不喜欢吃大葱就别再点了，但小诸就是不肯退让：“吃烤串不就是吃鸡肉大葱串吗？虽然我不喜欢大葱。”

“哎，到底适不适合啊？”小诸又伸手拿起一串酱烤鸡肝，同时用略显焦急的口吻询问道。

“你关心的就是这个？”世之介有点无语。

“不关心这个，还关心什么？”小诸也毫不退让。

“欸，通常情况下，如果听说一个年轻女孩子当着你的面剃了一个板寸头，不是应该首先关心她为什么会剃板寸吗？”

“哦，对啊，她为什么要剃板寸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嘛！”

“那到底适不适合她啊？”

说到底，他好像还是更关心这个。

“哎呀，怎么说呢，嗯，适合……吧？”世之介倒也不是不愿回答。

“哦，适合啊！”

“嗯，她很适合那种发型。”

在那之后才只过了三天——不，都已经是三天前了，却感觉就像刚刚见过她一样。

还是在那家店，还是那个吉原炎上，世之介剪完头发刚起身，她就走了过来。两人擦肩而过时，她突然问道：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横道，叫横道世之介。”

抢先做出回应的是那位凶脸理发师。

“哟，好像浪人的名字哪。”他笑着说。

简简单单说像武士不就得了吗，世之介心想，但又觉得这时跟他较真也不合适，也就没吱声，只管坐到了沙发上。

实际上现场也弥漫着一种近乎决斗的紧张感——想剃板寸的女人，还有纠结于到底要不要给她剃的理发师，以及被要求见证全过程的世之介。

这个时候，如果把剃板寸换成“复仇”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容易想象。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之中，女人自我介绍了一句“我姓滨本”，便坐到了椅子上。他俩都等着，但她并没有要把自己的名字说全的意思。

坐上椅子之后，滨本似乎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来吧！”

这句话确实像是决斗前说的台词。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剃，不过，真的可以吗？”

对理发师的问话，她点了点头：“是。”

“不过呢，头发这种东西嘛，很快还会长长的啦。”

平常沉默寡言的理发师这时话有点多。

“那我剃了啊！”“好的！”“真剃了啊！”“好的！”“是用电推子哦！”“嗯！”对话反反复复，就在连世之介都觉得不耐烦了的时候，电推子终于带着声响钻进了滨本的后颈发丛中。

随着电推子自下往上推进，黑发哗哗地往下掉。推过之后，发青的皮肤就显露出来了，看起来很凉，惹人心疼。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最后剩下的前额的头发也被推掉了，镜中坐着的赫然是另一个人，和刚才走进店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了。

或许是心理作用吧，眼睛显得比先前更圆更大，突显出来的耳朵反而使她更像个女孩子了。

“这位客人，你的头形不错，这发型很适合你！”

对理发师说的这番话，世之介也点头表示认同。

打上肥皂，剃完后颈和鬓角之后，除去洗头的时候需要保持不习惯

的前屈姿势外，滨本终于顺利地变成了青茬儿。

付完钱，道过谢，她便离开了理发店。先前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店员的世之介见状慌忙也交了钱，紧随着她走了出去。

刚一出门，就看到滨本站在那里。

“刚才对不起。”没想到她也能说些招人喜欢的话。

“哪里，这也没什么。”

“有熟人在旁边，就没那么怕了。”

“我们也不算什么熟人。”

“我都犹豫好多年了。”滨本说着，摸了一把自己那发青的头皮。

“爽吧？”世之介笑了。

“嗯，很爽。”滨本也报以一个微笑，“那么再见！”说完就迈开了腿。

“嗯，再见了。”世之介挥了挥手。

滨本回过头来，冲他比画了一个玩小钢珠的动作。

“我想把工作辞了。”

坐在他面前的小诸往错点为酱汁味的鸡肉丸串上撒了点盐。

“小诸诸，我的话你有没有在听？”

“嗯？”

“嗯什么嗯？那个剃了板寸的女人的事，你没兴趣吗？你要这样也行，先说呀。害我白白浪费那么多口水！”

他恨恨地从小诸手里把盐瓶子抢了过去。

“啊，对不起！”

“不用，算了。”

“怎么说呢，黄金周结束后我就完全没心思干下去了。”

看来，青茬儿女人的话题当真是要结束了。

“小诸诸啊，这句话你去年不也说过吗，刚进公司不久的时候？”

“有吗？”

“有啊！说起来你也真是的，基本按日历来啊！”

“按日历来？”

“对啊，这不就是人家说的‘五月病’吗？”

“哦！”

“干脆就辞了吧。我之前也想过的，小诸诸，你不适合在证券公司干。”

“那我适合做什么？”

“嗯……要说和‘株’这个字有点相关的话，那就农业？[(1)]”

“哦……有道理。”

“你还真信啊？”

世之介重新打量了小诸一番。如果说每年都按照日历准时患上五月病的话，可以想象，他的身体和自然已经融为一体了。

“你这条领带的花纹，原来居然是青蛙？”

世之介突然注意到这一点，拉了一下小诸的领带。

“什么，你现在才发现？我一直都系这条领带啊！”

领带上，小小的青蛙左蹦右跳。

在居酒屋前与小诸告别之后，世之介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今晚是从生柠檬鸡尾酒开始喝起的，之后陆续搞定了朗姆、柚子、巨峰、香檬和果味鸡尾酒，然后依次是柚子蜂蜜、枇杷芒、玉露绿茶，至此，无限畅饮的时间就到了。种类虽然多，但都是小容量酒杯，一开始，点的东西刚端上来就又得点下一杯了。

就是最近，世之介他们的酒量明显见长。还好，虽然不像小诸那样，刚进公司时买的衬衫，扣子和扣子之间就像雏鸡在张着小嘴“叽叽叽”叫唤一样被撑开；但偶尔站在澡堂镜子面前的时候，还是会看到白花花的肚皮凸出来。

“明天开始练腹肌！”

每次世之介都拍着肚子这样发誓，但这一决心从来都没能延续到第二天。

此时的世之介醉得恰到好处，他心情大好地穿过依旧喧闹不休的周五的池袋西口欢乐街，朝自己的公寓走去。

在一栋商住两用楼的前面，有一群人在合力往上抛着自己的同事，

也不知在庆祝什么。当他还在疑惑时，又看到一群男子搂搂抱抱地簇拥着几个一脸不情愿的女孩子进了一家卡拉OK店。

世之介一脸羡慕地看着兴高采烈的他们，直到走过了整条街。一走入下一条街，周遭就显得稍稍安静了一些。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上一小段，有一家已经落伍了的大型夜总会，还有怎么看都像是毒品交易点的大型停车场，再往前，就是霓虹灯闪烁的情人旅馆街了。

在停车场前面，世之介轻巧地往左一拐。一直往前走，就是虽狭小但欢乐的自家狗窝池袋旭日升了。

途中有一家便利店，设有店内就餐区。世之介进去兜了一圈。和往常一样，就餐区里坐了几个外国妓女，有的在吃杯面，有的在补妆。

每次世之介刚走进去，离他最近的妓女就会率先开口招呼：

“哥哥，玩不玩？”

但她显然干劲不足。假如世之介这时候回她说“玩”的话，她会先吸溜几口面，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懒洋洋地回他一句：

“嗯，要玩啊？”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尽管刚开始时兴奋得很。在阴暗的巷子里，当一个美女冲他招手的时候，他曾经毫不迟疑地就凑了过去。

“哥哥，有空吗，现在？”

对方话音未落，他立马忍不住欢欣雀跃。

咦，倒追搭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倒追搭讪？

“嗯，时间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他还装出一副矜持乖乖男的样子。

只是，对方自然很快就开始进入谈价钱的环节。对刚刚因心疼七十日元而放弃豪华大肉包只买了普通肉包的世之介来说，对方开出的价码当然不可能付得起。

“我没时间。”

他用刚刚还说“有”的那张嘴这样应付过去后，便仓皇而逃。

这天也是，在便利店买了香煎牛肉饼便当当夜宵，正要走出去的时候，又有别的妓女很程序化地问他：“哥哥，有空吗？”

“没空。”

世之介应着回过头去，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却已经不再往这边看了。

走出便利店没几步，只见从十字路口的牛肉盖饭店里猛地冲出一对情侣。

怎么回事？世之介惊讶地站住了。突然，一脸凶狠的男人狠狠扇了女人一个巴掌。

“啊！”世之介不由得大喊出声。

“为什么打我！”

“烦死了，再说打死你！”

女人扑上去想抓男人，男人毫不客气把她推倒在地，朝她的侧腹猛踢，而且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哎，哎哎……”

世之介惊呆了，完全手足无措。

很快，男人一把揪住了女人长长的黑发：

“喂，给我站起来！”

男人抓着她的头发四下乱拽，另一只手则揪住她的脸。

一阵惊慌失措之后，回过神来的世之介发现自己正朝那两人冲过去，一下挤到了两人中间，手上在便利店买的便当摇晃个不停。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哎……”

“干吗呢，你！”

男人这下又抓住了世之介的胸口。不知何时，从牛肉盖饭店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一些看热闹的人。相反，便利店里的妓女们或许觉得警察快来了，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世之介从围观群众投来的视线中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这个，这个……暴力是……嗯，这个，那个……”

胸口依然被对方揪着的他几乎破音地抗议道，并下意识地换了一个站立的位置，以免那女人受到更多的伤害。

但男人还是伸出了腿，想去踢女人的头。

“住手！”

世之介不由得怒吼一声，推了一下男人的肩膀。便当从他的手中脱开，朝围观的群众飞去。刚好那个男人抬起一腿单腿站立，一下便失去平衡倒进了花坛。

“嗵”的一声，男人摔了一个屁股墩。

就在此时——

“住手！”

女人忽然吼道。她把前来帮忙的世之介一把推开，往跌坐在地的男人那里爬过去。

“你干什么呢！”

女人抬头怒视世之介，眼里满是恨意。

世之介只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所做的事情，怎么会招来女人的这种眼神？而旁边就是刚买的便当，底朝天地掉在那里。

.

从三十三岁时拥有自己的店到现在，这十五年来，除了固定节假日之外，一次也没有休息过。

开店第二年父亲就死了。一直以来我们关系就不好，可能是因为性格太相似了的缘故吧。彼此都很固执，自以为是，最讨厌被人呼来喝去。

当母亲从医院打电话来告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时，我正独自忙着给店里采购食材。如果当时就给预约好的客人打电话道歉并临时停业，再跑去赶乘新干线，是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实际上，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爸爸，你最讨厌的独生女马上去见你了，你要挺住啊。”

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我那傻女儿才不会来呢。她现在在银座开了一家那么好的寿司店。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人堆里学艺那么多年，被老板、前辈们又打又骂的，却一直含泪硬撑着，拼了命才开了一家自己的店，而且店还开在了银座。她那可是一流的寿司店。这么重要的店，我那傻女儿不可能丢下它赶来。我的傻女儿没那么软弱。”

回过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泪珠在扑簌簌地往下掉，一滴、两滴，掉在砧板上、菜刀上。

当我说想从高中退学去做寿司师傅的时候，父亲放声大笑。那笑声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父亲当时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个搞笑节目，说的是大佛现世来振兴一个人口过稀的村落的故事。

“啊？寿司店？女人捏的寿司谁愿意吃啊？”

女儿纠结了好久之后才说出自己的梦想，而父亲的嘲笑声就像是他看搞笑节目时所发出的笑声一样。

于是我瞒着父母，去转了当地好几家寿司店，问人家能不能收我当学徒。

每家店一开始都很亲切地给出建议：

“如果你要做服务生的话，不要来我们家，应该去咖啡厅。”

但当我解释说自己是要当寿司师傅的时候，每家店负责人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些许怒意。

“这不是女孩该干的事。不要小瞧了这一行，没那么容易的。”

高中一毕业，我便去了东京。

一开始进了一家学校给介绍的小型印刷厂，但很快就辞掉了。辞职后还是四处去找肯雇用自己的寿司店。

当然，如果不做师傅，只是给人倒茶，那还是有寿司店肯雇我的。虽然无奈之下找到了一家，心想至少这下离梦想多少近一点了，但当看到在我之后被招进来的男孩却能站到吧台后面的时候，心里就委屈得不行。

二十岁时，我和一个小混混一样的男人交往。那个傻瓜，以为靠着玩小钢珠和赌马就能够混日子。我并不喜欢他，但和比自己还悲惨的人在一起时，往往会忘了自己有多悲惨。

等醒过神来时却发现，仿佛是为了填补受挫的梦想，我自己也开始每天出入小钢珠店了。

自己的性格中原本就有粗俗暴躁的一面。这种颓废的生活很适合我。白天就在小钢珠店度过，一周会去居酒屋打几次工。

啊，就这样得过且过吧，未来什么样，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我甚至对这样的人生感觉很惬意。

啊，就这样吧！

“滨本小姐，我把这个拿回店里去了。”

当我站在小小的阳台上俯瞰着街区时，忽地想起了以前的事。

拥有自己的店已经十五年了，今天是第一次在非固定休息日休息。

徒弟内海正在狭窄的玄关处穿鞋，手里还一直抱着纸板箱。不知是懒还是性子急，如果实在穿不上，先放下纸板箱再穿也就是了，但他还是很勉强地扭曲着身体，把总也挤不进去的脚跟硬往鞋子里塞。

“内海君，你拿到店里以后记得全部放到冰箱里去。如果装不进去，就先整理一下冰箱里的东西。”

“好——！”

“好好回话，你得说‘好！’。”

“好好好！”

“就说一次！”

“哦，不是好好好，是……好！”

内海终于穿好了鞋，他抱着沉重的纸板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从三年前买的这间公寓到位于银座一丁目的店，骑自行车还不到十五分钟。这可是费尽千辛万苦贷款买的。人一旦发起狠来，似乎老天爷也会帮忙。自从搬到这里之后，我的寿司店就出现在了一些推荐寿司美食的正规杂志里，而不是以“女人捏的寿司”为噱头出现在一些意在猎奇的八卦报刊中。

再次回到阳台，看着内海从门口晃晃荡荡地离开。可能是他太沉不住气，又或者是重心过高，总之看上去很不稳当。那画面好有趣，我不由得看了好一会儿。或许是由于太放松，所以第六感爆发了吧，他突然原地站住并往这边看了过来。

“滨本小姐，等下的马拉松比赛你会去加油吗？”内海大声问道。

“会啊，我有个熟人参赛呢！”

“对哦，真的好厉害，你的朋友居然是奥运选手！”

“厉害吧！”

“你在哪里加油呢？我稍后也要去看！”

倒退着穿过人行横道的内海差点摔倒。

内海看了兼职信息杂志前来面试的时候，我曾想过：“嗯，这位不行吧？”也不是说他哪里不好、怎么不好，只是觉得没有哪儿好。当然，短短几分钟能对第一次见面的人有多了解还是个疑问，总之他身上

没有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按照常规流程结束面试，到店门前送他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拉门本来就是开着的，但内海却又作势要把它打开。

哦，我这才想到，这孩子太紧张了。或者说，由于太过于紧张，以至于让他看上去好像在生气。

目送内海抱着纸板箱走进巷子之后，我转过身正想回到屋里，金属门框上映出了自己的样子。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头发虽然不长，但如今当然不再是光头。

不知为何，我笑了出来。

这时也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蝉鸣声。

抬头看看天，云朵间隙中的晴空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展开来。由于清晨下过雨，早上还有几分凉意，如果接下来一直晴、气温不断上升的话，反倒会很闷热，这状况对于马拉松运动来说是很残酷的。

一直开着的电视机中，播放着临近开赛时间、位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的画面。

“啊，看到日吉亮太选手的身影了。那个……是肯尼亚选手吗？好像他在跟肯尼亚选手开心地聊着什么呢！

“真的！据说日吉选手今天早上也跟往常一样，吃了两碗米饭、两碗加了豆腐和油条的味噌汤，还有煎鸡蛋、烤三文鱼、羊栖菜、炒牛蒡丝，再加上甜烹海苔，早餐相当丰盛，看来他根本不紧张啊。总之，日吉选手这个人，性格很开朗，很有趣，留意一下就能发现，大家都喜欢围着他转，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村里也是，他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有很多外国选手还在YouTube这些网站上发帖呢，都是一些他们和日吉选手笑脸相对的视频。”

女解说员特别热情地介绍着日吉亮太。她是马拉松选手出身，因解说细致、走心而著称。

画面中的他确实是在跟肯尼亚选手谈笑风生。光看到他笑，让人忍不住自己脸上也笑开了花。

这次东京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项目有三位日本选手参赛。

从完赛时间和成绩来看，日吉亮太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现在的日本纪录保持者、王牌森本淳司选手，接下来是从一万米长跑转型过来的年仅二十二岁的大野功辅选手，其最好成绩排在第二位。

本来接下来应该让道下公也选手作为代表参赛的，因为他在国内选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但不幸的是，在正式公布名单之前，他骑摩托车出了事故，摔成复杂性骨折，需要六个月才能完全康复，只好含泪退出了。

于是顺延入选的就是今年即将三十岁的日吉亮太。

“……关于日吉亮太选手，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他可是一个大孝子啊。他说了，这次首要目标就是要跑完全程，好让在终点等候的母亲高兴高兴。

“那么，他母亲此刻应该也在这个体育场里了，在为马上要起跑的儿子加油呢吧！

“日吉选手的母亲我也见过几次，特别漂亮。听说一直以来都对儿子练田径这事要求很严格。日吉选手进入中学以后，成绩提高得飞快，开始受到全国性的瞩目，从那时候起，母子俩真的就像两人三脚游戏一样，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

我往电视跟前凑，想看看电视上有没有出现日吉亮太的母亲日吉樱子。

镜头拍了一会儿已经满员的观众席，然后就切换到了刚刚开始的田径比赛的画面。

仔细想想，和日吉樱子结识已经是二十七年前了。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相遇，一段不可思议的交往，从那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了。

而这次，在亮太成为奥运会马拉松选手的报道中，也提到了他的母亲樱子。

出现在杂志上的樱子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不对，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变成了五十二岁，当然还是不一样的，但我立刻就认出了她。

我们不是什么亲密的朋友，只是一起度过某段时光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怀念、很欣喜地抚摸着她的照片。

临近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正打算把电视关上。

离日吉亮太参加的马拉松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而且就算开始了，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跑到银座这里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拿起手机一看，打电话来的是矶子直也。

“喂。”

想到这个电话可能会很长，我便先回到客厅再接。

“喂，我是矶子。非常感谢您，前一阵子那么忙还给我安排时间。请问现在方便聊几句吗？”

“嗯，没关系的，不过之后我要去看马拉松，给人喊加油去。”

“马拉松啊？哦，是奥运会啊。是今天比赛吗？”

“是啊。咦，矶子先生您现在是在……”

“我在纽约呢。所以你看嘛，好不容易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可是我这边昼夜颠倒，根本看不了啊！”

矶子是美国大型连锁酒店F的主管，负责管理整个亚太地区。

“……您朋友的孩子要参加马拉松比赛，对吧？”

“是啊，所以，今天从早上起来之后就一直很兴奋，心里平静不下来。”

“那可真令人期待。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不是，还有三十分钟左右。”

“那我也在这边给他加油哦！”

一年后，矶子负责的F酒店就要在东京的丸之内开业。这几年，为了赶上奥运会，东京市内开了很多家高级酒店。据说无论是从时期上还是从概念上来说，这家酒店都和以前那些截然不同。

F这家美国的连锁酒店原本是作为机场酒店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坊间，其给人经济实用型酒店的印象很强烈。但这次，据说要在东京丸之内这一世界屈指可数的黄金地段建造一家豪华酒店，届时将完全颠覆F酒店的传统形象。而“滨本寿司”受邀在其中设立门店。

“……不瞒您说，之前我们本来已经决定让别的日本料理店来设立门店了。”

第一次见面时，矶子就坦诚相告。我原本对这件事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在去聚餐之前原打算一口回绝了的。

“……各方面都已经定下来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反悔对对方相当失礼。”

已经定下来的那家日本料理店，可是在米其林餐厅评选中已连续几年获得星级评定的著名餐厅，而且人气超高，据说提前两年都不一定能预约得上。

“……但是就因为我的个人意见，合约就完全作废了。”

矶子说完微微一笑。据他说，今后有可能会因此而被对方起诉。

好不容易定下来和那家超有名的餐厅合作，矶子却突然决定中止，据说是因为在这家餐厅里目睹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矶子和朋友在那家餐厅里用餐。吧台像往常一样坐满了顾客；对于一贯受到好评的菜品，客人们似乎也很是满意。

就在那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矶子他们隔壁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女服务员不慎把水泼到了那位妻子的手提包上。

还好，只是杯子里的水洒到托盘上然后再溅出来而已，量不是很多；不幸的是，那是鹿皮做的包，水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特别明显。

矶子对这对夫妇很有好感。他们像是为了纪念什么才决定奢侈一把来到这里用餐的，虽然显得有点紧张，但看来很享受在获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餐厅里用餐的过程。

水洒上去的那一瞬间，店里顿时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氛。店不大，吧台处只能坐下大约十个人，大家都在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理所当然地，把水弄洒了的女服务员一个劲地道歉。可能有一些水也溅到年轻妻子的脸上了吧，她慌里慌张地掏出手帕先擦了擦自己的脸，然后又去擦被弄湿了的包。

“没事吧？”

年轻的丈夫也慌乱得可怜。在不常来的高级料理店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似乎很过意不去。

矶子原以为当时在场的店主肯定会说点什么。但是，尽管店主确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却一声也没吭。

“对不起，对不起，您没事吧？”

面对一个劲道歉的女服务员，年轻夫妇俩可能也想早点收场，于是慌忙说道：

“没事没事。”

但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这对夫妇说了，被打湿的包是刚买回来的，这句话矶子听到了，店主应该也听到了。

但直到最后，店主也没和这两人说点什么。当然，在他们离开的时

候套话“谢谢光临”是喊了的，但并没有涉及把水洒到包上的事。

在之后见面商谈的时候，矶子跟店主提起了当时的这件事，但店主似乎已经忘记了。

“有这事吗？”店主歪着头疑惑地说。

“有的，两周之前，当时我也在场。”矶子对此也毫不退让。

据说店主当即就笑了。

“这种事情嘛，你知道的，要是店主出面应对，对方肯定要索赔什么的，那就麻烦大了。人家会索要比本来的价格更高的金额。当然了，也不至于要你赔金斧头、银斧头什么的，哈哈！”

那一瞬间矶子就在想，哪怕自己被解雇，哪怕是被告上法庭，也要毁掉和这家店的合约。自己的团队费尽心血要开的酒店的餐厅里，可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人进驻。

“……所以呢，今天给您打电话的意思是，关于前些天我们商量的请滨本小姐来开店的条件，我也和上司商量了很久，所以想把目前的结果先告诉您……”

听着回响在耳边的矶子的声音，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原本不打算接受这次邀请的。这事情当然很诱人，我也不是不想试一试，但说真的，就算那个店主很讨厌吧，但是，要让我取代连续多年获得米其林星级评定的餐厅，我还没有这个自信。

正因如此，我抱着拒绝的打算，开出了各种条件。当然，也不是有意为难矶子，我只是把自己的梦想说了出来。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的话，那该是多棒的一家寿司店啊！说着说着就停不住了。

“……然后，我直接告诉您结论吧：哪怕这次全部答应滨本小姐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滨本寿司’能进驻我们酒店。”

那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啊？可是……”

“您说不提供午餐什么的，哎呀，对一家酒店来说还真是很致命啊！还有就是，座位只有十个，都绕吧台坐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您来做。”

“这也太……矶子先生，这样是不是太为难您了？”

“我要是撒谎就显得太那个了，所以就照直跟您说吧，这相当地，

不，应该说，这是我从事这项工作以来逼自己逼得最狠的一次了。”

听着电话那头矶子那开心的笑声，我忽地意识到一件事。

自己一定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很信任矶子这个人了。

不知为什么，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怀念。

比赛就要开始了。一直开着的电视机画面中，出现了日吉亮太等日本选手的身影。三人表情都很放松，看来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那我就做吧。为了不辜负矶子先生的期待，我一定会努力的。”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在这样回答了。

矶子沉默了一阵，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说：“太好了……滨本小姐，谢谢！”

我从公寓出发，骑上自行车，赶往加油地点。自从这次马拉松比赛的路线公开后，我就反复斟酌，最终选了这个地方。

一开始想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新国立竞技场的票，因为那里是比赛起点，也是终点，但中途改变了主意。

因为想到自己为亮太加油的最佳场所，还非得是银座这里不可。

抱着誓死的信念理了寸头，好歹总算拿到了工作机会。在银座的店里，饱受欺凌，连泪水都要流干了。

对，饱受欺凌。

这句话说起来只有四个字。这仅有的四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冬日晴空下，骑着自行车，穿过架设在隅田川上的桥，赶往马拉松路线经过的银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

银座周边的路线已经拉上了管制线。离选手到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还没有什么围观的人。

我在离得稍远一些的公园里停了车，站到了之前早就选好的十字路口处。正如事先掌握的消息所说的那样，前方商业大楼的大屏幕上，正在滚动直播着马上就要开始的马拉松。

就在这个时候，刚才帮忙从我家把东西搬去了店里的徒弟内海打来了电话。

“您在哪儿呢？”他问道。

“在十字路口的大屏幕前面。”

“啊，看到了！”声音从马路对面传来。

仔细一看，不光来了一个内海，明明今天店里休息，安达、立野、阿真、由佳却也都穿着便服聚集过来了。

“你们不用特意来啊！”我用力地挥了挥手。

“滨本小姐的恩人，也就是我们的恩人啊！”安达大声喊道。

大家都想走到这边来，但中间拉了管制线，想要过来并不容易。

其实可以等大家过来再说的，但我已等不及了。

“喂——”我大声地喊道，“……我接到F酒店的邀请了，我决定接受啦！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安达他们互相对视着，满脸惊讶。从一开始听矶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表态说，愿意接受挑战，请让我们试试吧之类的。但由于当时我自己没信心，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正式定下来了吗？”安达大声问道。

“正式定下来了！”我回答。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喊了一声：“万岁！”

于是大家就都喊开了：

“万岁！”

“万岁！”

“万岁！”

对于在银座中央突然爆发的高呼万岁的声音，过路人都以为马拉松选手马上就要跑过来了，于是一阵骚动。

“万岁！”

我也跟着大家的节奏高举双臂。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刚才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矶子开心的笑声，我就想过了，自己一定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就很信任矶子这个人。这种感觉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很亲切。

觉得亲切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是的。在和世之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在

相遇的那一瞬间，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自己就认定了要信任这个人，而且相信这个人也肯定很信任自己。

就在此时，巨大的屏幕上鸣响了马拉松比赛开始的信号。汇集在新国立竞技场的六万八千名观众的欢呼声震天撼地，甚至传到了五公里外的银座这里。

我不由得抬头对着天空祈祷：“亮太，快跑啊！”

.

星期六晚上的池袋站北口处，和流向检票口的醉汉们方向相反，世之介正在轻盈地向外走。他这是刚从新宿歌舞伎町的波旁酒吧打工归来。临近打烊时来了一批喝醉了的团体顾客，其中有一人还在厕所里吐了。此刻的世之介看起来满脸的不高兴。

这家波旁酒吧构造有点奇特。

店面位于歌舞伎町一座老旧的商住两用楼的四楼。至于到底有多旧，首先就得说那贴满了宾馆广告、上门推油按摩服务传单等等的狭小的电梯了。坐上去之后，就像是被老大爷背着走一样，没一点劲儿。注意了，不是背着老大爷，而是被老大爷背着，所以一开动起来就让乘坐的人很不安，就像是唯独自己的身体要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一楼一样。

四楼共有两家店铺，一个是世之介工作的波旁酒吧“肯塔基”，一个是日光浴沙龙“加利福尼亚”，但完全名不副实，哪家都小得要命。

顺便一提，打开“肯塔基”酒吧的大门，就能看到大约可容纳十人的座位环绕着圆形的吧台，吧台里就站着世之介和店长关哥。

酒水全都按杯销售，吧台上倒置放着一排波旁酒瓶。

每当有客人说“八年的‘威凤凰’，加冰”、“十二年的‘哈珀’，要twice up的”等等的时候，世之介他们就从倒放的瓶子往杯中注满一杯，递给客人。

所谓的twice up，就是按一比一的比例加入常温的水的喝法。

“波旁酒度数高，这样喝起来才不会抹杀它的香气。”

顾客对酒的这类专业品评，世之介至少每周都能听到一次。

这种感觉的店，单个的客人也多。有的人一手捧着一本文库本小书，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也有的人一进来就连干两三杯，喝到有五分醉意的时候就离开。

酒的喝法，似乎能道尽其人一生。

不巧，店长关哥不是一个能聊起这类话题的人。这对世之介来说倒是求之不得，因为你要是跟他说起这些，他也就回一句“是吗”而已。基本上，关哥只聊赌马以及什么类型的女人一看就是会和自己做爱的这样的话题。

即便如此在刚来这里打工时，世之介也觉得关哥这人颇有意思。他对马和女人的分析，也曾让世之介放声大笑过，但每晚都是这些时间一长也就腻了。何止是腻啊，他心里已经看得透透的了：

“说得倒好听，但自从去年的‘有马纪念赛马’以后，基本就没中过。说到女人就更加了，从我来这里打工之后，还没听说成功过一次呢！”

从池袋站走回去的路上，世之介步履匆匆，以便能拂去脑海里还时隐时现的客人的呕吐物。

先顺道去便利店打个转，虽然这出戏码每晚都会上演，但店内就餐区的站街女们今晚依旧跟他搭讪：

“哥哥，玩不玩？”

每晚都见到，至少也该记住哪些客人是不可能玩的吧，他想。等他买好当作夜宵的便当走出去的时候，女人又问道：

“哥哥，玩不玩？”

“买个便当的工夫就改变主意，有这样的人吗？”

他终于忍不住了，对其中一个看起来最怯弱的人问了这么一句，但对方似乎听不懂长句的日语，他反而又被额外赠送了一句：

“玩不玩？”

离开便利店，回到池袋旭日升公寓，乘电梯上到十楼。下了电梯，和之前因A片音量问题提醒过他的那个美发师相反一侧的隔壁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子。

两人在走廊擦肩而过，于是世之介先开口打了声招呼：

“你好。”

对方似乎听不懂日语，像是在微笑，又像是要刻意隐藏笑意，表情暧昧地走了过去。

不能说他和蔼可亲，但好像也不是个坏人。

正要打开自家房门锁的时候，世之介看到门上贴有一张纸条：

“我在‘大渔’喝着呢。小诸”

这是小诸留的字条，但他不记得今晚和他有约。打完工也累了，直接无视掉进门睡觉也行，却又不由自主地想喝一杯。论勾引人的技巧，小诸诸还真是很擅长。

得，那还是去呗！

世之介嘴里念叨着，转过身去，发现刚才那位邻居还在电梯面前站着。看样子时机不对，没赶上世之介刚才坐上来的那趟电梯。

“晚上好。”

世之介又一次和对方打招呼，这次对方冲他笑了笑。

“是最近刚搬过来的吗？”

他想，这可能是外国人吧，于是放慢语速说道，但对方还是没听懂。

他只好放弃，抬头去看显示着正从一楼往上爬升的电梯指示灯。这时，对方突然低声说了一句：

“中国。”

虽然算不上正确的一问一答，但两人的距离无疑因此拉近了。

“哦，从中国来的啊。”

世之介回了一句，但他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就没有接着往下说。

“……房间，小吧？”

他果断换了个话题，但，当然对方还是听不懂。

这时候电梯上来了，两人一起坐了上去，默默地下到一楼，走出电梯之后各自往左右两边离开。反正还会回到同一个地方，互相也没有道别。

走进小诸在等着他的“大渔”的时候，看到板寸头、头上缠着红色大绸巾的滨本正和已有几分醉意的小诸说着话。末班电车的时间已过，店里也空了。

“哟，小滨，快说说，怎么样了，之前你说的那家店的面试？”世之介一坐到座位上就问道。

“可能要正式录用了吧？”滨本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就是工作定啰？”

问这句话的是小诸，仔细一看，他的碟子里又剩下了鸡肉大葱串上剔下来的大葱。

“那家店在银座也算比较大吧，所以呢，光给我面试的掌厨师傅一个人好像也没法决定。”

“但是面试感觉不错吧？那个掌厨师傅怎么说的？”

小诸的生啤似乎是刚端上来的，世之介拿过来喝了一口。

“他说‘嗯，你的诚意和决心，我充分了解了’，还说‘如果录用了，我们也不会特别关照你。而是把你当男徒弟一样，出错了就揍你’。”

“哇，好正经的修行啊！”世之介震惊了。但小诸那头可不管他，兀自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那就是决定录用了。小滨，如果你自己开了店，要给我打折啊。记得啊，我喜欢吃鱼鳍部位的。”

“开自己的店还早啦！”小滨这头似乎也不讨厌他说的话。

“哎呀，话说，小滨你和世之介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小诸似乎此刻才注意到这一点，忽然问道。

“怎么认识的……应该是因为小钢珠吧？”世之介疑惑地歪着脑袋说。

“嗯，是吧。或者是因为理发店的事？”小滨也歪着脑袋说。

似乎理发店的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或许还是有些在意吧，世之介就拉上小诸来了小滨工作的这家“大渔”居酒屋。当时小滨也是头缠着红绸巾在工作。

“习惯了吗？”世之介摸摸自己的头问她。

“不习惯呀。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摸到自己的头，都会吓得跳起来。”小滨苦笑着说。

“为什么？”

“因为梦到和高中棒球队的小子一起睡觉……”

她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但确实有黑眼圈。

顺便一提，睡不好的那些夜晚，她还梦到结束训练之后的高中棒球队一整支队伍都躺进自己被子里的场景。

“看到我这发型，原本一起住的男朋友也逃走了。”

“是吗？”

“也不能怪他，自己的女朋友是高中棒球小子，谁受得了啊？”

听到这里，对两人的对话兴趣缺缺的小诸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记得在他们上回来“大渔”的时候，小滨就邀请他们说：“我这边打工快结束了，刚好我朋友在卡拉OK店工作，可以给打个折，我们去玩玩吧。”于是三人尽情地K了歌，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为止。

“我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开一家寿司店。”

从卡拉OK回家的路上，小滨第一次向他们道出了志向。

三个人都已经醉醺醺的了，开始胡言乱语。

“寿司店？寿司店！寿、司、店——”他们在黎明时分的池袋放肆大喊的记忆还留在世之介的脑海里。

只是，在大喊的同时，他才意识到了她为什么要剃寸头的原因：“哦！哦！所以你才这样啊！”

旁边的小诸也像是终于明白了寸头和开寿司店之间的关联，重重地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

“可能只有你们两个吧，没问我‘为什么’。”小滨幽幽地说道。

“什么为什么？”

“问我为什么剃这个头啊！”

“哦。”

就世之介来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问。并不是不感兴趣，不过，他内心隐约明白的一点是：兴趣这种东西完全是自己单方面的事，和小滨本人本就没有一点关系。

---

(1) 日语中“株”是多义词，既指植物，又有股票的意思。——译者注，全书下同

六月　梅雨晴

“横道君，我们去吃午饭吧，午饭。”

世之介生生想要把一个大哈欠憋回去的时候，被社长抓个正着，于是他毫无意义地装出腿抽筋的样子。

“怎么了？你腿抽筋啊？”

社长也是眼尖，没放过世之介的小把戏。

“对不起，骗您的。”

世之介赶紧承认，跟他道歉。

社长叫玉井创一，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此刻他正用看自己孙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坦白罪行”的世之介。世之介白天在他的公司做兼职。

说是公司，但包括兼职的世之介在内，总共只有五个人，是一家小企业。公司的业务主要就是把干燥处理过的海产品，比如裙带菜、海带等批发给超市或百货商店。

其中，由该公司自制的醋拌海蕴尤其受欢迎，数年前因减肥效果显著而广受瞩目。

“和当时的销售额比较来看，确实凄凉了些，但很多客人都说了，减肥产品，除了我们的醋拌海蕴以外，不作他想。即便是现在，好些百货公司都给我们设了位置很好的专柜。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有那么多回头客，也说明减肥没怎么成功吧。”面试的时候，略带点东北地域口音的社长也不知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一脸严肃地说道。

公司位于品川站的港南口。由于新干线站台扩建，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所以从车站出来时，需要穿过一条像后门一样的小路。走出来之后就是传说中的港南口了，广阔的蓝天下，一大片仓库连绵不断。从池袋、新宿那些人潮拥挤的地方过来便会豁然开朗。

不过，公司只有五个人，所以本身空间就很狭小。小小的预制装配厂房隐藏于一大片仓库之中，就像是一个最小的俄罗斯套娃装在了一个最大的俄罗斯套娃里面。

顺便一提，一起工作的除了社长外，还有社长的左膀右臂、负责会计的早乙女，负责全部事务工作的美津子，以及销售兼配送司机阿诚。

“我们去吃午饭了。”

他们跟自带便当的早乙女说了一声后就往外走去，刚好碰上从邮局办事回来的美津子小姐。

“哎哟，是要去吃饭吗？”

这位美津子小姐已经年过花甲，据说原本是新桥地区的一名艺伎，所以，就算是穿着工作服走在仓库街上，也让人觉得十分妩媚。倒也没人说过她和社长有什么男女关系，但社长每次外出的时候，她会随手帮着把西装上沾着的线头扯下来。从这些举动来看，还是不太像一般的社长和事务员的关系。

“社长说要请我吃饭。”世之介嘿嘿地笑着。

“哎哟，那你让他请和泉屋的特级海鲜盖饭吧。”美津子怂恿着说。

已经往和泉屋方向迈步的社长笑着说道：“特级也行，什么都行，我都请。”

天上一朵云都没有，进入视野的景色有八成被湛蓝的天空占据。大型卡车在极其开阔的仓库街道路上穿行。

“横道君，你老家是长崎？”

“是的。”

世之介毫不客气地点了特级海鲜盖饭后，便急不可耐地等着上菜了。之前来的时候只吃过七百八十日元的普通海鲜盖饭，两千五百日元的特级可是第一次。从菜单上的照片来看，特级里面还有海胆和咸鲑鱼子呢。

和泉屋相当于品川仓库街的公司食堂，午餐时分便挤满了在港湾一带工作的人，排队吃饭的都是一些粗犷豪爽的男人。宽阔无比的大食堂，丰盛的美食与众多食客，仿佛“东京的胃袋”就在此处。

“长崎啊，我新婚旅行回来以后就没再去过了。”

社长像是陷入了回忆一般喃喃自语。他让世之介点了特级海鲜盖饭，自己点的却是烤青花鱼套餐，米饭也要得很少。

“哦，您新婚旅行去那儿了？”

“走的是宫崎、熊本、长崎这条线。”

“嗯，有点土。”

“是吗？可是那时候，要是以现在的标准来说的话，就相当于去了

趟夏威夷哟。”

“啊，您这样说怪对不起夏威夷的呢……”

与社长的话相比，世之介更在乎的是海鲜盖饭。他始终心神不宁，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从厨房进进出出的大婶。

“你父母还好吗？”

“托您的福，都很好。”

“偶尔回家吗？”

“还没回过。”

“为什么？”

“原因啊，他们不欢迎我呗！”

“为什么？”

“因为……”

社长似乎猜到世之介要说什么，他立刻压低了声音说道：“嗯，好不容易供儿子上了大学，现在却还靠打零工生活，你父母肯定很担心的。”

要是担心倒好了呢……世之介心想。

如果是一般的父母，看到儿子混成这样，通常会苦着脸长吁短叹：“我们家那傻儿子啊……”但世之介不同，从他混成这样之前，父母就一直在说“我们家傻儿子”了。如此一来，负负得正，傻儿子乘傻儿子，答案不知怎的就变成“好儿子”了。

去年秋天，因为要给祖母办法事，他回家省亲的时候，每当聚在一起的亲戚、邻居们问起：“那个，世之介现在做什么呢？”“你家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在哪里高就？”母亲就不知道哪条神经搭错，回答得莫名其妙：“世之介嘛，从小就很懂事，对吧？我感冒的时候，家里的事情全都是他帮我做的。反正吧，嗯，他做什么事都很慎重，总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

问题是，首先，母亲一贯精力充沛，世之介就从来没见过她感冒；而在此之前不久，他“慎重”的性格总被她说成是“磨磨叽叽的”。

母亲的这种变化现在似乎也传染给了父亲。最近，一位据称在市内居酒屋偶遇父亲的他某个高中同学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件让他感到极其难为情的事：

“世之介啊，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上，你全科都得了五分满分，光这件事，我就听你爸聊了有三十分钟吧。”

简单来说，父母之所以嘴上称自己的孩子为“傻儿子”，是因为实际上儿子并不傻。而现在，不管到哪儿，世之介的父母逢人就夸起原先的“傻儿子”来。

“这样还真是不好回家呢！”社长感叹道。

可不是嘛，任谁都会这么觉得。

“对了，这周日的BBQ你来不来？”吃完烤青花鱼套餐，社长问道。

“要是能免费吃肉，我哪儿都去。”

世之介本来是想这么回答的，但转念一想，又把这句话就着清淡的绿茶吞进了肚子里。

“嗯，怎么了？”

“哦，这个，不太方便呢……”

“有什么安排吗？”

“这个嘛，也谈不上安排啦……”

“怎么，横道君，你来不了吗？要是你不来，那多没意思啊。”

社长简直像小学生一样嘟着嘴，这份心意让世之介很感激。但社长对他的这种偏爱才是使他犹豫要不要去参加BBQ的原因。

一般说来，现如今的年轻人和世之介刚好相反，他们通常有这种倾向：对于这种说不清到底算是加班还是休闲，算是社长命令还是游玩邀约的东西，但凡模棱两可的，一概敬而远之。

在公司里也是如此，比如说销售兼配送司机的阿诚，尽管每次都参加，还带着两年前配送途中在加油站勾引来的可爱的新婚妻子，但看起来都不太开心，往往烤肉的铁板都还没冷，就露骨地表现出要回家的意思了。

另一边，比任何人都热衷此事的当然是社长，其次就是既像情人又像只是一般事务员的、艺伎出身的美津子小姐了。她好像也特别喜欢热闹，经常把已经上中学的侄女和以前的艺伎朋友们邀请来，在埼玉县的河岸旁弄出一条小型花街。

问题是另一个社员，会计早乙女。

这人配上早乙女这个姓氏总让人觉得是什么惩罚游戏一样，他脖子

短粗，身形壮硕得像柔道选手，留着寸头，倒显得清爽干练，但厚厚的眼镜镜片下，总是眯缝着的小眼睛让人感觉有些神经质。

在每个月社长主导的这段闲暇时光里，早乙女也总带着妻子、读中学一年级的儿子，还有一对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儿一起过来。

而且他总显得很开心，在河岸边玩时兴致极高，让人感觉他也许比作为活动发起人的社长都要享受。

但是在上一次一起BBQ的时候，世之介看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张面孔。说起来有点夸张，那次在回家之前，两人一起在河边洗脏餐具时，他突然对世之介说：

“横道君，你啊，别光顾着自己高兴啊，大家聚在一起，可都是为了让社长开心啊。”

世之介感觉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可是……要是都这么想，反而没法让社长开心起来呀。要想让人开心，首先自己就得先开心嘛。”

说完后，世之介心想，这局算自己破门得了一分。

“什么啊，你这说得倒是头头是道的，可是这在社会上怎么行得通？”

这下世之介的心被扎得更深了。

“……对不起，那我以后注意吧。”

“还有啊，可能你以为社长喜欢你，所以挺得意的，不过你要是觉得光靠拍马屁人生就能一帆风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可没这么想过！”

这下就连世之介也生气了，开口反驳他，不料早乙女更是气炸了。

“整天拍社长马屁，你不就是想骗社长吗！”

“什么骗？怎么是骗了？”

“你看你，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社长还挺吃你这套的。你这种把戏，我早看透了，就算骗得了社长也骗不了我。”

“什么骗？你等等！”

当然，怒气冲冲的早乙女是不会等他的。只见他把洗完的盘子叠起来之后，那才是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笑脸，回到了大家的身边：“社长，让您久等了。现在出发的话就不会碰上堵车，能顺利回家。”

在世之介看来，这简直荒唐极了。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顿BBQ，没承想却碰上这么荒唐的事情，简直就是天公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淋了他一个落汤鸡。如果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倾盆大雨，大家一起呜哇呜哇地尖叫着躲雨就好了，也不失为一桩乐事；可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想说点什么，还要怕被人说成是又在假装天真烂漫，这让他如何开口？

那天夜里，由于愤恨难平，他把小诸叫出来喝酒。

“这人真讨厌啊。”

他把小诸叫出来，自然是希望他能这么说几句，但是从还没喝醉的小诸嘴里蹦出的却是另一番话：

“他说的对啊！就算是我，如果站在早乙女的立场，也会觉得你碍眼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呀……我问你，早乙女多大了？”

“不太清楚，四十多岁？”

“他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和一对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儿，可能还在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对吧。”

“房子我不清楚，不过他的孩子们性格挺单纯的，都挺好的。”

“那是肯定的。他的孩子们心里也清楚着呢。”

“清楚什么？”

“哎呀，你想想看，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哪个做父亲的愿意当着孩子们的面，在社长面前点头哈腰的？”

“你的意思是说……”

“对啊。但是早乙女已经想好了，他早就暗自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从今往后的生活。他的孩子们也都是这么想的。父亲的这种想法孩子们都懂，所以都来参加BBQ了。”

小诸说话的语气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容置疑，回过味来时，世之介发现竟然无可反驳。

“横道君，喝杯咖啡再回去吧？”

离开和泉屋，一边闻着品川码头飘过来的海潮的清香，一边往公司走的时候，社长难得地邀他去喝一杯餐后咖啡。

“咖啡？这一带好像只有自动售货机里的罐装咖啡哦。”世之介笑着说。

社长却告诉他：“‘野村通运’的仓库里有公司食堂，那边卖的咖啡还挺好喝的。”

“谁都能进去吗？”

“人家的公司食堂，当然不行啦。”

“那不就不行吗？”

“是吧，啊哈哈！”

社长笑了，双脚却朝野村通运的仓库走去。

结果，也没人检查员工证，门口也不需要输入密码，世之介他们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别家公司的食堂，坐到了将东京湾尽收眼底的窗边的座位上。

“哎，好喝吧，这里的咖啡？”

“我反正只要有一杯甜腻腻的罐装咖啡就能满足……”

对世之介坦率的感想，社长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兴趣。

“横道君，我今天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的。”

“横道君，你想不想在我们公司做下去？”

“啊？”

“哦，我说的可不是兼职啊，而是作为正式员工。”

面对社长这一突如其来的邀请，霎时间，各种想法在世之介的脑海中交织。

真的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让他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惊叹：我这脑袋居然也可以同时产生那么多想法啊！

他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父母欣喜的表情：我们家世之介终于解决就业问题了！但当看到他去的是一家像是私人开的小商店一样的公司时，父母的表情瞬间就浮上一层阴云。

接着浮现的，不知怎的，竟是早乙女。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他一如往常地背对着世之介，敲着他的计算器。

然后，备受打击的那段找工作的日子，像走马灯似的在他脑海中闪

过。

“横道君！”

社长的声音传了过来，世之介这才回过神来。

“我呢，一直想有一位像横道君你这样的年轻人。说到底，这人啊，就得看品性，看品性是好还是坏。只有这个，跟本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努力，品性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听着社长的话，世之介窥视起自己的内心来。

忽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就这样了吧。”

“什么这样？”世之介不禁反问道。

问出的同时，他自己也已经明白了个中意味。

“横道君，你是不是有什么目标啊？”又传来社长的声音，“比如说，演员啦，搞音乐啦，大概是这些吧？”

“我吗？”他勉强开口反问了这样一句。

因为他没有勇气坦诚回答：我哪有这种想法！

此刻他只想着，那就别辜负社长的期待，干脆就做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吧。这种浅薄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他自己也不知道。

“嗯，梦想这种东西嘛，就应该默默地去追求。有些人说起来倒是滔滔不绝，想要这样，想要那样，但说说也就过瘾了。所以呢，我也不多问了。虽然不问，但我会在背后默默为你加油的。我不是说让你放弃梦想。只不过，我见过太多年轻人了。横道君今年二十四岁吧？要是糊里糊涂混日子，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个时期的决断会决定你的一生，这点毫无疑问，我很清楚。”

世之介又开始问自己。

“就这样了吧。”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什么这样？”世之介也再次反问。

等他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口中说出的是：

“那个，不好意思，能让我想一想吗？”

“当然啦，你好好想想，我不急的。”社长露出了笑容。

“不好意思，谢谢您。”

四下一看，野村通运的公司食堂显得空荡荡的。原本停靠在仓库里的大型拖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公司里开了出去。

这一天，世之介去了平常老光顾的那家理发店，看到里面居然罕见地挤满了人，于是就想，算了，还是走吧。

不过，就在他推开门又关上的时候，一直给他理发的那位凶脸理发师叫住了他。

“不好意思，这位客人，请等一下。”

一瞬间，他有点慌了，怀疑是自己开关门的动作太过粗鲁了。但手上拿着锋利刀具试图挽留他的对方的表情却异常温和：“马上就轮到你了，还是等等吧？”

说起来，他之前也有过几次由于人多而放弃，但从没被这样挽留过。

而在沙发上排队等候的常客们，平日里就拿不准该如何与这个一脸凶相的理发师打交道，这下齐刷刷地都惊了：“哟，他也能这么温柔啊？”

所以当世之介坐到沙发一角时，他们甚至投来了略显羡慕的眼神。人那么年轻，黑道模样的理发师却跟他细声细语地说话。果然人不可貌相，这小伙子胆子真大啊。

结果，虽然理发师说很快就轮到他了，但这句话很不可信，世之介足足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就在等得都有点不耐烦时，终于轮到他了，世之介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走到空了的理发台前。

“之前又来了呢。”理发师突然没头没尾地说道。

“嗯？谁啊？”

他对着镜中发问的世之介说道：“客人您的朋友啊，就是那个剃板寸的女孩子。”

“啊，小滨？”

“最近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有一阵子没见了。她被银座的寿司店录用，就把‘大渔’的工作给辞了，所以有一阵子没联系了，在小钢珠店也没见到，可能太忙了吧。”

“什么大渔？”

这问话没抓住重点啊！

“是她之前打工的那间居酒屋的名字啦。就是歌里唱的那句‘今天又是大渔啦’的那个大渔，就在池袋北口。”

“你偶尔也去见见她呀。”

“啊？”

世之介不由得想转过头去，但被理发师把住了。两人的视线在镜中再次相遇，对方看起来一脸严肃。

“见谁，小滨吗？”

“……我不是说了吗，之前她又来了。”

“嗯，我听到了。”

“又让我给她剃呢。”

“哦，因为她正在寿司店学习做师傅呢。”

“那个……她好像还挺受宠的呢。”

“受宠？”

世之介立刻就懂了：他所说的“宠”，当然并不是宠小孩那种宠，而是相扑馆那种严厉管教的感觉。

“小滨这么说的？”

“那妹子什么都没说啊，不过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时候没什么客人了，于是店主大婶说要到对面的赤札堂买点菜做晚饭，然后就出去了。

或许是因为店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吧，理发师话也多了一些。

“本来，老板叫我不要跟客人多说什么。”

这个理发师叫坂内宪三。倒不是他此刻做了自我介绍，而是世之介瞄到了他考勤卡上的名字。

听坂内说，自己的理发技术是从监狱里办的培训班学来的。这和以前店主大婶委婉透露的一样。

“说到监狱里啊，不妨告诉你，一旦被当成靶子，可是得吃尽苦头的。像我们这些有组织罩着的人还好，否则的话，一旦被盯上可就惨了。被整的人起初是有反抗心理的，就算实际不能反抗，但眼神里也透

出那个意思。可要是每天都这么持续着，慢慢地，眼神就变了。”

据坂内说，那双眼睛会一点一点显出绝望来。

首先是试图反抗那种残酷境况的意识消失，接着很快连忍受的念头也消失。

最后，接受一切。

“像我这种没什么文化的人，对一个人会如何绝望，也形容不好，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肯定存在一些让人绝望的气味。对有些人来说，是多人牢房里面的屎尿味；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自己那一身的汗臭。总之，肯定有些气味会叫人绝望……我在那个寸头女孩的脸上看到了同样的表情，就是那种已经闻过绝望气味的表情。”

话题突然就回到了小滨的身上，世之介猝不及防地一阵心慌。

只是，自己所认识的小滨，基本就是每天叼着香烟打小钢珠，何况刚刚成功进了心心念念想去的寿司店，怎么都想象不到，现在的小滨会和绝望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小诸诸，你有小滨的联系方式吗？”

这天，世之介离开理发店之后，立刻直奔位于邻站附近的小诸公寓。

恰逢星期天的傍晚，小诸正在煮一大堆的毛豆。

“哟，来得太巧了。要不要到露天阳台上喝一杯？”

小诸悠然自得地迎接他。

话得看怎么说，平面图上写着的确实是露天阳台，实际上却只是比较宽的晾衣平台一样的地方。不过，喜欢晚饭时喝一杯的小诸在那里放了一套带遮阳伞的桌椅，尽量使它显得像个阳台。

“先别说这个了，你有没有问小滨要联系方式？”世之介又问道。

“没有。你不知道吗？”

“知道了我还问你？”

说着世之介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

“怎么了，那么紧张？”

“没什么，有点担心小滨。”

“担心？为什么？”

“这个嘛，说来就话长了。”

“那你等等，我去把毛豆煮了。”

“去‘大渔’问问呢？你说人家会告诉我吗？”

“不知道，可能不行吧。把员工信息透露给客人，而且还是把女员工的信息透露给男性客人，哎呀，绝对不可能啊。话说，你们没有互留联系方式吗？”

“啊，小诸诸，那家寿司店的店名是什么？你记得吗？就是小滨上班的那家？”

“啊，我记得。是，是，是……啊，是‘嘉六’……‘嘉六寿司’！”

“啊对，就是这个。厉害啊，小诸诸！”

“我记性很好的。小时候，学校老师的父母啦兄弟啦孩子啦亲戚什么的，只要老师提过的，名字我全都能记住。”

“哇，这也太瘆人了。”

世之介熟门熟路地从小诸的床底下，麻利地扯出一张画有银座地界的地图。

“嘉六，嘉六……”

他嘴里念念有词地开始找那家店的位置。

“到底为什么那么紧张啊？”小诸一边给毛豆沥水，一边问他。

“晚点我想去一趟。”

“去哪里？”

“就是那个‘嘉六’啊。”

“为什么？”

“嗯，有点事。”

“今天是周日，银座的寿司店基本都休息了。”

“银座是这样的吗？你挺熟啊，小诸诸。”

“公司有应酬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去银座的寿司店。”

“哟，真是大人了啊，去的还是不会转的寿司店吧？[(1)]”

“寿司是没转，听到价格之后我眼珠倒是转晕了。”

“就你能说。”

“哈哈，好啦，毛豆出锅啰！”

给刚煮好的毛豆撒上一层亮晶晶的盐，小诸看起来心情大好，走向了像是晾衣台一样的阳台。

“啊，找到了！”

世之介喊道。他找到“嘉六寿司”了。

它位于银座六丁目。那一带世之介一直没什么机会去，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小诸诸，银座六丁目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很有‘夜银座’的感觉。”

“那到底什么样？”

“这盘毛豆可以卖五千日元的地方。”

“怎么可能！”

世之介的第一反应是想笑，但以前他自己开车带来东京游览的父母出去兜风时，途中也在银座溜达过，那时把车停在停车场只有小半天，交的停车费却相当于他一周的饭钱。这件事让世之介重新警醒了：“可不能小看银座啊！”

在亲眼见到小滨之前，世之介应该也没想太多，觉得理发师坂内可能说得有点夸张了。

这天，反正周日银座一带的寿司店也都休息了，于是世之介和小诸一起抓着毛豆就着啤酒开吃，基本把小滨的事丢到了一边。

更重要的是小诸搞到了一副双筒望远镜，说是某家杂志寄来的奖品。虽然世之介也知道偷窥很不好，但当他好奇地拿着望远镜四下里扫视的时候，发现了某间房里住着一个美女，美得让他眼睛都舍不得移开片刻。

小诸的公寓楼建在高地，三层楼高，小小的一栋。

据说住在一楼的房东大爷曾对他说过：“小诸君，你去上班的时候，我帮你把房间里的换气扇给换了。”

“我那时想都没想还跟他说了声谢谢呢。”

连一向漫不经心的小诸也都意识到了房东的这一举动属违法行为。房客不在家的时候，房东心安理得地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帮房

客把坏的东西修好——小诸住的就是这样的公寓楼。

“我也抗议了，但房东大爷突然一下就蔫了，搞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于是最后补了一句说：‘哎呀，我也不是生您的气，其实没关系的，您这么好心，真的很感谢您。’结果呢，从那以后他就毫不客气地进进出出了。之前有一次也是，早上起来拉开窗帘一看，房东大爷正在我家阳台上抽烟呢，我都吓傻了，说：‘您、您在干什么？’他却回我说：‘我刚把这边这个雨棚修好了，在这儿歇会儿。’还一脸轻松地跟我打招呼，‘早上好啊！’”

顺便提一句，听说房东大爷后来是从屋顶上顺着梯子爬下去的。

总之，小诸住的就是这么一栋开放的公寓楼。它建在高地，可以将山坡下的那栋十层建筑物尽收眼底。

让人眼睛舍不得移开片刻的那个美女住在八楼的房间，当进入双筒望远镜的视野时，她正单腿支起坐在电视机前的矮桌前哧溜哧溜地吸着不知是乌冬还是拉面，举止闲散。

过了一会儿，应该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世之介都一直没挪动过双筒望远镜。

“啊，世之介你也发现了吗？”小诸开口问道。

“这么说你也发现了？”

“嗯，像极了女演员对吧。偷窥她的时候，感觉就像在看电影，你不觉得吗？”

“确实确实！”

“画面呢不怎么动，像是专门在迷你小剧场放的那种欧洲电影。”

“是啊，东京的Cinema Rise、Cine Vivant这些电影院会放映的那种。”

“比如《新桥恋人》《巴黎野玫瑰》之类的。”

“我们去看过呢！”

“画面没怎么动，不过情感波动却很剧烈！”

“没错！”

那个女人确实没怎么动，只是专注地盯着电视，偶尔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去吸一口面。或许是因为想起那些讲述疯狂恋人们的电影的缘故，看似不动的她好像也有着强烈的情感波动。

“我先跟你说一声啊，她有孩子了。”小诸突然说道。

“啊？”世之介回头看他。

两人对视之下，他对小诸说道：“不对啊，我看着的是这个房间哦！”

世之介尽量保持双筒望远镜的位置不动，叫小诸来看。

小诸没挪动位置只是伸长脖子过来看了一眼就点头说道：“对啊，是她，有孩子了。”

世之介又往双筒望远镜里看。不知何时，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啊，不在了。”

他正嘟囔的时候，看到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坐回了原来的地方。她用嘴呼呼地把面吹凉了之后喂给孩子，但自己依旧只顾盯着电视机看。

就在那一瞬间，她忽然笑了。

“哎，笑了笑了！”世之介忍不住喊道。

电视上或许正播着什么有趣的节目。

她的笑容中有一种魅力，让世之介忍不住叫出声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从哪儿散发出来的魅力，他说不清楚，只知道那是一张特别不设防的笑脸。

“她在看什么呢？”

世之介兴冲冲地跑到房间想要打开电视，小诸惊呆了，直摇头：“做到这种地步，那可就是犯罪了。”

就算吓到小诸了，但在意的东西心里就是放不下，于是他打开电视机，不停换台，却没搜到看起来能叫望远镜那头的女人发笑的节目。

刚好看到某台正在播J联赛，是川崎前锋队和横滨水手队在踢比赛。

“我想起来了，小诸诸，你不是说下次要去看足球比赛的吗？你一直都很喜欢足球？”世之介问道。

“我不喜欢啊。上体育课踢过，那个时候，从头到尾我连一脚球都没踢到。”

“至少球有往你这边滚过来一次吧？”

“没滚过来过啊！”

“会过来啊。”

“没过来！”

“会过来……好吧，无所谓了……啊，不过，那个，为什么你不喜欢足球还要去看足球比赛？”

“我是不喜欢，但全世界都在聊足球，所以我也适当关注一下。”

“你还真是单纯得可爱啊，小诸诸！哟，紧跟潮流的男孩！”

说起来，日本第一次职业足球联赛J联赛首个赛季上个月刚刚隆重开幕。另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当年初小和田雅子被内定为皇太子妃这条紧急新闻刚刚开始流传的时候，小诸也是摇身一变，成了皇室关注者。那时完全跟流行搭不上边的世之介还是一头雾水，也不知小诸是脑袋进水了，还是身体哪儿不对劲，就看到他整天要么就是去参观小和田雅子的家，要么就是去买美智子皇后的写真集什么的。

世之介最终还是没找到那个电视节目，于是又单手拿着双筒望远镜回到阳台上。

他站到刚才的位置，重新把望远镜对准对面的公寓，这时小诸突然念叨了一句：

“好想去看看啊！”

“去哪里，J联赛吗？”

“J联赛当然会去啦。”

“那你说哪儿？”

当他把眼睛从望远镜目镜前挪开，发现小诸正在注视着对面的公寓。

“你想去那栋公寓？”

世之介惊呆了，但他也并不讨厌这类冒险。

“就到那栋公寓楼下看看。”

小诸说着已经站起身来了。世之介也不甘落后，他放下望远镜，抓了一把毛豆塞到嘴里，就追了出去。

走出公寓楼，发现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黄昏。世之介和小诸并肩前行，顺着阳光下的坡路慢悠悠地走着，两人都觉得实在是太幸福了。

“小诸诸，我跟你说件事，我现在打工的那家公司的社长跟我说了，要我转为正式社员。”

下坡途中经过一所宅子，世之介揪下了墙根处的一片叶子。

“那家波旁酒吧？”

“不是，是做醋拌海蕴的那家。”

“那你怎么办？”

“嗯，怎么办好呢……”

下了坡，一抬头就是那栋公寓了。这里是背面，入口应该是在大马路那边。

“世之介啊，你对自己的将来担不担心啊？”

“当然会啦。”

“会吗？”

“会啊！”

虽然是一家很旧的公寓，但大马路这边的入口大厅里并排摆放着观叶植物，还有接待客人用的沙发。但大厅里没有管理员，大门也不是自动上锁型的。

当然他们是半开玩笑地来到这里，也没有真要进去的打算。公寓看起来通风很好，从后门穿堂而过的风，轻摇着观叶植物的叶片。

“世之介，还回我那儿吗？”

“不了，我这就回去了。”

“银座呢？”

“什么银座？”

被小诸这么一问，世之介才想起了小滨。

“那边有信箱哦。”

小诸往门里窥探。

“喂，要是越过这条线，可就是犯罪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已经是犯罪了好吗！”

这么说着，小诸轻快地踏上台阶，从门口走了进去。

“小诸诸！”

世之介开口喊道，但也不阻止，只是忽然明白了："原来如此，小诸诸就是凭着这股行动力去看了小和田雅子的家的啊！"

看到站在信箱面前的小诸正在招手示意，世之介嘴里虽然在说"还是算了吧"，人却跟着进去了。

"是这层吧？"

小诸看着八楼排成一溜的名牌。

"……是一间位于角落的房间，所以要么是801，要么是805。"

801没有名牌，805的上面写着"日吉"。

"这里吧！"小诸指了指801那边。

"为什么？"

"虽然有小孩，但只有女主人住，不会挂名牌的吧。"

"有道理。因为要防一下像我们这种变态的人。"

在世之介的诱供之下，小诸也坦率地点了点头。

这时旁边的电梯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化了浓妆的老阿姨。

"你们好！"

因为人家开口打招呼了，于是世之介他们也异口同声地回应说："你好！"

就在这时，眼看电梯门就要关闭，小诸急忙闪身滑了进去。

"喂，等一下！"

世之介本来想拦住他的，但他自己也不由得跟着钻进去了。门关上之后，电梯就爬上去了。

"你这样看起来好猥琐！"世之介嘟囔着。

"我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小诸表示同意。

"亮太！亮太！"

电梯刚到八楼，他们便听到一个女人的惨叫。尖厉的声音在走廊回响。小诸第一反应是要去摁"关闭"按钮。

"等等、等等！"

世之介猛地按住他的手。就在那时，又传来更慌乱更急促的声音：

"亮太……醒醒啊，亮太！"

世之介走出电梯，寻声走了过去。

最前面的那间就是那个女人的房间。走廊这面有一扇铝制框架的窗户，敞开的格子窗里面便是厨房，再往里躺着一个男孩，那个女人正在奋力地摇晃着他："亮太……救、救护车……救护车！"似乎是男孩喉咙里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正躺在地板上翻着白眼。

"喂，喂！"

世之介隔着窗户朝里面大叫道，女人听到之后转过头。

"后背！拍他后背！"世之介喊道。

女人虽然听到了，但已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门，开一下门！"

世之介直拍旁边的玄关。这下女人反应过来了，她连滚带爬地朝玄关跑来，把锁打开了。

世之介鞋都没脱就冲了进去，把男孩的身体扶起来，让他趴在地上，用手拍他的背。他试图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但可能是太难受了，男孩狠狠地咬住了他。

世之介又单手提起男孩的双腿让他倒吊着，另一只手拍打他的背，粗暴地吼道："用力，吐出来！"

下一瞬间，男孩猛地吐了起来。从那张小嘴里吐出的是一颗红色玻璃弹珠，带着响声在地板上骨碌碌地滚动。

此刻的世之介简直就像是自己吐过一样，肩膀一耸一耸地大口喘着气。男孩从世之介的手臂上滑落下去，盯着滚在地上的玻璃弹珠看，看着看着，他一脸惊恐地大哭了起来。

"没事了……"世之介有气无力地说道。

男孩没有去管瘫在地上的世之介，而是抱着自己的母亲，更大声地哭。

"没事了，没事了……"

女人抱紧男孩，似乎也是惊魂未定，只是拼命地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呆呆地看着滚到餐桌脚边停住的红色玻璃弹珠。

"应、应该没事了。"世之介对女人说。

"谢谢，谢谢！"女人呆呆地重复说着。

"小朋友，嘴里不疼吧？"世之介问。

男孩一边哭一边左右摇头。

终于回过神来的女人把紧抱着自己的男孩拉开，把他的嘴硬撑开，往里面仔细查看。

“是玻璃弹珠，喉咙应该不至于被划破。”世之介说。

“亮太，嘴疼不疼？没出血吧？”

面对母亲的询问，男孩又摇了摇头。

“啊，那个……救、救护车，还叫吗？”

从背后传来了小诸的声音。世之介看向女人，想等她确认。男孩的哭声已经过了最凶的那阵，现在已经有些像干哭了。

“你怎么搞的！怎么把玻璃弹珠吃下去了呢！”女人现在才想起来发火，“……刚才还说他了呢。他把玻璃弹珠摆在那儿，然后把自己当吸尘器，一个个地吸进嘴里玩。”

“吸尘器？”

一看，隔壁房间的地板上确实排列着很多玻璃弹珠。

“真是的，拿他没办法。”

终于平静下来之后，女人又重新看了世之介一眼。

“嗯？”她表示出疑惑。

“啊，那个……”

世之介慌忙回身看向站在玄关处的小诸。

“嗯，啊……”

这下结巴了。本来可以说是来找住在隔壁房间的人什么的，但此刻卡在世之介喉咙里的倒不是玻璃弹珠，而是“双筒望远镜”这几个字，他险些猛地咳出声来了。

“请问你们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女人仿佛此时才意识到不对劲，一脸狐疑地看着世之介。

确实，此刻的实际情形就是，只有女人和孩子的屋里来了两个陌生男子。

“啊，这里是805吧？”从只会结巴的世之介的背后，传来小诸镇定自若的声音。

“是的，805。”女人重新抱紧了已经不哭的儿子，像是想护住他似

的。那姿态里不见柔弱，反而像是处于临战状态。

“我们来拜访一位姓中上的朋友。”小诸开始一本正经地说瞎话。

“中上？”

“他是住在这里吧？”小诸转向世之介道。

世之介也赶忙慌里慌张地配合他演戏：

“嗯，啊，应该是……”

他一边努力接话，一边瞪了小诸一眼，心说，你怎么撒这么麻烦的一个谎啊。但这时女人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心了：

“哦，那可能是在我们搬来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吧。我们上个月才刚搬过来的。”

“哦，是吗？”

“我想你们要找的是先前住在这里的人。”

在知道了两个陌生男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之后，女人又转回了正题开始道谢：

“真的是太感谢了！多亏了你们，两位帮了我大忙！”

一切都源于那台双筒望远镜，偷窥最终却获得了别人的感谢，这终究使世之介感到无比尴尬。最后，在察觉到女人似乎正在犹豫要不要请他们喝杯茶的时候，两人颇有自觉地说了一句“总之，没出什么大事就好！”，摸了摸已经拿出卡牌开始玩的小男孩的头，离开了这个房间。

---

(1) 回转寿司店是半自助性质的、比较廉价的寿司店，高档料理店一般不会采用这种形式。

七月　游泳池

骄阳如火，时值盛夏。

品川的港湾区，堆放着集装箱的广阔地面承受着阳光的炙烤，热烘烘的空气随东京湾吹来的风涌过来。

首都高速公路高架桥下的阴凉处，世之介正在用小勺挖着刨冰吃。他从正午过后就一直和销售兼配送司机阿诚一起给仓库卸货，工作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们拿更大的勺子吗？”

见世之介抱怨的同时手一刻也没闲着，阿诚笑了：

“看你这吃法，就像拿着五个勺子在吃一样。”

说归说，他自己的吃相也并不雅观，刚才还按了好几次因为嚼得太猛而发疼的太阳穴。

喝下盘子上残留的草莓糖浆之后，世之介想着还了阿诚帮他垫的钱，于是从屁股后的口袋里取出了钱包。

“算了，我请你吧。”阿诚大方地说道。

“感谢盛情款待！”世之介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客气。

在他伸着一个大大的懒腰的时候，阿诚说话了：“要我说，你这个人吧……”阿诚说到这里就停下了，也把盘子里的哈密瓜糖浆给喝光了。

“我？我怎么了？”

“你呀，嗯……”

话说到这里又断了，他似乎有些难以开口。

“什么嘛！”

“也没什么，就是，你啊，是不是手不怎么干净？”

“什么手不干净？”

世之介不禁看了看自己那因为卸货而弄脏的手。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别介意啊！”

“不不不，我很介意。因为我手没什么不干净啊。”

“是，这我知道。”

说着阿诚就要走回仓库去，世之介可不肯轻易放过他：“别别别，这个我很介意，就你最后这句话。”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啦。最近事务所里丢钱了，不过呢，也就丢个一百五百的，都是小钱，我们不是有装小额现金用的小保险箱吗？”

“是一直摆在早乙女先生的桌子上、平常总是开着的那个吗？”

“对对，就是那个。说是里面的零钱不见了。当然，也可能是早乙女算错了，或是闹什么误会了……”

“啊？哎，难道你们怀疑是我？”

“不，倒也不是。”

“可是照你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也不光是你啊，大概每个人都被问了吧，看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可是没人问我啊。”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

“你可饶了我吧。虽然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可这辈子我还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呢。”

“我知道啊。”

“啊不对，就有过一次，是在初一的时候，在比我大一级的篮球队前辈唆使之下，我偷了学校附近一家点心店的关东煮，这倒是有过的。”

“关东煮？”

“对啊，就是关东煮。”

世之介极力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说着说着就有点恼火了，语气也变得激动起来。

“是煮得热乎乎的那种吗？那种东西怎么偷啊？”

“就说啊，所以马上就露馅了。在走出店门的瞬间，前辈催我说‘赶紧吃赶紧吃，消灭证据！’，于是我急急忙忙地就把关东煮塞进了嘴里，烫得我不停地喊‘烫死了烫死了’，正闹腾的时候，就被店里的阿姨

给摁住了。”

“你是不是傻？”

“但真的就那一次！除那之外，我没干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

世之介挥舞着小勺子激动地说着，叫阿诚有些招架不住。

怒气未息的世之介回到事务所，美津子告诉他：“社长刚才找你来着。”

“我刚和诚哥在那边吃刨冰呢。”

“哦，难怪你舌头那么红啊。”

“红吗？”

他跟美津子借来了小镜子，伸长舌头一看，确实染成了草莓色。

“社长应该还在上面。”

美津子抬头看向二楼，那里是社长室兼储物室。

“那我去一下。”

他先出了事务所，然后顺着屋外楼梯跑上去。一边跑一边想，说不定会被问到失窃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被怀疑，果然是按顺序一个个确认的。

“社长！您在吗？”

“啊，横道君吗？进来进来！”门内传来社长的声音。

“打扰了！”他打开门走进去。

社长一边点着眼药水一边问：“货卸完了吗？”

“是的，全部搞定！诚哥已经出去营业了。”

“辛苦了！”

社长坐直了身子，眼药水从他的两眼滑落下来。

“美津子小姐说，您有事找我？”

世之介把待客用的沙发上堆放的纸箱挪到了地板上，腾出地方坐下之后问道。

“啊，对，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哦，这就来了。世之介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了。憋在他嘴边的那段“长这么大除了关东煮以外没拿过别人的东西”的小插曲，现在已经迫

不及待地要蹦出来了。

“……嗯，是这么回事。说了你也不要太在意啊。那个，嗯，是这样的。你看，先前我也跟你稍微提了一下，问你要不要在我们这儿做正式员工什么的。”

“啊……”从社长嘴里说出的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另一件事，世之介不由得脱口叫了出来。

实际上，在那之后，世之介也认真地考虑过社长的这一邀请。这是一件好事，就他的求职经历来说，他也很清楚有人愿意正式录用他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但是，考虑的最终结果还是拒绝。也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理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让他决定拒绝社长的邀请。如果非要给这种心情下定义的话，也许可以说，他这辈子还想再多扑腾几下？

他曾经以一种跌到谷底的心情开始现在这段打零工的生活。这种生活一旦开始，焦虑便一下子得以消除。嗐，已经无所谓啦！这一想法反而来势汹汹地逆袭，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开始觉得，在定下来之前，多见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不也挺好吗？

“那个，关于这件事啊……”世之介正了正身子说道。

“对，关于这件事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请你当作没听过啊。”

“……实在是抱……”世之介说。

现实中的对话和他心里设想的对话完全混在一起，话头对不上了。

“当然，是我们这边的原因，不是说横道君你不好。”

“那个……”

“不，对不起，横道君，我知道你现在有点混乱，这也很正常。我前几天才刚请你做我们的正式员工，现在又跟你说就当没这回事，任谁都会混乱的。唉，不好意思了！”

“不，那个……”

“真的不是说你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嗐，简单点说吧，现在公司不景气，没法再多招人，所以不好意思，真对不起。”

人品这个词都出来了，这让世之介愣住了。那次邀请明明正是因为社长当时认可他的人品啊。

天啊！

这下就连一贯迟钝的世之介，也联想到了刚才阿诚所说的偷窃事件。

“那个，难道社长……您真的在怀疑我吗？”他不由得把这句话吐了出来。

“嗯？什么？”

“我听说事务所丢钱了……啊不，好像是……”

“什么？”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那件事的话，不是我做的。”

“到底什么事啊？”

“不，就是……”

就在这时，看到社长的眼神之后，世之介瞬间脸色煞白。那双眼分明是在说“不用说了”。社长显然已经铁了心了，那眼神就是在看一个小偷。

他顿时没了气力。同时，不知怎的，早乙女的那张脸浮现出来，他想起了上个月在BBQ时早乙女说的这句话：“可能你以为社长喜欢你，所以挺得意的，不过你要是觉得光靠拍马屁人生就能一帆风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还想到了当他就此抱怨时，小诸说的那句话：

“早乙女已经想好了，他早就暗自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从今往后的生活。”

说不定这次偷窃事件就是早乙女搞的鬼。为了不让世之介抢走他深得社长欢心的地位而故意设计的。

当他这么想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不，不是我做的！想要大喊出声的那股子冲动，还有对行事卑鄙的早乙女的愤恨情绪，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冷却，唯独一股恶意留了下来。廉价的会客用桌上，就摊放着某人的恶意。

如果真的是早乙女的阴谋，那这就是早乙女的恶意。

然而，世之介很快就放下了，将它放到了桌子上。放下的一刹那，不知为何，已经看不出那是属于谁的东西了。

“明白了。承蒙您邀请一次，我已经很高兴了。”世之介说道。

这不是不服输，也不是讽刺，是他真实的想法。

“啊，那个，横道君你还年轻，接下来总会有好的前程。”

明白明白，世之介想。这也不是什么讽刺，而是他直白的想法，就只是明白了而已。

就在前几天，社长还跟他说过：“横道君今年二十四岁吧？要是糊里糊涂混日子，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个时期的决断会决定你的一生，这点毫无疑问，我很清楚。”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对值得期待的年轻人，他们会忧心忡忡地说“你都二十四岁了”，而对已经放弃的年轻人，他们会安慰一句：“你不才二十四岁吗。”

世之介默默地鞠了个躬走出社长办公室。

他知道，恐怕做到这个月发完工资自己就要被解雇了，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

对可能是这件事的主谋的早乙女是如此，对这么容易就上当的社长也是如此，还有，对阿诚和美津子也是。在后面这两人看来，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进了公司然后又辞了的故事，他们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而最神奇的是，他对就这么被人冤枉却只能默默离开的自己竟然也完全不生气。

他只是单纯地想：没办法，大家都得生活啊！

早乙女这家伙是很讨厌。但他变得这么讨厌也是没办法的事。社长呢，估计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讨厌的家伙也都一视同仁，而诚哥和美津子小姐当然没什么错。

回到事务所之后，看到早乙女背对着他在敲着计算器。世之介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埋头检查起醋拌海蕴的新包装，这是他在帮着卸货之前被交代的工作。

世之介身心俱疲地走过六本木ALMOND糕点店前的人行横道。

他本来要去往六本木车站的，但或许是因为太累了，简直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芋洗坂”就下去了。

而他本人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

等坡道走到一半的时候才“啊”的一声醒过神来，于是打算返回。由于是从上面走下来的，理所当然地，要折返就得爬上坡路了。

他已经不想往回爬了。

“反正总能走到某个地方去……”

于是干脆沿着熙熙攘攘的六本木马路背后的一条小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

走了一会儿，看到了一栋叫作“金字塔”的大楼，小诸学生时代曾经打过工的、怎么看都和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一家高档酒吧就在这楼里。

当时，世之介曾怀着几分看热闹的心态去过一次，但刚进到店里，光座位费就收了他两千五百日元，上了一个鸡尾酒的玻璃酒杯后还被恐吓说：

“这可是巴卡拉的，一个杯子就要四万呢。”

于是他拿起杯子后，手就再也不敢撒开了。那是一段颇有点苦涩的回忆。

好怀念啊！四下看了看，发现多了一间以前没有的咖啡厅，就设在开放的阳台上，或许是因为时间不早也不晚的缘故吧，看起来不是太拥挤，令人心情舒畅的风从沐浴在阳光中的遮阳伞下吹过。

这种店，一个人进去会比较胆怯。但由于刚刚收获了一份时薪高达一千五的优渥兼职工作，所以他想着喝个有六本木特色的下午茶也不过分吧，于是走进了店里。

一个长得像是混血儿的可爱女孩带他去了露天阳台的座位，他点了咖啡和一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好吃的烤制点心“可露丽”。正歇着的时候，隔壁桌子客人们的谈话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他们可能比世之介年长两三岁。三人都穿着一眼就能看出并非化纤而是高级羊毛料子、制作精良的西装，空椅子上放着闪瞎人眼睛的铝合金手提箱。

如果有人要求以“精英男的咖啡时间”作画，那么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这番风景。

而他们聊的都是这回的客户如何如何，明天上门拜访的会议上又该如何如何，从顾问角度来说应该如何提供咨询等等，说的都是除了在电视小品里以外世之介从未听过的单词。

他一边啜着刚端上来的咖啡，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应该是安达信或者普华永道的，总之是特大型外资经营咨询公司或者专业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员工。

连世之介自己都惊讶于自己会知道这些，那是因为，他在大学好歹也学过经营学，虽然每天都忙于打工和跳桑巴舞，但同一个教室里也有

好几个为了考注册会计师而拼命学习的朋友。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都是什么安达信、普华永道之类的，总之都是散发着金钱味道的外资经营咨询公司的名字。

细想起来也挺讽刺的，那些曾梦想那种未来的朋友，他们梦想中的身影此刻就坐在隔壁喝着咖啡，年收入恐怕有一千万；而他呢，当时也没想过什么将来，只是为了在“簿记论”这门大学必修课上取得学分，好歹总算是考到了被认为必备的“日商簿记二级资格证”。因为这个，刚才在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时下流行的派遣公司的面试中，人家跟他说道：

“呀，你既然有簿记二级证书，那就可以找会计一类的工作啊！”

时薪居然有一千五百日元，这和先前做醋拌海蕴的那家公司，还有波旁酒吧那家的时薪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当他得知这一点时，高兴得蹦了起来。

当然，虽然时薪一千五也算高薪了，但社会保险什么的都没有，和那些年收入一千万的比起来，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顺便提一句，新工作定下来固然让世之介很开心，但从派遣公司里面走出来之后，他却感到身心俱疲，这是有原因的。当初他做梦都想不到为了学校的学分不情不愿考下来的“簿记二级资格证”居然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所以他都没往简历上写，理所当然地，面试官就只有一种反应了：

“什么证书都没有啊，很难哦！”然后又说道，“那这样吧，先测测你打字的速度吧。”

被安排坐到打字机面前时，世之介展示了一种像是给猫按摩一样的“一指禅”打字法。

面试官惊得说不出话来。

“就算没什么证书，那你总该会点什么吧……”

两个人就这样长时间地抱头苦思。

学生时代自在悠闲的记忆和刚才面试时被逼到快发疯的记忆交替着在脑海复苏，世之介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咕嘟咕嘟地喝干了冰块已经完全化开的冰咖啡。就在他正要从阳台座位上离开的时候，蓦地察觉到了从邻桌投来的视线。

该不会是自己脑子里的画面被人看到，人家同情他了吧？他顿时坐立不安，想着赶紧离开，就在此时，精英桌那边有人说话了：

“哎呀，你是横……横……横道吗？”

“啊？”

世之介不由得扭过头去看他。

“果然是啊？好久不见！是我啊，我！”

说话的男人站了起来，显得格外兴奋。

“啊……”

世之介嘟囔一声，脸色沉了下来。

刚才复苏的学生时代的记忆中，那个在校期间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男人，此刻就站在他的眼前。

“赤水？”世之介弱弱地问了一句。

“哟哟哟，真的是横道啊。我根本没注意到，你一直都在那边吗？”

要说过分也真是太过分了，自己也没注意到他啊，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隔壁的精英男当中居然会有自己的老相识。

“横道，你这家伙现在在做什么呢？”

试图通过聊这些话题来大模大样地填满空白时间的，无疑是很有自信的人。

“啊？什么？”

而这么装傻充愣的，毫无疑问就是没有自信的人了。

“什么什么，我说的是工作！嗯，你，好像是在证券公司吧？”

这是把他和小诸给搞混了吧？反正以后也不会联系，想到这里，世之介便含糊地搪塞过去：“啊？嗯嗯。”

“下次一起喝一杯啊！来，电话告诉我一下！”

“啊？嗯……”

“好啦，电话号码！”

赤水赶紧翻开了记事本，世之介也没敢撒谎，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自己家的电话号码。

在念号码的同时，他渐渐想起了赤水的事。一直以来，赤水就和自己不对付。

忘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赤水说起过把交往的女朋友给甩了的事。

对，那次应该就是在六本木这里。赤水在酒吧说完分手宣言之后，便一个人急匆匆地走出酒吧，往六本木车站走去。据说他女友紧随其后，哭着喊着说不想分手。在车站的检票口，他推倒了追上来的女友。女友倒在地上，朝着已经往站台走去的赤水不住地哭喊着："小拓，不要啊，小拓！"

这本是一个极其凄惨的故事，但赤水却似乎发自内心地觉得好玩，跟人说起时都笑出了眼泪。

"那，横道，我再跟你联系啦。"

世之介逃也似地跑开，赤水的声音从后面紧追上来。

鬼才会见你！他想。

嘴里却说"那就再见了"，然后往六本木走去。

"工作日人还真是少啊。"

这是今年第一个酷暑日。嘟囔的是小诸，他穿着泳裤，露出了白生生的肌肤。在他们眼前，阳光照耀下的区民游泳池波光粼粼。

"这门票才两百，好值啊！"

旁边就是像烤螃蟹一样暴晒着雪白肌肤的世之介，他的脸和后背已经赤红一片了。

"我们来多久了？"

小诸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看向值班室的挂钟。

"哇，都中午了！"

他愣了愣神，然后猛地站起身来，扑通一声，脚朝下地跳进了眼前闪闪发光的泳池中。救生员随即拿扩音器提醒："入水时安静点啊！"

小诸也无所谓，舒舒服服地靠在池子边缘，对世之介说道："世之介，你还待一会儿吗？我可要回去了。"

"嗯，我想再待一会儿。回去也热，也没事干。"

"啊？那我不就得坐公交回去了……"

之前两人是坐世之介的小摩托来的，想到要走路去公交车站，小诸似乎觉得很麻烦，脸上露骨地显出不情愿的神色。反射着阳光的波纹映在那张脸上，摇来晃去。

小诸今天本来应该上班，但他说什么请了带薪假，请了就请了，按

理说应该安排点活动，可却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一大早就来找世之介了。

“哎，世之介，说起来，小滨工作的那家银座寿司店，你后来去了吗？”

这话问得太突然了吧，世之介心说。他抬起头来，没什么大发现，只有一个小学女生套着虾形游泳圈在玩水。

“没，还没去……”

“还没去啊，你明明那么担心她？”

“一直想去来着，但老有乱七八糟的事。”

说着，世之介忽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在区民游泳池里像烤螃蟹一样在做日光浴。

“哎呀哎呀，惭愧惭愧！”他诚恳地道歉，“……话说回来，会不会是理发店的那个大叔说得有点夸张了？”

“啊，又来了，世之介，你就这点不好，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乐观。”

“乐观不好吗？”

他们相视而笑，这时候，小诸说了句：“好了，回去吧！”然后就从泳池中上来了，浑身湿漉漉的，他把垫在地上的浴巾拿起来，朝更衣室走去。

世之介漫不经心地看着小诸沿着泳池边缘走去。正想翻个身再躺下时，他的视线刚好对上了写有“女更衣室”的那扇门，而就在他有意无意地看着的时候，从里面冲出了一个小男孩。

“别跑啊！喂！”

小男孩的母亲在后面追着他。

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抓住了男孩，强行给他戴上泳帽。

“嗯？”

世之介不禁坐起身来。

年轻的母亲抬起头来，嫌阳光刺眼似的眯缝着眼睛扫视了一圈泳池周围，然后，视线一下子停在了世之介身上。

“啊！”

世之介虽然听不到她的声音，但看到她的表情确实变了。

他赶紧在浴巾上端端正正坐好。

没错。正在看着这边的正是那个他们在小诸房间的晾衣台（露天阳台）上用望远镜偷窥过的女人，她手里牵着的就是当时因模仿吸尘器而把玻璃弹珠卡到喉咙里的小男孩。

“你好！”

见端坐着的世之介点头致意，对方也牵着男孩的手对他点头说：“你好！”

小男孩迫不及待要进儿童泳池，小手胡乱地挥舞着。

尽管一开始是偷窥狂，但从结果来看，世之介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孩子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方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过来打个招呼，一直待在原地没动。眼看泳池近在眼前，却还要被莫名其妙地晾在那里，这对小男孩来说，自然是毫无道理的。

见男孩闹腾的动作越来越大，世之介决定先采取行动。他站起身沿着泳池边缘跑去，这时救生观察台那边又传来了提醒：

“不要在泳池边跑动！”

于是他只得改用接近于竞走的步伐接近他们。

“啊，那个，之前真是打扰了。”

对主动前来搭话的世之介，女人也回应说：“哪里，之前真的是太感谢了！”

“来游泳吗？”

“是啊，来游泳。”

“天也太热了啊！”

“嗯，太热了。”

这些对话对大人们来说都可有可无，对小孩子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妈妈！”

等得不耐烦的男孩真的生气了，他怒视着自己的母亲。

这时简单说一句“再见”潇洒离开，是传统的“救命恩人”做派，怎奈世之介骨子里是偷窥狂，于是下意识地跟在两人身后，往儿童泳池走去。

“哎，下水之前先做做体操！”女人提醒想立刻进入泳池的儿子。

“那我就做《乌果乌果路卡》里面的那首《小熊》可以吗？”

孩子问道，然后就把那首有名的多声部合唱曲目《森林里的小熊》像快进播放一样唱了出来：“有一天，有一天，森林里，森林里……”同时配合着歌曲把身体奇妙地扭来扭去，看上去既像体操又像舞蹈。

“不好意思，这是我儿子最近在保育园里刚学的。”

看到儿子奇妙的舞蹈成为众人的焦点，女人难为情地解释道。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她也拦不住一心想要进入泳池而拼命扭动的儿子。

孩子终于跳完舞，冲进了泳池。这下女人显得比谁都轻松了，她跑到遮阳伞的影子底下躲了起来。

“刚才那个，是体操吗？”世之介好奇地问道。

“体操？不算吧？”女人苦笑着说。

这时，在遮阳伞下面的中年男子识趣地腾出了一张椅子，于是两人不由自主地就坐下了。她似乎穿着泳衣，不过外面还套了短裤和T恤。

“你家在这一带吗？”女人问他。

“在池袋北口。”

“那不近，不过也不远啊。”

“到这里骑小摩托十分钟左右吧。刚才小诸诸也在呢。就是上次一起去的。”

“嗯，小什么？”

“哦，小诸。先前去你们家时，和我一起的那个。”

“哦，对了，我姓日吉，日吉樱子。”

“樱子？听起来好像偶像明星的名字。”

“是吗？”

“我，横道，横道世之介。”

这时候男孩在泳池中催促道：“快来跟我一起游嘛！”

“我不要……太晒了！”女人皱着眉头说道。

“那我来带他玩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世之介说着站了起来。

一时间，女人脸上露出了想要拒绝说“不不不，太麻烦你了”的神

色，但或许她突然想到，自己既不愿意走到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的泳池里，但要一直坐在这里和世之介聊下去又有点那什么，于是她干脆说道：“啊？真的可以吗？”

潜台词是，她已经接受了世之介的提议。

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接近自己，男孩觉得很奇怪。泳池水很浅，当世之介像一条娃娃鱼一样幽幽地游近他时，他先是惊恐地踩了一下世之介的后背，接着“啊！啊！”大叫着在水里四下乱游。

突然出现的“娃娃鱼”给儿童泳池带来一阵骚动，或者应该说是大受欢迎，一看就能发现，不光是樱子的儿子，别的孩子也都欢呼着来回地逃。世之介就在他们中间左右游动，四下追逐着孩子们玩。

不知道玩了多久，实在玩累了的世之介从泳池上来了，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条“娃娃鱼”的樱子的儿子也跟在他身后上来了。他把孩子抱起来，回到遮阳伞下。

“累了吧！”樱子也不禁关切地问。

“没事，喝了几口水……”

“哇！”

世之介的这句话，令樱子毫不避讳地皱起了眉头。

“好了好了，没事，下面的话不用说了……”

跟慌忙打断她话的世之介道歉说“啊，真是麻烦你了”之后，也许是联想到什么了吧，樱子忽然说道：“哎，亮太，要尿尿吗？”

哎，真是拦不住。世之介对樱子的这个问题很是失望。

之后，他用浴巾帮已经完全混熟了的亮太把身体擦干，这时樱子从更衣室里的自动售货机上买来了“宝矿力水特”。

“啊，谢谢！”

“横道先生一直住在池袋吗？”

“不是，荻洼啦，世田谷啦，搬了好几次之后才到了池袋。我搬家挺频繁的，不过全部都在东京的西边。”

“西边？”

“对啊，东边你不觉得素质不太好吗？比如小岩那些地方。以前我打工的时候，负责给那一带配送，上午就老被一些醉鬼纠缠，这太常见了。我是九州长崎出身，我表哥住在福冈小仓那个地方，哦，不是有个

漫画叫《高中生极乐传说》吗？那个不良少年漫画的故事发生地就在那边，唉，那地方也不好，不过我去小岩的时候，就觉得小岩比它还过分。啊，说起来，那个小仓啊，我表哥是初一的时候从长崎搬过去的，谁知道半年以后，我和爸妈一起去看他，那个曾经外号是昆虫博士的表哥留了个飞机头，两边剃得很光，当然也没留眉毛，把自己搞得像个昆虫一样……啊，对了，樱子小姐，你搬到现在的公寓之前是住哪里？你刚搬过来的吧？那之前呢？”

“住在老家。”

“老家是哪里？”

“小岩。”

一直被自己说的话逗得嘎嘎直乐的世之介这时才倏地回过神来。一般总是这样，每当世之介得意扬扬地说出一番话之后，总会踩到什么雷。

“啊……”

慌里慌张的世之介想把话题岔开，于是又去擦亮太的身体，这时樱子冷冷地甩了一句：“已经干了。”

“不不，小岩嘛，也是有很多面的，我负责的地区，怎么说呢，刚好是那一带最差的醉鬼一条街，听说那一带从小酒馆到低俗的卡拉OK店什么的都有，但是怎么说呢，小岩的话，要是去看看住宅区，还是挺有下町风情的，挺好的。”

听到这里，樱子又笑出声来。

太好了，她虽然在小岩，但出身应该是住宅区那一带，想到这里，世之介略感安心。但也就一瞬间，樱子紧接着给他补了致命的一刀：

“我老家，就在那酒馆街的正中间。”

她又说道：“不过，也不能怪横道先生，是小岩不好。”

说完又笑了起来。她虽然在笑，但那眼角却分明闪过小岩风格或者说是小仓风格、总之是那种街区特有的威慑力。

“不不不，小岩哪有不好，怎么会呢……小岩不差的，绝对不差。”

“不，差，绝对差。”

“我说了不差啊。”

“不，差的，所以才有了像我这样的女人啊。”

从樱子嘴里说出的“我”字，发音有些奇特，竟然像是特地练过的。

这下世之介明白了。

啊，这女人不好惹。

美国扬基文化在日本各地盛行时，世之介正处于青春期。那时有《积木倒塌》等高分好评的电视剧出现。现在可能难以想象，但中学时代的世之介周末和朋友去看的电影就有《把夜晚打飞》。

顺便简单说明一下这部《把夜晚打飞》的内容吧。故事从主人公、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转学到位于东京近郊的一所小城中学开始。主人公留着卷曲的红头发，剃了眉毛，穿着长裙，虽然在学校里没人搭理，但她很快就和地方上的暴走族混熟了。这部片子里有不良学生滥用私刑，有香蕉水，也有发生在医务室里的性爱，据说出演这个对这些震撼画面早已轻车熟路的主角的少女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有吸烟、吸香蕉水、暴走、打架、滥交等恶行，且屡教不改，可以说是一部极为贴近现实的作品。

当然世之介本人是留眉毛的，也是篮球队队员，说起来在班里都属于阳光运动型的，但时代就是这样，他周末和那些剃了光头的队友们去看的就是这类电影。

当然，看看就好了，他并不想和那些不良少女有什么关联，在学校时，他尽量不和那一类学姐四目相对，当这些学姐坐在身为暴走族的男朋友的摩托车屁股后面闯进学校走廊的时候，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直盯着黑板。

说起来，在这些学姐当中，有一个和被叫作“小埃曼纽埃尔夫人”的美国女演员波姬·小丝长得很像的人，名叫明美；当去了东京的世之介第一次回长崎省亲的时候，从机场到市内的利木津巴士的座席靠背置物袋里就塞有一本叫作《长崎导游》的薄薄的杂志，他随手翻了翻，看到有一页写着“长崎的晚上就交给我们吧！”，专门介绍市内的小酒馆和俱乐部，上面赫然印有那位明美学姐，她已经是“蓝蝴蝶酒吧”的妈妈桑了。

再顺便一提，有中学同学出于好奇去那家店喝过酒。想着虽然她以前是让人不敢靠近的学姐，但现在毕竟是客人和酒吧的妈妈桑的身份。进了店还好，妈妈桑明美当然也很亲切，但那眼角分明还残留着那时的慑人气场，害那个同学从头到尾提心吊胆，满脑子担心被她敲竹杠，最后也没敢说自己是同一所中学的同学就逃回来了。

当世之介终于回过神来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樱子的脸。

小岩→“我”→《积木倒塌》→《把夜晚打飞》→学姐，这一系列联想之后，出现了樱子的脸，只能说她在这一切的延长线上。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世之介突然说道，然后站起身来。

“那，我们也差不多回去了。对了，谢谢你陪亮太玩，作为感谢，让我请你到那边的荞麦面馆吃一顿吧。”樱子说着也站起身来。

对了，这种女人有一种本能，能嗅出哪个男人是天生的小弟。想到这里，世之介懊悔不已。

位于商店街的这家店去年还是荞麦面馆，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时尚的咖啡厅。世之介他们被领到窗边的座位坐下，打开菜单，上面展示的都是荷兰、德国、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啤酒。由于刚刚一直待在阳光毒辣的泳池边，世之介迫不及待地想畅饮一杯。

“横道君，喝点啤酒吧。”

“日吉小姐也要啤酒吗？”

“我今天是休肝日。”

休肝日——年纪轻轻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小诸或者做风俗业的。

樱子好像也感觉敏锐，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性质已经暴露了。

“横道君是做什么工作的？”她问。

“啊，我啊，所谓的打工仔，白天的工作前一阵子刚被解雇了，晚上在新宿的波旁酒吧干。”

“哦，那我们都是做酒水生意的嘛。”

“要不是这样，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在区民游泳池偶遇呢。”

结果，处于休肝日的樱子意志好像也没那么坚定，她点了比利时啤酒。

“对了，亮太在吃东西的时候，简直是安静得让人吃惊啊！”

世之介脱口而出。在他的面前，亮太正在默默地吃着松饼。

“对吧？简直让人有点害怕。”

“这么专注吃东西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吧？所以啊，老家的朋友老问我说：‘你呀，平常有让他好好吃

东西吗？’”

这时按说有很多该问的，老是聊这个话题，谈话是没法深入下去的，可世之介接的却是——

“不过，真的是吃得津津有味啊。”

“啊，这个啊，托儿所的老师也表扬他了，说亮太吃东西的时候很乖。”

“说这句话的老师是个老奶奶吧？”

“是的，怎么了？”

“差不多能猜出来。”

“给他颗糖吃，他那眼神啊，感觉都要融化了，一脸幸福的表情。亮太，你这么安静，就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吧？对吧？”

亮太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甜甜的松饼，那表情确实是幸福得要融化了。

“……可能还是跟血缘有关系。这孩子的父亲嘴就很馋。”

“这样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说好听点，就是人渣。”

“说难听点呢？”

“去死吧！”

她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看来这个话题最好不要深入下去了。

吃完松饼，亮太说困了，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世之介点第二杯啤酒时，樱子也举起手说：“那我也要。”

“横道君，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没有。要是有，我就不会和小诸诸来什么区民游泳池了。”

樱子似乎还是不知道小诸诸是谁，不过好像也没在意，说声“哦”，点了点头，又问：“横道君，你有驾照吗？”

“车的？”

“船的。”

“当然没有啊……”

“开玩笑啦。是车。”

“哦，那有的。”

“下次一起开车去兜风？我现在驾照被停了，也没有时间重新去考。”

“租车去吗？”

“车我老家就有。”

他瞬间就想到的是那种改装过的海鸥式车门，也就是所谓的“暴走族专属车”，希望真是她“老家的”吧。

“去哪里？”

有一阵子没开车的世之介也来了兴致。

“横滨呢？”

“哦，好啊，很有兜风的感觉。”

可能是睡得不太舒服吧，亮太这时候醒了，开始缠着要回家。

“自己走回去哦。”

对樱子的这句话，亮太点点头，“嗯”地应了一声，但两手却已经往前伸出，这显然是想要背的前奏。

因为说过要请吃饭以示感谢，所以樱子坚持要自己买单。于是世之介只能把亮太伸出的手往自己的背上搭了。

背起来之后，盛夏的暑热和孩子的体温很快使他的后背湿透了。但后背感受着亮太那令人舒适的体重，耳边听着亮太平稳的鼻息声，这让他走起路来都觉得很开心。

“我还是得找时间重新考个驾照才行啊。”

樱子在他旁边走着，手里拿着亮太刚才眼看就要掉落下来的凉鞋。

“驾照怎么停了，你做什么了？”

“稍微有点超速，违反单向行驶规定，还有就是违章停车。反正就是运气不好。只要一犯事儿，对面就有巡逻车嗖地跳出来。”

“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可是出了名的安全驾驶。就连驾校的教练最后都被我惹毛了。”

“什么呀，啊哈哈。”

樱子似乎把它当成笑话听，世之介对此也没有多做解释。

八月　冷夏

这是一个冷得破纪录的夏天。七月末时忽地热了起来，眼看着就要以这种状态热情地迎来真正的盛夏了，可是进入八月之后，气温急转直下，有些日子最高气温甚至只有二十二度。

就在这仿佛泄了气一样的夏天里，和樱子开车兜风一事变成了现实。樱子让世之介先去取车，于是他去了位于小岩的樱子的老家。

虽然做好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但和樱子在车站前会合后走到离得稍远一些的停车场时，发现停在那里的竟然是一辆紫色的MARKⅡ。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

世之介惊呆了。

“颜色是有点花哨，但里面没那么夸张，你放心吧，没装一摁就能发射导弹的按钮。”

樱子说道。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这车居然没有搭载导弹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

“这是我哥的车。”

“啊？可以坐吗？”

“没问题啊，毕竟我也出了一半首付的。”

“你哥不在吗？”

“在啊。在家。今天他负责看亮太。”

世之介原以为要带上亮太三个人一起去兜风的，这么一来，就成真正的约会了，想到这，再面对着如此一辆车，世之介莫名地感到一阵紧张。

“真的可以坐吗？”

“都说可以啦！”

樱子“嘿”一声把钥匙递给了他。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他横下心坐进了驾驶座。真正坐进去之后看不到这车那奇特的外表，心情也因此多少平静了一些。

樱子立刻坐到副驾驶座上，翻出了像是她哥哥的CD盒。

“老样子，低级趣味！”她嘲讽道。

在她旁边的世之介先是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捣鼓着调了很久的座椅，又把内后视镜往右三毫米、往左一毫米地调整了一会儿，接下来又试了试加速踏板和刹车的状况。

“今天之内能到横滨吗？”樱子笑着问。

“我一握方向盘，性格就会改变！会比平时更仔细！”世之介说得唾沫横飞。

“真有人会这样吗？”樱子流露出认真的惊讶神情。

还好，也许是世之介说得很坦诚的缘故吧，在去往横滨的首都高速上，尽管他们不断被其他车辆超车，樱子并没有像起初世之介预想的那样嘴里高喊着“超他、超他”煽动他开快车；反而因为这车外表是紫色，却低速驾驶，导致很多车想超也不敢超，留神一看，后面已经堵了一大串了。

“搞得我们像巡逻车似的。”

就连樱子似乎也对其他车不能开快而感到抱歉。

他们在正午稍早一点之前按计划到达了山下公园。尽管是超低速驾驶，但窗户一直全开着，一路都吹着风，这让樱子心情大好。他们终于找到一处停车场停了车，在公园里的海边，她伸着懒腰，看起来格外明朗。

两人想先吹吹海风再说，于是坐到了长椅上，看到对面也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

虽然不知道对面的男子是开什么车来的，但他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给人感觉很单纯。

“高志君，你对庆子酱好冷淡啊！”

突然，一句撒娇的话从樱子的鼻子里钻出来。有一瞬间，他怀疑樱子是不是鬼上身了，但很快明白过来：她是在给对面坐着的那对情侣中的女生配音。

从这句话来看，高志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位男生了，而话语里称谓结尾带了“酱”的庆子是谁还不清楚。

“庆子酱是不是对高志君有意思啊？”

距离有点远，对面的声音听不到，但樱子巧妙的配音感觉就像是那女孩在说一样。

“啊，庆子酱吗？哪有的事！”

世之介也跟着演起了男生的角色，配合得相当完美。

“高志君，你真是迟钝啊！”

“是吗？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啊，是谁啊？是我认识的人吗？”

“嗯，你认识的！”

“啊，谁啊，是谁啊？”

模仿到这里，忽地回归本来身份的樱子说道：“等等啊，现在换我来演那个受欢迎的角色吧！”

“了解。我也不太习惯演一个迟钝的人气男生。”

很快地，换了角色之后的世之介说道：

“那里停有一艘‘冰川丸’，是一艘豪华客轮，卓别林也坐过。‘二战’结束后很多人从大陆撤退时都是坐的这艘船，很有历史呢。”

他开始诉说起冰川丸的历史，这下樱子可乐坏了：

“对，这种男人确实挺让人火大啊。”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歌声，就像是在叫嚷一样。

他不是在满怀欣喜地歌唱，而明显是在别人的命令之下不得不唱，声音听起来很急切，杀气腾腾。

“那是什么？”

世之介不由得站起身来。映入他眼帘的是，在享受夏日假期的家长孩子们、情侣们熙熙攘攘的花坛广场上，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正叉开腿站在长椅上声嘶力竭地高唱着。

“都是一些搞自我激励的培训班。”樱子一脸厌烦地说道。

“那是做什么的？”

“你不知道吗？他们被强制送到这种培训班里，被训练成一个彻底否定自我、只知顺从的‘社畜’。他们会被关上十天左右，整天被灌输说自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彻底被逼进死胡同，到最后那天反倒会被表扬，说像你这样没用的人居然也撑过了这么残酷的培训，然后大家全都解脱了，一群大男人还会放声大哭。这你不知道？”

“不知道。”

“电车上不是也能见到吗，有人挨个儿跟乘客搭话之类的？”

“哦，要这么说，我是见过。人家还跟我做自我介绍。”

“那就是。跟那个一样的。”

听樱子特别详细地解释完，只见那个用完全嘶哑的声音高歌了一曲的男子喊着“谢谢大家”，从长椅上跳了下来。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料男子走开之后，花坛对面有十来个男女穿着新人面试西装已经排好了队，一个貌似排在第二位出场的男人正往这里全速飞奔而来。

世之介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在这个男人飞身跃上长椅上的一刹那，他不禁“啊”了一声，声音都变了。

这回站上长椅、神色极度憔悴的男人，居然就是小诸。

世之介说不出话来。在他眼前，小诸就像一个啦啦队员一样挺着胸，唱着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只是，也许是嗓子使用过度的缘故吧，他的声音已经沙哑透顶，听起来与其说是人类的歌声，不如说是一匹丧失活力的马的嘶鸣。如果他能郁闷地歪歪头，表示今天嗓子状态不太理想，清清嗓子后重新开唱，那也不至于给人多疯狂的印象，可他偏要继续嘶吼着，不管有没有声音从他喉咙里发出来。

心疼。

除此以外世之介再没有别的感想。从花坛广场上的家长孩子们、情侣们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简直像是被逼着看了一场令人心情压抑的霸凌现场，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

发不出声音的小诸不知何时流下了眼泪。他应该很痛苦，抽噎着，吸着鼻子，脸都被泪水打湿了，却还在尽力地想唱出来。

世之介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很想跑到小诸的身边，可不知为何身体却动不了。

“那个人是……”

发现世之介不对劲之后，樱子似乎也猜到了破坏了广场假日气氛的那个男人的身份。或许是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缘故吧，她的表情愈显凝重。

“要，要不去看一眼吧？”

想去只管去就好了，可双脚就是动不了。

正在这时，两个导师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一站到小诸面前就轮番

训斥道：

“你声音太小了！”

“什么呀，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家伙，是不是逗我玩呢！傻瓜！”

“不许哭！大男人哭什么！”

他们劈头盖脸地冲小诸骂着难听的话，把小诸进一步逼入绝境。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那些人的责骂，小诸还是一边吸着鼻涕，一边一个劲儿地给他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世之介所认识的小诸，是会在池袋的廉价居酒屋里幸福地喝着小酒的小诸，是结账的时候因为从钱包里找到了居酒屋的打折券而满心欢喜的小诸。当然他也是一个步入社会的人了，是在大型金融机构里工作的男人，想必每天都过得很累。即便如此，小诸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人，不管有什么缘故，他都不应该遭人如此痛骂。

“我还是得过去一趟。”

世之介的脚终于可以挪动的时候，小诸那既像唱歌又像是哮喘一样的表演刚好也结束了。

“不合格！明天再来一次。还真的是不管叫你干什么，你都不行啊！”

世之介耳中听着导师的这种话，沿着花坛边的步道继续往前走去。或许是感受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势吧，小诸终于留意到他了，立刻惊慌失措起来。

“小诸！你在干什么呢！”

最先从世之介嘴里蹦出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或许是早已习惯了在公共场所被人抱怨了吧，导师们一脸不高兴地回头看他。

小诸不安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挤到了世之介和导师们中间。

“你来这儿干什么？”

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往世之介这边扑来。

“什么干什么……我和日吉小姐来兜风的……”

小诸顺着世之介回头的视线看过去，似乎立刻就想起了樱子，但他此刻哪儿顾得上去问两个人的进展：“总之，你先走。下次我再跟你好好解释。”

简直是把世之介当作碍手碍脚的人了。

“可是，小诸……”

“好了！总之你先走开好不好！”

自己鼓足勇气来帮他，却被这样对待。世之介如果稍微冷静一些且足够理智的话，或许就能推测出小诸现在的状况，但他此刻对敢于鼓足勇气的自己感到很兴奋，所以相应地生气得很。

“那好啊，我走了！”

他就像个闹脾气的小孩一样。

在他们身后，就好像世之介没有出现过一样，下一个受训者已经跳上椅子唱了起来，而被认定为不合格的小诸则被导师带回了队列。

小诸给他打来电话，是在他和樱子结束兜风回到小岩，把紫色的MARKⅡ停在停车场回了自己家之后的那天晚上。小诸说自己还在继续接受培训，是利用睡前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给他打的电话。

世之介刚一接起电话，小诸便道歉说：

“对不起！”

“没事，没什么。”

世之介也立刻服软了。但小诸接下来告诉他的事情让他极为震惊。

小诸居然已经从好不容易入职的那家大型证券公司辞职了。

“唉，我一直想跟你说的，但仔细一想，要说的话，还是先跟乡下的父母说吧。”

总而言之，他已经辞了好几个月了，至今还没跟父母说，就连对一直为儿子能在一流企业工作而那么骄傲的父母都没说……

“可你不是每天都去公司上班了吗？之前我也是等你下班之后才一起去喝酒的。”

“其实啊，那个吧……是我特意换了套西装才出门的，实际上我那会儿在家。”

“真麻烦！”

虽然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一点，但这话还是脱口而出。

根据小诸随后更详细的解释得知，他也试过重新找工作，但现在是“就业冰河期”，根本不可能轻轻松松重新再找一份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厌倦每天大白天地就跑到露天阳台（实际上是晾衣台）上喝酒的自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买了一大堆最近流行的自我激励类的书来读。

“只要有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改变习惯，人生就会改变！”

“要相信自己的潜力！”

不管读什么书，里面都写有这三句话，或者说，只写有这三句话。渐渐地，当他开始变得乐观地考虑问题的时候，就主动申请了某本书的卷末介绍的这个培训项目。

“可为什么要辞呢？好不容易进了家一流企业。”

虽然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但对没能找到任何正式工作的世之介来说，这一点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

“我真的做不来……”

小诸吞吞吐吐地说道。但语气已经不像是平常的小诸了。非要说像谁的话，那就应该是白天呵斥小诸的导师的语气。

“……我自己也很清楚，和其他同期入职的新人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用。销售业绩也总是排在最末尾，我这种家伙，公司是不需要的。而且啊，世之介，你怎么可能理解我呢！像你这种一开始就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我的心情呢！”

.

发达国家的景象，就算二十五年的光阴流逝，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要是像越南那些国家，走惯了的巷子隔一年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过上五年，整个街道都能换上一副新面孔。

街道的变化体现在气味的变化上。

事实上，我已经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生活了近十年，刚开始来的时候街上弥漫着香辛料、汗水和石灰的味道。随着外资咖啡店在主干道边开业，行道树被砍掉，马路被重新铺装过，在一大片的空地上建起购物广场后，那些味道便从街道上、从人的身上消失了。

当然，我并不是对过去那些极其不卫生的日常事物恋恋不舍，只是总感觉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也都随同街道和人的味道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上一次回日本是在三年前，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那时从成田机场直接就回了乡下，仔细想想，像这样走在东京街头已经时隔十年了。

一走出池袋西口，我忍不住出声道：

“没怎么变啊！”

确实，从站前的转盘往罗萨会馆那边一路走过去，这一印象也没什么改变，“世之介常去的小钢珠店还有呢”，“啊，那时候常去的居酒屋也还开着呢”，在拉面馆的屋檐下还挂有“拒绝米其林”的牌子——“还是那个池袋啊！”这感觉与其说是怀念，不如说是因一切都没怎么变而感到高兴。

这次来池袋是因为要参加在车站前某家宾馆举行的一个会议。想到离开会还有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东逛西逛，以慰思恋之情了。

四下走着，我想起了很多事。最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自己住的那间公寓，从池袋坐埼京线往前一站就到了，现在回头想想，那栋公寓楼造型还真是奇特。

一楼是房东老夫妇俩自己住的地方，二楼和三楼都各有两间单间出租。我租借的是三楼的西侧，房间很小，有一个阳台，或者说是一个稍宽一点的晾衣台。

天气好的时候，我经常煮了毛豆，在那个阳台上喝啤酒。大三的时候，我在按说很难想象自己会去的六本木的一间酒吧里做兼职，在那里认识了优里，我们瞒着房东在那间房子里同居了半年左右，现在想来，像优里那种说起来属于华丽喧闹的群体中的女人怎么会和像自己这样说起来很不起眼的男人交往呢？真的很不可思议。或许她也喜欢在那个晾衣台上度过的每个悠闲的黄昏？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优里已经有了喜欢的男人。或许对她来说，和我交往纯粹只是为了排解寂寞而已。但现在我可以挺起胸膛说，那半年才算是自己最为光辉灿烂的一段青春岁月。

和她生活的那段时期刚好和找工作的时期重叠了，也许自信这种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萌生吧，幸运的是，在获得第一志愿应聘的那家大型证券公司的内定时，我甚至感觉从小就畏首畏尾的自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但一工作之后就碰壁了。我惊人地无能，整天萎靡不振。一萎靡，更是和身边同批进来的同事拉开了差距。每天在公司里眼睛都不敢看别人，别人也看不到我。

走在西口的商店街上，本来打算简单吃点荞麦面，但回国才第六天，已经开始怀念越南的味道了，留意到一家越南料理店门口贴着一张越南糯米糕的照片，我就被吸引了进去。

店里人很多，好在吧台一角还有唯一的一个空座。点了糯米糕和河粉，坐着歇了一会儿。这块地方似乎本来是供员工休息的，墙边还放着越南的报纸和私人的手机等。

为打发时间，我抽出了一份报纸。

上面刊载着本月末即将在东京召开的残奥会的相关报道。其中登了一张上个月在胡志明市的某家宾馆举办的代表团壮行会的集体照，穿了统一制服的阿坤也在其中。

阿坤上肢残疾，他代表越南报名参加残疾人五十米和一百米的仰泳比赛。他的最好成绩和热门选手的差距很大，恐怕在预赛中就会被淘汰，但他很喜欢游泳，起初学习游泳是为了缓解关节疼痛。最开始他的目标只是能游完二十五米，但现在既然被选为残奥会的越南代表，那么，他当然要咬牙努力，而他在东京奋勇拼搏的姿态能给迄今为止一直支持他的和平村的工作人员们、游泳学校的教练们，甚至是和他一样承受着“枯叶剂后遗症”的痛苦的孩子们增添多少勇气？考虑到这些，他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说成绩什么的根本就无关紧要。

但是，只要跟阿坤本人稍微提到这一点，他都一定会很生气。因为他是一名运动员，是为了获胜而努力拼搏，绝不是什么受害者的代表。

仔细想想，和阿坤的相遇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在一念之间辞掉了好不容易进去的大型证券公司，那时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喊：就这样逃走的话，今后的人生中如果再遇到什么糟心事，自己还会不断地逃避。但同时，我始终舍弃不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从头再来，再挑战一次。

当然，重新找工作也让我尝尽苦头。当时正处于所谓的“就业冰河期”，时机不好，却还能有哪怕是一次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这让我觉得只能说是一个奇迹了。

情况发生改变，是在那次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去美国旅行了两周左右之后。

刚开始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就挺好，但也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腻，于是便邀请了世之介。我们先坐车巡游西海岸，然后横穿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之后又飞到佛罗里达，畅游了基维斯特岛，最后又逛了纽约。

我至今记得，旅途中，依旧和世之介像往常一样说着一些傻乎乎的话，但渐渐地，我觉得头脑越来越清醒。

回国之后，我就立即采取了行动，决定去美国的大学学习投资学。我的英语本来就不错，剩下的就看自己觉得在二十四岁这个年龄重新起步算不算晚了。

上了一年纽约的语言学校，然后考进了想报考的大学。什么也顾不上，每天待在教室课桌、图书馆的桌子前，一坐就是五年。

毕业之后，我获得了教授导师的推荐，入职于香港的某家投资公司，待遇相当好。工作并不轻松，十年里，因为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而多次去医院就诊，也住了好几次院，但也算赶上了好运气、好时代，在四十岁之前攒了一笔钱。

我在工作的第十个年头第一次休长假，接受了一位中国同事的邀请前往越南旅行。起初是打算和她两个人去度假，但到达后第三天就闹掰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四处溜达。

吵架的由头，记得似乎是因为空调温度的设置问题。

去拜访阿坤他们居住的和平村，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入住的胡志明市一家宾馆的游泳池中，遇到了一位在联合国工作、年龄相仿的日本女性。

我们没有发展出任何感情关系，但我和这个爱笑的女人很投缘，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后，我接受她的邀请，去参观了阿坤他们所居住的和平村。

一九六〇年代美军播撒的枯叶剂，其危害跨越几代依旧在扩散。当时只有十岁、正当顽皮的阿坤就是第三代受害者。

进入村子后，说真的，我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当然，之前对此也有所耳闻，但那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接触到那种痛苦。

邀我来的那位日本女性似乎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她很快就被认识的孩子们围在了中间，我本以为她还会过来和我聊一些工作上的话题，但她转身便进了办公室。

第一次见到阿坤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哭，拼命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阿坤的脚有很严重的关节痛。

“我们也想一直帮他按摩痛处，但也不能光顾着这个孩子啊。”

阿坤两只手臂都没有了，就算他想自己按也按不了。

我不由自主地就给他按摩那细细的腿。

一边提心吊胆地想，怎么按才能缓解他的疼痛？会不会反而让他感觉更痛？一边一直持续轻轻地按摩着他那细细的大腿、小小的膝盖和瘦瘦的腿肚子。

不知按了多久，阿坤把埋在枕头里的脸慢慢地抬了起来。

第一次见到的阿坤那黑色的瞳仁闪闪发光。

“Feel good？”我问。

那双眼睛都在微笑。

在悠闲地等待着河粉上来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从越南的奥运事务局打来的，询问在东京的视察是否顺利。

在阿坤成为竞技运动员时，我原本想跟在他身边，没承想每天在协会里进进出出之后，不知不觉竟然做起了类似于理事一样的工作。

这次和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东京，是为了给从这个月月底开始的残奥会做最终的准备。住宿的地方已经分配好了，访日日程的确认，还有和越南大使馆以及相关人员的壮行会等事情的交涉也已完成。

“奥运会闭幕式是今晚吧？那边是不是很热闹？”

电话那头的人问。是吗，今天是奥运会最后一天了啊？我这才想起来。

当然，奥运会的日程已经记在头脑里了。只是来到日本之后，一直忙里忙外，几乎就没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比赛。

挂了电话之后，河粉也上来了。

“您越南话说得真好啊！”

也许是听到我打电话了，一个店主模样的女人跟我搭话。

“我现在住在越南呢。”

“难怪了。”

她应该是日本人，但似乎也通越南话：“要看电视吗？现在刚好在

播男子马拉松比赛呢。”说着，她打开了挂在墙上的电视。

我漫不经心地抬头去看电视。比赛似乎刚开始没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是二十人左右的先头梯队。

趁河粉还没凉，我吃了起来。耳边不断有播音员的声音传来。

“森本选手、大野选手、日吉选手，日本代表团的三名选手都进了先头梯队啊！”

“三名选手都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现在是三名选手一起跑，不过跑到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先头梯队可能会分为两组或三组，真希望他们那时还能紧跟先头梯队跑啊。”

“现在领先的三名选手分别是肯尼亚的穆太选手、卡尼亚塔选手，还有英国的史密斯选手。”

“史密斯选手从开场以后就一直以很高的步频领跑，其他人都被他带着跑。不过，要是按照每个人的最好成绩来算的话，史密斯选手很难就这么甩开其他对手。这样一来，所有跟着他高频步伐跑的选手，节奏肯定都会乱啦。”

“对各位选手来说，这种比赛可能很出乎他们的意料吧。”

“是啊！”

“这么说来，可以预见的是，比赛将波澜起伏，充满变数，那么，哪位选手最擅长这种比赛呢？”

“啊，波澜起伏也分各种类型，日吉亮太选手等人相对而言更有可能在这种预想不到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比如说呢？”

“比如说天气不好啦什么的，总之对于难跑的赛道，他都很擅长。”

“啊，现在梯队开始分化了！”

“是啊！果然史密斯选手的步频突然就降下来了。三名日本选手要是不趁机超越史密斯选手冲到前面的话……”

“啊，冲出来了！三人都超过了史密斯选手，留在了先头梯队里。”

我一边把盛在另一个盘子里的香菜夹到碗里，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解说。

“嗯？”就在这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此刻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把脸从碗里抬起来，四下看了看。

店里还是一片混杂，充满喧闹的笑声。

“……日吉亮太选手？”

留在耳朵里的解说员的声音猛然复苏。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又回想了一遍，没错，就是“日吉亮太”，我听得很清楚。

我赶忙把视线转向电视机。正如解说员所说的那样，屏幕上正播放的空中拍摄的画面显示，先头梯队分成了两组。

刚好店主这时候过来添水，于是我问道：“不好意思，刚才电视里说的，是日吉亮太选手吧？”

店主刚才似乎没注意听：“是马拉松选手吗？我记得好像是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对了，好像今天的体育报纸上还登了呢……”

她从一堆越南报纸下抽出了一份日本的体育报纸。

打开一看，《今日开跑》这一大号标题下面，是互相搂着肩的三名选手的大幅照片，没错，其中就有日吉亮太。

我不由得把河粉往旁边一推，把报纸摊开在吧台上。

一九九〇年出生，东京人，三十岁。

屈指算算，再把记忆中模仿吸尘器被玻璃弹珠卡住喉咙、眼睛都翻白了的那个男孩子和照片中出现的选手的脸进行对比。

确实有那时候的影子。当时应该是三岁左右，这样一来年龄也吻合。

画面切换之后，出现了在先头梯队中奔跑的三名日本选手的身影。日吉亮太处于其他两名选手身后，时不时能从他们的肩膀上方看到他的脸。

或许是性格的关系，又或许是习惯的原因，和两名一脸严肃的选手不同的是，亮太的表情显得游刃有余，一脸的超然。

“打扰一下，这个叫作日吉亮太的选手很有名吗？”我问还站在一旁的店主。

店主看着电视说道：“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森本选手特别有名。还有一个大野选手，我好像也见过。”

我抬头看了看回话的店主，又看看电视，坐在背后那张桌子边的一位男客人这时告诉我说：“日吉选手是临时选上的。因为那个叫什么什

么的选手骑摩托车出事故了。”

关于那场事故，店主好像也听说过，她点头说道：“对对对，我看过这个新闻。”

在体育报纸的照片下方，登有这次的马拉松地图。路线从神宫外苑的新国立竞技场开始，穿过银座等地，然后又回到新国立竞技场。

地图中的各个地点上都周到地标注了先头梯队预计到达时间。我看了看手表，从池袋这里出发，如果稍微赶一赶，也能找个地方观战。

我猛地站起身，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不好意思，吃剩那么多。”

“没关系，怎么了？”店主关心地问道。

“现在正在跑的这个日吉选手……嗯，这个亮太，还到机场送过我呢，当时我要启程去美国，他还跟我说‘小诸诸，加油’呢！”

双脚已经急着要跑去给亮太加油了。

我跑到店外，不知道该坐出租车还是电车好，最终还是进了地铁的入口。这是年轻时经常随处游走的街道，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我很清楚哪条是近道。

跑下台阶时，当时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

原本是要一个人寂寞地踏上旅途，而世之介和亮太却到成田机场给我送行。

世之介跟樱子的哥哥借的车子就是那辆紫色MARKⅡ，果然不出所料，在机场的检查站那里被拦住了，当然，从仪表盘到后备厢就不用说了，就连旅行包里装的东西也被检查了。

“这孩子是谁的？你的吗？”

在被警官盘问时，为了省事，世之介撒谎说“是的”，但亮太忽然就闹起来了：

“不，他不是我爸爸！”

于是事态瞬间进一步恶化。

“不，我是说，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他是我现在正在交往的女朋友的孩子，今天我负责看他，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这家伙，啊，我指的是小诸诸，这家伙要去美国留学了。要是让他一个人踏上旅程，那会很寂寞的……”

对于世之介的解释，警官也不是不相信，问题是，搞不好这也可能

是一起国际性的诱拐案件。

结果在出发之前，我们三人被带到了检查站的询问所里，又是查身份证，又是跟樱子联系，本来时间很充裕，这样一来，等到机场时已经临近起飞了。

“那我走了。”

我紧紧握着机票，在安检处前和他们告别。

“去吧！”

世之介拍了拍我的肩膀。

正要走进安检处时，从背后传来了响亮的声音，甚至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小诸诸，加油！”

喊话的是亮太。然后，世之介也和亮太一起冲我喊了三次“万岁”。

.

在并不罕见的以沙砾铺就的月租停车场里，坐入很罕见的紫色MARKⅡ里的世之介又神经质地不断调整着座椅。

他们这是要到前几天刚开通的“彩虹桥”参加“大家一起来过桥”的庆祝活动，因为知道世之介在出发前会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座椅和后视镜，所以樱子利用这个时间带着亮太到便利店支付电费单去了。

今天他还邀请了小诸和小滨。小诸是打电话约的，而小滨，则是他特意去银座的店里找的。

世之介算好打烊时间，在店门口等了一会儿，运气还不错，还穿着工作服的小滨出来关灯箱招牌了。

“小滨！”

看到世之介从电线杆后面跳出来，小滨吓了一大跳。

“你听我说呀。小诸诸辞掉了他好不容易才进去的公司，说是要重新寻找自我，迷上了一种很奇怪的培训。之前我偶然在横滨的公园里见到他，仔细问了一番才知道，他上了各种各样的自我激励课程，那培训已经是他去的第三家了，现在的他，完全成了一个受训狂了。”

世之介一说起来就止不住话头，小滨想躲都躲不掉。

“哎哎，我现在上着班呢！”

小滨想要阻止他往下说，可是世之介还是唾沫横飞：

“小滨呀，可能你现在也过得很辛苦吧，不过还是找时间开导他一下吧！”

“明、明白了，明白了。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不是没他电话吗！”

“嗯，那倒是，总之，现在不行。我得快点进去了。”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邀请你啊，一起去兜风吧？”

“不行不行，现在不行。”

“星期天不是休息吗？”

“是休息，不过不行。我现在根本没心情兜风。”

“我也没什么心情啊。去兜风吧，是紫色的MARKⅡ哦！改装车，车门打开以后就跟海鸥的翅膀一样。”

说到这里，小滨看来是想着必须赶紧回到店里去，于是随口撒了个明显的谎：“知道了知道了。去。”

“太好了。那星期天十一点小岩见。”

“好好好。”

“从小岩站北口稍微往前走一段有一个‘丸福超市’，在它正对面有一个月租停车场。应该远远地就能看到。那个车特别显眼，就像是一只孔雀落到了住宅区里一样。记住是‘丸福超市’啊！”

“知道知道！”

孔雀那句话小滨基本上没听进去就回店里了。

结束了烦琐得只怕连驾校教练都会嫌烦的检查工作之后，世之介已经汗流浃背了。他这才像意识到了什么，“啊，对了”，说着打开了冷气，但是汗水可不会那么轻易就干。

首先准时出现在停车场的是小诸。在电话里，世之介完全不认可他那培训有任何的价值，这固然让小诸很生气，但与小和田太子妃、J联赛开幕的时候一样，他那颗必须紧跟潮流的追星族之心无论如何都无法克制，所以当世之介一提到“彩虹桥”三个字，他就满口答应了：“兜风我是要去的。”

进到铺着沙砾的停车场后，小诸四下张望。

“啊，才来我一个吗？”

世之介从驾驶座下来之后便表示佩服说：“果然还是小诸诸你厉害啊！看到这个车，居然没什么感想。”

“啊，真的……这什么车？”

“你反应好迟钝啊！”

两人正说着，樱子和亮太回来了。亮太似乎在便利店又缠着要买零食，被樱子呵斥了一顿，他尽管才三岁，此刻却以一名狙击手一样的眼神瞄着世之介。

此前小诸才见过樱子一面，这回他和樱子简短地寒暄过后，冷不防就把世之介拉到了一边。

“什么事？”

“这个是樱子小姐的车？”

对事到如今才表示惊讶的小诸，世之介回答说：“不是说了吗……说准确点，这是樱子哥哥的车，樱子也出了一半的首付……”

“那这么说，你和樱子小姐现在正在交往啰？”

“真是的……之前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聊过吧？我和她在泳池又遇到了，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去横滨兜风，之后就时不时约着见见面。”

“你说过这个吗？”

“我说啊，其实我也知道，小诸诸你真的是太不关心我了。”

听到这里，按理说他应该连声否认“没有没有”，但是他却只是单纯地感慨道：“喃，你们好上了啊！”

而在车子的另一边，抢着要坐到副驾驶座上的亮太和樱子好像也结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了什么，但却听清楚了樱子哄骗小孩的一句话：

“副驾驶座本来就是女人坐的地方。”

亮太似乎轻而易举地被骗过去了，他乖乖地坐到了后座上。

樱子是母亲，按说一起跟着坐到后座就好了，但她似乎还是喜欢坐已经坐惯了的副驾驶座。

“你看啊，如果你能坐到小诸叔叔的膝盖上，还能观赏景色呢。”

她只想赶紧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小诸。

看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了。小滨到底还是不来了吧！就在世之介正要放弃的那一瞬间，忽地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喂！”

一看，穿着运动衫、怎么看都像是休息日的小混混模样的小滨就站在那里。她的头发稍微长长了些，但也还是板寸。

因为事先跟樱子说明过情况，所以樱子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反而似乎是从她身上嗅到了与自己相同的气味，本能地判断她是自己的同类：

“后座是挤了点，可以吗？”

可也并没有要让出副驾驶座的意思。

“妈妈说副驾驶座是给女人坐的。”

亮太把樱子的话当真了，他似乎很高兴自己又多了一个伙伴。对这种误会，小滨似乎也早已习惯，而其他人谁都没有纠正，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兜风的路线是，从小岩出发，从京叶路进入首都高速，穿过刚刚开通的彩虹桥，往台场去。要说这次兜风有多愉快，倒也不见得。

坐在严守限定速度规规矩矩驾驶的世之介开的车上，与其说享受兜风的快感，不如说，唯独自己坐的车被人远远抛下而产生的焦躁感更折磨人。为转换心情而打开的音乐也是如此，各人口味都不同，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那个三岁小孩来承担起活跃气氛的任务，但他一坐上车就会睡着，出发没多久就躺在小诸的膝盖上打着鼾睡去了，这还算好的，不料那小诸也有同样的毛病，这就失算了。

但世之介还是全神贯注地在开车。樱子和小滨顾不上理他。她们果然性情相投，兴奋地互相聊着自己以前上中学时是什么样的。就听到她们说“我有个学长去了少管所了”“我的同学里面还有去了户冢帆船学校[(1)]的呢”等等。

开始通过此行的目的地彩虹桥时，亮太和小诸也醒了。虽说是桥，但这里可是高速公路，按规定是不能临时停车的，但也有三三两两的车子靠边停下，况且车上还坐着两个一提到要做违法的事就两眼放光的女人，所以世之介最终还是依照她们的吩咐，“在这儿停一下”了。

刚开通的彩虹桥散发着田园牧歌般的氛围。把车停在路边后，他们尽情饱览着东京湾的全景。

就连世之介也忍不住喊出声来：“哇，东京还真是大啊！”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了巡逻警察的广播，要他们别在路边停车，立刻返回行车道。广播似乎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播放一次，世之介他们当然也和其他的车辆一起都返回了主路。

小滨说第二天要早起，而小诸除了彩虹桥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于是在池袋让这两人下了车。剩下三人返回小岩时，刚好是晚饭时间。停好车子后，本打算去商店街的餐厅吃饭，但樱子说："亮太有点困了，还是回我家吃吧。我做点吃的。"

话音未落，樱子便朝前面的丸福超市走去。

那么让她做点什么吃好呢？就在世之介慢吞吞地开始琢磨的时候，迟钝如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可是你家里不是有人在吗？"他问。

"有啊。我爸和我哥。做三人份和做五人的也没什么差别啊。"

樱子把话题转开了。

顺便一提，世之介听樱子说过她父亲和哥哥开了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而这台MARKⅡ就是她哥哥的车。

"啊，那我今天先算了吧。"

见世之介犹豫，樱子便说道："就是今天见还是下周见的区别而已。反正你也不会受欢迎的。"

樱子已经在超市门口开始挑葱了。世之介抱着还没完全醒透的亮太，手里拿着购物篮，对他来说，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逃跑的余地了。

樱子哥哥有个朋友在这家超市的鲜鱼柜台工作。

"阿樱，你现在住哪儿呢？"

站在透明的冰柜台对面说话的这个男人看上去也绝不像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店员。

"别烦我。先看这个，这段鳕鱼，便宜点卖给我。"

如此回话的樱子也绝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顾客。

这么做肯定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吧？世之介有点担心。

"喂，这位小哥，你都给这姑娘便宜了，也给我打点折呗！"果然其他顾客不乐意了。

他们买了大量的食材，然后走回樱子的老家。虽说这时是八月，可是今年的冷夏确实很异常，日落之后，竟感觉有些冷丝丝的。

樱子父亲的汽车修理厂就开在一个远离了密集住宅区的地方。前方有一道堤坝，夜空显得广阔敞亮。

卷帘门开着，厂里似乎没人在，但却还开着明晃晃的灯，很刺眼，待修的一辆出租车的车体被千斤顶顶了起来。

世之介忽地警惕起来，他想，一般这种情况下，樱子那暴脾气的父亲或是她那不像好人的哥哥会不会从这辆车子底下钻出来呢？

“晚饭吃什么？”

声音冷不防从背后传来，世之介一下子慌了神，回答道：“吃火锅。我们买了打折的鳕鱼。”

背向河堤站立的是樱子的哥哥，无论是谁、无论从哪里、无论怎么看，都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小混混出身的汽车修理工。他明显不怎么欢迎世之介。

“啊，今天太感谢了。借了您的车，不过，嗯，我们没怎么跑远路……”

樱子的哥哥走近语无伦次的世之介。世之介想，他可能会抓住自己的胸口，或是打自己的头吧，于是不由自主地把头伸了出去。但他只是拉开了世之介提着的超市购物袋，往里面看了看。

“柚子醋买了吗？”他问樱子。

“啊，忘了！”

“什么嘛。冰箱里都没了。”

哥哥很是失望，忘买了的樱子也异常后悔。

“啊，那，我去买回来？”

与其说世之介机灵，不如说他是想赶紧脱身。

就在他想拔腿往超市跑去的时候，厂子里面有人叫住了他：

“哎哎，小兄弟小兄弟。”

世之介回头一看，只见那里站着一个彪形大汉，应该是樱子的父亲。他和樱子哥哥又不一样，具有另一种威慑力，以至于让人感觉他手上没有拿一块带着骨头的猛犸象的肉反倒很不自然。

“小兄弟，啤酒也买点。让他们拿最冰的那种。”

看到樱子父亲想掏钱包，世之介赶忙回身朝超市跑：“不不，这些我来。”

离开樱子的老家之后，可能是先前太紧张吧，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使得他的膝盖险些打战。

“太好了！”

他不禁嘟囔着说。不过他很快又意识到了一件事：

“不不不，不好，接下来还得和那两人一起吃火锅呢！”

---

(1) 1974年设立，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一所主要教授帆船操作技术的学校，其在籍学生很多都是问题少年。

九月　美国

世之介熟练地擦着排成一长溜的波旁酒玻璃杯。店长关哥出门灭了入口处的广告灯箱后走了进来，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说道：

“好闲啊！”

“啊，关哥，我说得可能有点突然啊，这次能不能跟你请两星期的假？”

“可以啊！”

“啊？是两周哦，不是两天。”

“不是说可以了吗。”

“为什么？”

明明是他自己提出来的，现在反倒有意见了。

“唉，还是告诉你吧，我们店这个月就要关了。我一直在想，也该跟你说一声了。你不是说找到了一份临时派遣的会计工作吗，时薪还很高？所以啊，嗯，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那种工作我怎么可能做得久。我说了，我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是考到了簿记二级证，但就算把我当成一个有经验的人派到会计部门去，一天就露馅了，因为我根本就没经验嘛。”

“啊，那是不行了吗？”

“我跟你说过啊！培训第一天就被开除了。怕光说一次你会忘，所以我特地跟你说了两遍！”

说起来，这家“肯塔基”波旁酒吧的老板是和歌山县的某个土豪。说得详细一点就是，该土豪用富余的资金在东京拿到了一家饮食店的特许经营权，结果一炮打响，于是成立的公司当即决定开几家站立就餐式的酒吧。这家波旁酒吧便是其中之一。但或许是因为站立就餐这种形式还是不适合日本人，或者是因为店里员工没有什么上进心的缘故，开业以来亏损不断。

“不是说这一带要重新开发吗，据说到时会有一笔搬迁费，所以也就趁机关门大吉了呗。”

听关哥说话的语气实在太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世之介有些

担心，就问他有什么打算。

“我？千叶县的‘肯德基’把我挖过去了。不过你也说过自己找到了时薪很高的会计工作啊。”

人的耳朵啊，总是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

“千叶的是和这个一样的波旁酒吧吗？”世之介问道。

“不是。新宿都流行不起来的店怎么可能在千叶流行起来呢，对吧？是真正的‘肯德基’。”关哥说道。

“做炸鸡的？”

“你不知道吗？我们的老板就是拿到了肯德基的特许经营权，在全国有好多家店呢。”

“是吗？我不知道啊。哦，难怪我们这家店的名字叫作肯塔基啊！”

“不，我们这家是因为波旁酒啦。[(1)]”

话题岔得太远了，再说回世之介之所以需要两个星期的假期，其原委是这样的：

去彩虹桥兜风回来后过了几天，他立刻接到了小诸约他一起去美国旅行几天的邀请。

“不行不行。我可不像那些背包客那样富裕啊！”

他立刻回答道。但小诸表示路费和住宿费都由自己承担，如果他在旅程中表现好，还可以每天给三千日元零花。

“去！”

这一次他没等对方说完就抢答了，简直像要扑上去。

小诸说，这么长的休假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与其这样每天无所事事，倒不如趁机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是他在培训期间忽然萌生的想法。幸好，之前挣的奖金还没用，都还留着，原本想独自去旅行，但考虑到一个人去可能会很无聊，好不容易有这次机会，不如邀请同样每天无所事事的世之介同行。

“你听听，这话是不是说得太狠了？”

世之介想获得关哥的共鸣，不过关哥的注意点在别处：“啊，原来证券公司的职员做一两年就能拿那么多奖金啊？”

“反正是说得有点狠了。要照我那个叫小诸的朋友说的，我就是那个当他在马拉松比赛中跑累了，眼看着就要跑不动掉队了的时候在旁边

瞎走的人。刚好让我先陪他走一段，等他调整好呼吸，顺了气，就丢下我再自己往前跑。你说过分吧？”

“那你不是满口答应要去了吗？”

“那当然得答应啊！人家又管吃，又管交通，又管住的，这是一趟像以前的大名出行一样奢侈的美国之旅啊。再说了，我还没去海外旅行过呢。”

“我想我能明白你朋友说这话的意思……还真是，在人生的低谷有你这样的朋友，谁都会把你当作宝。”

他当然不同意关哥说的，但快到末班电车的发车时间了，于是赶紧把酒杯收拾好，然后打卡下班。

他先坐山手线回到了池袋，这时已经过凌晨一点了。从车站走回自己家的途中，他去了那家提供店内就餐服务的便利店。当他混在几个外国妓女中间、喝着罐装咖啡等待的时候，下班归来的樱子化着浓妆出现了。

“辛苦了！”

他扔掉空罐子出了便利店。两人朝看管亮太的夜间托儿所走去，路上樱子提议道：“肚子有点饿了。‘阿部饼店’还开着，我们去吃个大阪烧再回去吧。”

从池袋车站到托儿所，托儿所到“阿部饼店”，“阿部饼店”到樱子的公寓，刚好步行各需五分钟左右。

在公寓式的托儿所门口，世之介轻轻敲了敲门，里美老师轻手轻脚地给他开了门。

趁樱子和里美老师在交接家校联系册的时候，世之介熟门熟路地进到里屋，亮太在地板上的被子上躺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字。把亮太抱起来时，他闻到了一股小孩在晚上散发出来的特有的难以形容的气味。

他留意着不吵醒别的小朋友，走到玄关。

“那明天见了！”

“辛苦老师了！”

世之介小声跟里美老师打了声招呼，就和樱子走了出去。

世之介第一次像这样来接亮太的时候，亮太睡出了一身的汗，而今晚夜风很冷，于是来到外面之后，樱子便把自己的披肩给亮太披上。据说世之介不来的时候，樱子就会硬把亮太弄醒，让他自己走。

不巧，“阿部饼店”里已经满员了。吧台倒是还空着，但又不能让亮太睡在吧台位子上，于是两人便决定去趟超市，回家做炒荞麦面吃，虽然这样会绕远一些。

“对了，我那件事，已经正式定下来了。”

世之介把眼看着要从手臂上滑落的亮太重新抱好。

“什么事？”

樱子边走边看里美老师给的联系册。

“和小诸去美国旅行的事。”

“啊，真的要去吗？”

显然樱子是反对的。只是由于工作太累了，她也没力气争论，于是马上又去看手里的联系册。

回到家里之后，他们先让亮太睡下。看来樱子确实饿了，她立刻开始做起了炒荞麦面。

世之介一边从后面不时地瞄她，一边开始偷吃亮太的“仙魔大战巧克力”。

“啊，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件事……你是要去两周左右吧？”樱子在炒荞麦面里放入酱汁。

“准确地说，是十五晚十七天。”

“小诸请你？”

“是的。”

话说到这里就断了，酱汁的香味飘散，闻起来就知道很美味。

“奇怪了，我是不是会分泌出一种吸引人渣的信息素啊？”

“人渣，是指我吗？”

“难道不是吗，你基本不工作，有一半时间专门玩小钢珠，还在女朋友家里偷吃她儿子的巧克力，这种男人，你让我用什么词来形容？”

世之介下意识地把巧克力包装纸藏了起来。

“嗯，可能真算人渣。”他自己也承认了。

“……另外啊，还有一个坏消息。”世之介想着至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于是站到樱子的旁边，从厨柜里拿出两人的盘子，一边跟她说道，“我现在工作的那家波旁酒吧，据说要倒闭了。”

“那可真是糟透了……不过，炒面倒是棒极了。”

弥漫着香气的炒荞麦面被盛到了白色的盘子里。早就摆好架势的世之介立刻撒上了满满一层的青海苔粉。

“你这人啊，难道是有钱的公子哥吗？”

樱子急不可耐地把盘子往桌子那边端，世之介在后面拿着盘子追着她说：“你看我可像是有钱的公子哥？”

樱子大致打量一番之后马上断定说：“你没有半点有钱人的光环。”

世之介对此倒是没有异议。可樱子紧接着又说道：“先说清楚了，我可不想养你啊！”

这话让他不由得抬起了头。

正吃着炒荞麦面的樱子看起来很正经。或许没有人会用不正经的表情去吃炒荞麦面吧，但是表情那么认真，就意味着，在她看来，世之介就是那种需要人养的男人。总之，她是真的觉得世之介可能会吃软饭，不知为何，这一点对他打击很大。

如果要让他自己来评价的话，他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能给人安全感的男人。但是，吃软饭的男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从根本上就不想稳定下来，或者说，他们会主动选择吃软饭这条道，并且一路走到底。

但世之介绝不是不想稳定，他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寻求稳定的男人，但不知为什么，别人偏不这么看。

如果把这种不求稳和求稳的关系换成小混混和本分人来看就容易懂了。世之介不但是本分人，甚至从本质上看应该属于小市民，可是却被世人看成小混混了。

按说这时他本来应该否认说：“不不不，我不是小混混，而是个小市民。”但麻烦的是，本质上越接近小市民，就越是会因被人看作小混混而喜不自禁。本质上越是求稳定的人，就越有可能因受到这种误解的影响而变得不想稳定下来。

这是一列长队。尽管在飞机上一分钟都没睡着，世之介在第一次海外旅行中困意全无，从下了飞机开始，就只顾拿照相机去拍眼前看到的一切事物，包括机场里的招牌、粗壮的警卫人员、厕所的标志，甚至是垃圾箱，结果，不时地被小诸连背包一起拽着走。

现在他们在排队。

他们排的是租车服务接待处，负责接待的小姐是一位很生猛的黑人

女性。在世之介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有大约五组客人在排着，但这位小姐一直在打私人电话。

她毫不顾忌地讲着电话，还不时开心地笑出声来，一边又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租车接待工作，这样事情当然不会办得顺利。

在她终于办完一组手续后，世之介觉得应该有人会抗议，于是前前后后扫视了一番，希望有人出头催一下，但竟然没有，不但没有，每个人都很坦然。

窗外，是加利福尼亚碧蓝的天空。

要说这租车，其实，临出发前几天，小诸甚至愿意每天都给世之介补贴，以此作为条件邀请他一起来美国旅行，其真正目的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说起美国，给人的感觉就是景象壮阔，一条大路直达天边。问题是，小诸没有驾照。

“不行啊！不行不行！在美国开车，绝对不行。”

世之介当然全力拒绝，但小诸不肯让步。

“没事。美国和日本相比道路要宽一倍，绝对不会撞车的。”

“那不行，美国的车不也宽一倍吗？”

争论的结果就是，那天晚上，世之介被小诸硬逼着看了一夜的电影，看完了《逍遥骑士》《末路狂花》和《炮弹飞车》。

看前两部时，世之介不为所动，但最后看完《炮弹飞车》，不知怎的他就觉得可行了，于是同意了。

终于排到他们了。世之介诚惶诚恐地递上国际驾照。顺带说一句，接待小姐依然在煲她的私人电话粥。

她一手拿着世之介的国际驾照，瞟了世之介一眼。把不知是用来证明自己什么的文件交给一个在工作中公然打私人电话的人，这让世之介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Yes! Vacation, two weeks!”

这是他预备好用来回复的答案，已经趴在嗓子眼，就等着出场了。这也是他在接受入境审查时一度使用过的句子，所以还比较溜。

但接下来他被问到的却显然是入境目的以外的问题。

世之介本能的反应是假装没听见。但对方正忙着打私人电话，明显

很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No！”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从一旁插嘴的是小诸。

世之介惊呆了。但小诸却没有理他，兀自在和接待小姐争论着什么。说英语的小诸就像是另一种人格附身了，那是从平常说日语的小诸身上很难想象得到的、一种很霸气的人格。

“All right, all right.”

结果，小诸把那位看起来就很难对付的接待小姐给说服了。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原先预定的那种级别的车子没了，对方想换成低一个档次的，对此小诸断然反对：

“那可不行。”

可不能违逆说英语的小诸啊……

终于走出了机场的世之介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广阔的蓝天下，是不输蓝天的、同样宽敞的停车场。世之介对着碧空伸了个懒腰。这里的天和日本看到的天应该是相连的，却仿若初见，他们显得怯生生的。

既然是一次为期两周的美国之旅，想必会是一段很悠闲的旅程，没想到，小诸制订的却是超密集的行程，就算是学校体育部的夏日集训与之相比都显得宽松了。在他递过来的行程表中，写着五点起床、十点就寝这种只有和尚、尼姑才会过的生活。

但世之介从一开始就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毕竟是他们俩凑一起，估计计划很快就执行不下去，变得拖拖拉拉。但总之说英语的小诸确实很强势，比如说，他们在住宿的汽车旅馆安排了让人五点叫早，他往往提前五分钟就醒了，一过了五点五分，立马特意打电话去投诉：

“怎么还没有叫早啊？”

不过旅途实际开始后，世之介也发现了，小诸的计划倒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癫狂。

他们开车从洛杉矶出发，花了几天时间，去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大峡谷、死亡谷，相当于每天都必须往返于东京与名古屋之间，行程异常艰苦，而世之介做事谨慎得让人直想吐血。他很在意安全驾驶，所以消耗的汽油倒还好，就是去哪儿都很费时间。

不过既然是两个臭味相投的朋友一起旅行，没有理由不欢乐。两人

的心态就好像是在小诸的晾衣台上吃着毛豆、喝着啤酒，将美国雄壮的景致尽收眼底，就算睡不够又何妨？他们笑那就算汽车跑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变的沙漠景色，笑那就像在追着他们跑一样的、像宇宙飞船那么大的大型挂车，也笑那流星划过的夜空，日子每天都过得很幸福。

世之介把这一切都拍进了他的相机里。他的相机这几年在壁橱里都要长毛了。所以他才会一顿猛拍，从沙漠中奔跑的蜥蜴到小诸错点的超大牛排。

在这次巡游美国西海岸国家公园的旅途中，在约塞米蒂那纯净的森林中穿行一天当然让他们感觉很新奇，而吹过大峡谷的风也令人心旷神怡，但要是问起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世之介的回答是“死亡谷”。

这个死亡谷，也就是所谓的“Death Valley”，是位于内华达山脉东部的一片广阔的沙漠，说起来就一个字：热。

同样是喊热，但这里的热和“受不了啦，我们去区民游泳池吧！”那种东京的暑热程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据说，一九一三年，这里曾创下过五十七度这一世界最高气温的纪录。

世之介他们去的时候，从上午开始就已轻松突破四十度了，小诸好奇地把车窗全部打开，这时，一股热风，或者说是体育老师抽来的耳光，总之感觉饱含杀气的东西糊到了两人的脸颊上。

“哇，太热了！”

世之介极其理所当然地喊了出来，这时他的嘴里也很快被热风烤得干巴巴的。

“这会死人的。这就是死亡谷啊！”

兜风的时候世之介是这么想的，但那天晚上世之介便忽然改变了想法。

确实是因为热得要死，所以叫死亡谷。不过，在廉价汽车旅馆里用水压很低的喷头冲浴的时候，被阳光灼伤的肌肤渐渐凉了下来，在这过程中，白天死亡谷的景象再次浮现脑海。

在沙漠之中跑了整整三个小时，景色却没有任何变化。遥远的地平线始终是那么远，连沙丘都没有丝毫要靠近过来的迹象，唯一在动的也就是车道两旁干枯的仙人掌。

啊……滴下来的洗发水使得世之介龇牙咧嘴，他却突然明白了。

不是因为热得要死就叫死亡谷，而是不管怎么跑景色都不会变化，所以才叫死亡谷啊。所谓的死亡，肯定是指这个，他想。

他赶紧跑出了洗澡间，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小诸，但似乎没能引起小诸太多的共鸣。

“关键是，伙食费还剩得挺多的，明天到了拉斯维加斯之后，我们买本非删减版的小黄书吧。”小诸笑嘻嘻地说道。

“我要在洛杉矶买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回到成田机场被没收了就白费了？”

“赌一把吧，不成功便成仁！”

这话听起来够壮烈，不过用在买小黄书上就有够傻的。

“听你说了这么多，玩得不是挺开心的吗，那为什么又闹翻了，最后还落了个被扔在纽约的下场呢？”

这里是樱子的公寓，世之介结束为期两周的美国之旅回来了。

星期天的午后，他和亮太躺在铺在阳台上向阳一侧的毯子上睡午觉。

“唉，就说啊，说英语的小诸，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一样，真的好严肃，甚至可以说恐怖。”

“这又不是什么《驱魔人》。”

“不不，要是惹他生气了，他马上就会从嘴里吐出绿色的液体来。”

樱子没兴趣配合世之介的玩笑，她点起了饭后的一支烟。

“我待会儿要回趟老家，你去吗？”

对樱子的邀请，世之介本想立刻回答说“去”，但他犹豫了一会儿。

那次彩虹桥兜风之后去樱子的老家，还是有夜蝉鸣声此起彼伏的夏末。那一天，面对着一看就知道极其顽固的樱子的父亲和一看就知道脾气很差的哥哥，他殷勤地陪他们晚酌，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撤。但彼此自斟自饮地喝着啤酒、一边吃着鳕鱼火锅的那顿晚餐，不知怎的，让他觉得异常自在。

樱子的父亲和哥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忙活同样的工作，回到家当然不会再聊得很欢。他们无需多言便能保持好微妙的距离，就像互相承认对方势力范围的两只野猫一样，而对世之介，他们也维持着同样的距离欢迎他的到来。他们当然不会说：

“哎，世之介君，你把这个炒牛蒡丝也吃了吧。”

而说的是：

“喂，从冰箱里再拿瓶啤酒来。”

两个人使唤人的方式都是那么粗鲁，但对一只饿着肚子的、新来的野猫来说，人家能像这样分食物给你本身就阿弥陀佛了。

“……要不，去吧……”

这种回答显得太过装腔作势，樱子原以为他想了这么老半天就相当于委婉拒绝了，于是很惊讶地问道：“啊？你真去啊？”

看着樱子呼出的烟，世之介想起了佛罗里达西礁岛上空飘浮着的夏日的云。在他还没和小诸闹翻之前，两个人在汽车旅馆后面无人的沙滩上听涛声的那些日子让他觉得十分怀念。

顺便说一下，西礁岛上就没车可开了，于是他们的生活节奏瞬间就乱了。小诸从白天开始就泡在岛上随处可见的酒吧里。喝醉后说着英语的小诸看上去外向得简直让人畏缩。在日本的时候，无论醉成什么样，他也不会帮隔壁的客人哪怕递个酱油什么的，而说起英语之后就神奇地变得非常友好。他和一对自称来自德国的老年夫妇热火朝天地聊华尔兹，请一对来自加拿大的新婚夫妇喝酒，醉得更厉害之后，甚至还和来自希腊的大学生们勾肩搭背地唱起歌来。

而吵架的原因就在这里。

世之介不会英语，所以就算在酒吧里也不会玩得像小诸那么嗨。

“什么？你们说什么呢？”

若真要一句句地问，也会打断他们本来很欢乐的对话，再说小诸也露骨地表示出不耐烦。

“所以嘛，还不如就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逍遥自在呢。小诸，你一个人去吧。”

可如果世之介这样说，小诸心情一下就变得很糟糕：“好不容易来了还不尽兴，太浪费了吧。”最后甚至开始说教，说什么“世之介，你就是没有上进心”等等。

人家管吃管喝、管走管住的，每天还给发补贴，所以不管说些什么，世之介基本都能忍，但每天被这样噼里啪啦一顿数落，他也生气了。

“那到纽约以后我们就彻底分开行动吧。”

最后也不记得是谁提出来的，总之，在从佛罗里达飞往纽约的航班上，还特意叫人把本来挨着的座位调开了。

傍晚，他们出了小岩车站，途中世之介和樱子一人一边拉着亮太的手，让他做了好几组的后空翻才终于走到樱子老家。虽说是星期天，但修理厂的卷帘门依旧开着，樱子的父亲还在里面工作。

明明是樱子邀他来的，但她似乎另有事要忙，迅速走进了里屋，留下世之介有一搭没一搭地一边陪亮太玩，一边看樱子父亲工作。

“喂，帮我把那个扳手拿过来。”从车子底下传出声音。

“是这个吗？”

世之介把放在圆形椅子上的扳手递过去时，对方说了句“谢谢”，然后又钻到了车底下。

亮太蹲在厂子前面的空地上，搭着专门放在这里供他玩的乐高积木。

阳光照在对面的河堤上，很是晃眼。河堤上还有眼看就要变色的芒草。

“喂，小兄弟，你很闲吧？那边有点螺栓，能按大小分一下类吗？”

一看，果然有一大堆装在麻袋中的脏兮兮的螺栓。

“那边有新的纱线手套哦！”

他正要去找时，亮太告诉他说：“在那个白色的盒子里。”

世之介戴好手套，把手伸进麻袋。对于这种简单的作业，他从小就不讨厌。

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刚好骑摩托车经过这里，主动跟正在玩乐高的亮太搭话。他穿着工作服，看起来也是在这一带开厂子的人。

“小朋友，在做什么呢？”他问，但沉迷于自己游戏的亮太没有回答。

也许这人也没指望孩子会搭理他。

“重夫，你知道信用金库的多部先生工作调动的事吗？”他对樱子父亲说道。

“啊，听说了。新换的那个负责人很跩、很讨厌，是吧？”

“可不是嘛，多部先生多有意思啊。就算不答应给我们贷款，好歹我们回家时还能有个好心情啊。”

世之介就在这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中间给螺栓分类，但这位邻居似乎对他毫不在意。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乌鸦的叫声。在池袋、新宿等地，乌

鸦都是杀气腾腾的，但回响在河堤上的乌鸦的叫声听起来却很悲怆。

这人又跟亮太说了句话，但再一次遭到无视，他也没在意，骑着摩托走了。

把人叫过来，但在晚餐时间之前，樱子一次都没在工厂里露过脸。在此期间，世之介就理所当然地在工厂里帮忙。当然，因为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只能按樱子父亲的吩咐行事。在给雨刷换橡胶皮、洗车垫子的过程中，他忽然感觉到，和驾驶相比，自己可能更适合做修理之类的工作。

樱子准备的晚饭在六点半的时候做好了。此时他们已经劳动了三个小时左右，肚子刚好也饿了。

只是，上次就算没有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好歹享受的也是客人的待遇，而今天第二次来，就没有任何特别的待遇，桌上的腌萝卜都没有完全切开，几片都连在一起，洗完澡的樱子父亲也只穿了一条内裤，所以，这里居然不是自己的家，这反而让世之介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一晚他原以为他们会一起回池袋那边的，但吃过晚饭之后，樱子突然说道：

“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她说是见亮太已经很困了，再加上想在明天上午对凌乱的屋子进行一番大扫除。

“那我也住这儿吧”，这句话世之介实在说不出口。他跟已经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枕着坐垫看竞猜节目的樱子父亲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樱子家。

樱子给他送到门口，他本来想来个吻别什么的，但樱子把他推开了。

“我可能要辞掉池袋的工作回这边来了。”

“为什么？”

“和老板吵架，很难待下去了。”

“哦，是不是因为你帮那个被人挖走了的女孩子说话？”

“嗯，那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樱子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她说了声“再见”就转身进了家门。

世之介也挥挥手道了声“再见”，然后决定稍微绕点远路，沿着堤坝走到车站去。夜空高远辽阔，电车的窗灯就像流星一样从远处的桥上划

过。

走下河堤，穿过通往车站的有着拱形天棚的商店街时，“喂！”，对面有人和他说话了。

一看，站在那边的是有几分醉意的樱子的哥哥。

“啊，大哥。”

“哎呀，别叫我‘大哥’。”

“哦，对不起，那，隼人哥。”

好在记住他名字了！世之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随便吧。你在这儿干吗呢！”隼人跨过护栏走了过来。

“一直在你们家打扰到现在呢。”

“这就回去吗？”

“是，樱子……小姐今天要住在这里了。”

“嗯……哦，你陪我找个地方喝酒去吧。电车还有吧？”

他被半强制性地带到了一家小酒馆，店名叫“如梦”，位于商店街背后的一条小巷子里，店面比较嘈杂，有一位眼、鼻、嘴的妆容全都化歪了的妈妈桑，带有几分下町风情，还有一个让人很难想象能在这里遇到并忍不住看第二眼的大美女，长得很精神，比起漂亮女明星，更像是美女替身演员。

吧台处全被常客们占据了，所以世之介他们就去了里间的包厢里落座。他们运气还不错，来到桌边的就是那个美女替身演员。

“啊，你是第一次来吧？”她很随意地问道。

“这家伙是那个，是阿樱的男朋友。”隼人介绍得很直接。

“阿樱找男人的口味变了啊！”她说话也很直白。

毫不客气的美女替身演员手脚麻利地给他们倒上兑水烧酒，然后立刻招待吧台处的客人去了。

“那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叫由佳里。”隼人说。

“长得好漂亮啊！”

“她家是三姐妹，三个都是大美女，但都特凶。”

据说最小的妹妹是樱子的好朋友。

“听说你去美国了？”

一口气把酒干了的隼人，以一种看着一个从月球旅行回来的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是的，从洛杉矶入境，然后去了佛罗里达、纽约。”

“佛罗里达我倒是听过，不过今天可是第一次从我嘴里说出来。”

“算是给朋友当跟班吧。”

“我听樱子说了。他帮你出了全部的旅费吧？然后你们中途还吵架了，你身无分文，被扔在那里了。但是你也够厉害的，一毛钱都没有，还不会说英语，居然能活着回来呢。说说看，纽约是不是很恐怖？”

世之介也咕咚咕咚地一口喝掉了有点浓烈的酒。此刻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的情景。

特意调开座位乘坐的飞机到达纽约之后，虽想要分开行动，可毕竟那样花销更大，于是世之介很快就开始服软了，但小诸居然真的抛下他，迅速地离开了机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恐怕有三个小时左右吧，世之介一直困在机场里一筹莫展。事到如今分开行动也是可以的，问题是他没有资金。虽然这是一次小诸承担所有费用的大名式的奢侈旅行，但作为成年人，还是得准备点现金以防万一，问题是世之介完全信任小诸，而且他还说包出每天的零花，结果，世之介钱包里居然只塞了一百美元左右。

一百美元也就是差不多一万日元，必须要靠这点钱撑到五天之后的回国日期为止。

如果这里是日本的话，那怎么都好办。可这是纽约。单把一百美元分到五天里，一天就是二十美元，吃饭是不成问题，但纽约已经进入红叶季节，如果露宿街头的话是要被冻死的。不对，在冻死之前，肯定会被人拿手枪指着他喊“hold up”，然后恶狠狠地威胁他，让他交出根本不存在的钱。

于是世之介首先想到的就是，就这么待在机场五天，这样不用上街，公交钱就省了，也不用花住旅馆的费用，尤其是这里暖气和厕所都有。

实际上，在他一筹莫展了三个小时之后，基本上就已经定下了这个计划。但是——问题就在于还有个“但是”，在他想着赶紧去找一个躺起来舒服的长椅的时候，有人跟他搭话了：

“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跟他说话的是一个一看就不经常旅行的日本女孩。人感觉特别单纯，对于第一次海外旅行既欢欣雀跃又提心吊胆，就像是一首八〇年代的偶像歌曲，让人怦然心动。

这位“偶像歌曲”说了：“我一个人打车去曼哈顿有点害怕，能不能请你一起去？”

一瞬间，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他本想拒绝的，但“偶像歌曲”眼看就要哭了，还说自己来出打车费。

看她实在可怜，世之介查了一下导游手册，如果说去程的车钱由她付，那么回程坐地铁只需要花七美元而已。

好吧，就当帮助别人了，而且他也想在纽约的街区走走逛逛。想到这里，他就得意忘形了，而这就是大错的根源。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清纯得就像是偶像歌曲一样的女孩，实际上是骗人付打车费的惯犯。当和只顾抬头目瞪口呆地观赏曼哈顿夜景的世之介一起坐车来到市里之后，她从出租车的后备厢中拿出行李，忽然喊了声“哎”之后，就像是看到了熟人一样开始追着某个人跑，还边跑边喊：“不好意思，能帮我付一下车费吗？”

然后她就消失了，再没回来。

世之介可就穷途末路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司机，等了很久很久那女孩也没回来，而且更糟糕的是，雨也下起来了。

即便如此，他也不相信自己就这样被抛下了（明明之前刚被抛下过一次），于是进了前方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避雨。

当晚世之介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店面很大，出入的人多，没有人赶他，当然也没有人关心他。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才终于接受了自己被骗的事实。这一接受，马上就气坏了，一生气之后发现没钱，肚子也饿了，于是更生气了。

他决定自暴自弃，用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个巨无霸，然后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心中百感交集，泪水不觉打湿了脸颊。

不光是因为被那个女孩骗了让他觉得很不甘心，也有对就业失败以来这几年间一直都不肯面对的窝囊的自己感到悔恨。

眼泪流个不停，却还是一门心思地要吃下去，这让他被噎住了，看着叫人心痛。

“你是日本人？”

就在此时，有人问他。抬头一看，是一对坐在稍远位置的日本夫妇，他们实在看不下去，就走过来了。

“对不起……”

虽然店里没有什么客人，但他还是害羞地吸着鼻子。

女人的身形和妆容都异常夸张，当然也很华丽，就好像人们常说的那种完全美国化的感觉。而她旁边站着的那个男人，怎么说呢，总感觉和这女人不太搭调。

就像红木槿花配椰棕锅刷，或者说是漫画《凡尔赛玫瑰》中的女主角奥斯卡配赤冢不二夫漫画《猛烈阿太郎》中的“喵咯咪”。

二人可不管世之介怎么胡思乱想，“你是来纽约旅行的吗？”说完，他们径直坐到了隔壁的座位上。

在他们又问了一句“怎么了”之后，世之介就此打开了话匣子。关于怎么打车被骗、怎么和小诸闹翻，这些当然说了，从在佛罗里达、死亡谷的快乐回忆到最终找不到工作于是当了打工仔，再到打工的公司濒临倒闭等等也全都一股脑儿地倾诉了出来。

说完他感觉一身轻松，就像所有事情都已经得到解决一样，喝起了冰块化了之后味道已经变得很淡的可乐。

反而是听他讲完的那两个人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他本人倒是很满足地喝着被水稀释了的可乐，那样子，说白了，就好像是一个迷路的老人一样。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的是，多亏了这两人，即直美小姐和阿护先生的帮助，世之介才总算撑到了踏上回国航班的那一刻，其实哪里是撑啊，简直可以说是尽情地饱览了纽约风光。至于直美小姐和阿护先生，很难说清楚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世之介原以为他们肯定是夫妇，但直美小姐坚决否认说“我们没有恋爱感情”。但在世之介的印象中，无论怎么看，阿护先生是有这个感情的。

据说两人同居于苏荷区的公寓里。直美小姐是艺术家，阿护先生则是她的经纪人。

“艺术家？”

自己身边可没有那么光鲜的人物，所以世之介追问道。

“也可以说是演员。在街上，当然也会有舞台演出，通过舞蹈来表

现各种东西。去年登上过百老汇的舞台呢。”

总而言之，他们算是街头艺人，或者说是未来的演员。但从事这类艺术工作的人生活并不稳定，经纪人阿护先生帮她做一些就连好莱坞女星梅丽尔· 斯特里普的经纪人也做不到那么细致周到的工作。

从二人所居住的公寓来看，阿护先生很有钱，这是一目了然的。随着同两人关系日益亲近，他得知，由于直美小姐在日本作为女演员出道之后一直没什么关注度，为了能引起世界的瞩目，她决定来纽约发展，身为栃木县大地主儿子的阿护先生当即决定跟随她，给她提供全力的支持。

只要不站到街头表演，直美小姐就没什么工作，两个人就是闲着的。一直待着也无聊，而且，他们也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享受纽约的生活，想告诉别人自己有多么融入这个街区，于是在世之介回国之前的五天时间里，他们让他睡在高级公寓的沙发上，并且从早到晚都带着他四处逛。今天是自由女神像，明天是流行的意大利餐厅，外加纽约哈莱姆区的爵士俱乐部，这使得世之介开心得脱口而出道：“哇，感觉我也变成纽约客了！”

“这世界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这是听完世之介的纽约奇遇后的隼人的感想。身处小岩这种地方，在“如梦”这样的小酒馆里，确实很难想象在美国从事演艺活动的这对情侣是什么样的，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感慨不已，表情却一脸的迷惑。

“不过，要是他俩最后能成功的话，还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本以为纽约的故事翻篇了，世之介奇怪地问道：“他们是指谁？”

“那个直美和阿护啊。但愿哪天我们去锦丝町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能看到他们出场。”

他似乎是很认真地在说这句话。

“是啊……嗯，确实，要是在锦丝町的电影院里能看到他们就好了。不过我一直没想过他们能成功。”

“你也真过分。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呢。”

不知不觉吧台边的那帮客人都走了。

“隼人，你们到这边来坐吧。”比直美看上去还要漂亮的由佳里在招呼他们，于是两人拿着杯子和擦手巾挪了过去。

“今天早些时候光司的父母都来了呢。”由佳里说。

“我知道。他们出门的时候，我还在光司家呢。”隼人说。

“啊，是吗？”

“他们说要去‘扇屋’吃点东西。”

“嗯，他们说刚从那边回来的。两个人唱了好几首歌才走的。”

“那就是和他们前后脚错过了。”

一落座，两人就无视世之介，开始了老同学间的交谈。隼人拿起筷子吃了一会儿妈妈桑亲手制作的醋拌章鱼，之后去了趟厕所。

“再来一杯吗？”

“谢谢。”世之介一边把杯子递给由佳里一边随口问道，“你们说的光司，是你们同学吗？”其实他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

由佳里瞬间一愣，说道：“哦，对呀！你是阿樱的新男朋友，难怪不知道。”

世之介也很配合地摆出愣怔的神情。

“中学的时候，这两个傻瓜打架玩真的了，结果光司就从河堤上摔了下来，摔到关键部位，然后就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吧。”

世之介还没从呆愣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表情就又凝固了。他有点急了，如果不早点调整表情的话就糟了，但是越着急脸就越是痉挛。

“光司是四中的老大，隼人是二中的老大。他们代表两所学校对抗，都拿着木刀，在江户川的河堤上决斗，现在想想，真是太孩子气了，不过那时候的我也是真心地给他们喊加油去了。”

“啊，那个……”

见由佳里的语气和聊起纽约奇遇时的自己没什么两样，世之介更加迷茫了。

“那个，你说什么植物、植物人状态？”

“嗯……专业的医学名称好像叫什么‘迁延性意识障碍’？”

这时正在招呼别的客人的妈妈桑很担心地插了一句嘴：“光司怎么了？”

“不不，没什么，只是阿樱的新男友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我跟他说说。”

先前听说今天早些时候，叫作光司的这个人的父母来这家店里喝过酒。这么说，这件事不光是这家店，想必这一带尽人皆知。

“啊，那就是说，是隼人哥把他……是吗？”

由佳里把新添的酒递到了支支吾吾的世之介面前。

“唉，是两人互拿木刀对打的，双方都有责任，只是从结果上来说，是光司变成那样了。不过呢，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连一点意识都没有呢，但是家人没放弃，连续几个月都跟他说话，也给他采用电疗法什么的，现在好像是能听懂人说话，而且可以通过眼睛和手指来表达意思了，所以啊，光司其实也挺厉害的。”

“啊，那个……”世之介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但他又不想被这番话甩在后面，一心想拼命地揪住它不放，“也就是说，按你们刚才所说的，今天隼人哥去了那位光司先生的家吧？因为你们刚才说和他父母前后脚错过什么的。”

“是啊，何止是今天啊，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星期天一般都会去的。高中毕业之后的这十年里几乎每周都去的吧？”

由佳里的语气轻描淡写，使人难以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一直躺在床上的人的样子。

“每周都去吗？”

最后他只问出了这么一句。

“那件事发生以后，隼人就被送到少管所去了。出来之后，他好歹念完了高中。不过我后来听说，他高中期间也一直去光司家。后来光司的父母总算原谅他、允许他见光司，是他高中毕业以后的事了。”

惭愧的是，她这番话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出场人物的想法，世之介都不能理解。别说理解了，他甚至根本不能想象。包括从中学起就一直躺着的光司，失手把别人害成那样的隼人，以及每周都去看望光司的隼人，还有原谅了隼人的光司的父母。

“隼人哥每周都去看望他吗？”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也问他了呢，说每周都去做什么呀？他说一起看电视，看一些隼人给录的拳击比赛、职业摔跤什么的。真够傻的，在那种状况下还看什么格斗啊！”

世之介很想弄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但隼人所背负的东西和眼下自己所背负的东西差别太大了，他发出了同刚才隼人一样的感慨，尽管这句话所包含的分量不尽相同：

“这世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就在这时，隼人回到了几近惊慌失措的世之介的身边。

“什么嘛，厕所里那个芳香剂，味道也太浓了。”

确实，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了那种味道。

“你也觉得啊。妈妈桑说丸福超市打对折，所以买了三个呢。”

“玫瑰花香是很香，但就像是鼻子里被硬塞进了一朵玫瑰花，刚进厕所就直冲鼻子。”隼人说着夸张地做起深呼吸。

这话题和刚才说的那个卧床病人的故事落差实在太大了，世之介也忍不住做起深呼吸来。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挑哪个话题来聊了。就算还回到光司的话题，他也觉得自己还没做好细听对方说明的心理准备。但就这么岔到玫瑰芳香剂上，自己简直像个逃兵，说没出息还真是太没出息了。

“对了……刚才我在河堤上走的时候，看到上面开满了花，那些是什么花呢？”

这就是他纠结了一番之后得出的折中方案。作为两人决斗地点的河堤，还有玫瑰芳香剂都包含在里面了。

“啊，那个啊，那叫大波斯菊。”

告诉他的是由佳里。

“现在正好是它的花期呢。”她说完，往空了的碟子里加了一把柿种。

---

(1) 波旁酒，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威士忌酒类型，于肯塔基州的波旁镇所生产。日语中“肯塔基”与“肯德基”发音相同。

十月　二十五岁

“你们中午要在河堤上搞BBQ？那把那边的安全带什么的收拾一下，早点去吧！”

樱子父亲的声音从一辆车子底部传来。这辆车是一位老客户的，说是昨晚马达突然不转了。

“那我差不多收拾一下。”

世之介把安全带的散件装到垃圾袋里，他身上穿的上周新买的连体工作服上已经沾满了油渍和灰尘。

“不过在河堤上搞BBQ，水怎么办？没有水龙头啊！”

大概是做完一部分工作了吧，樱子父亲从车底钻了出来。

“水我们提过去。装在那个橡胶桶里。”

“工作量很大啊。”

“隼人哥说要带光司先生过来。和那比起来，提水就不算什么了。”

“坐轮椅怎么下河堤？”

“可能背下来吧。”

“没事儿吗？”

“听说以前也这么干过。中途还滑倒了，摔得不轻。”

世之介把垃圾袋搬到工厂外面后，走到换衣间打开锁柜，脱下了工作服。出去买东西的樱子和亮太差不多该回来了，他决定在他们回来之前先把BBQ的用具搬到河堤上去。

今天的参加者和当初预计的相比，人数增加了不少。首先有樱子和亮太，隼人哥邀请了由佳里小姐，还要把光司先生带来。世之介这边试着邀请了小诸和小滨，小诸似乎是美国之行余怒未消，他说了不参加，但好歹肯和世之介说话了。根据他所报告的近况，知道他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这让世之介略感安心：“这比参加那些奇怪的自我激励培训要好多了。”

而小滨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去呢。”

和她平常一样，这种感觉，世之介理解为：她会来的。

另外，隼人哥的一个朋友还会带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这样，最终就是一支十一人的大部队了。

顺便说一下，樱子父亲不参加。他毫不客气地拒绝道：“在阿猫阿狗经常拉屎撒尿的地方吃午餐，有什么好吃的？”

他打算下午就跟往常一样，出发去往位于同一条河流沿岸、江户川方向的赛艇场。

“那是什么？”

换了衣服的世之介正要走出工厂时，被正在门口吸烟的樱子父亲叫住了。

“照片。在美国拍的。”

世之介给他看了看大号的信封。

“那边有个邮筒吧？我想报名参加摄影比赛。据说奖金有一百万。”

“一百万？好多啊。”

“是吧？我也没什么信心，就是预感还不错。”

“对了，你经常带着的那个相机，很高级吧？是不是徕卡什么的？”

“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便宜转让给我的。我用它拍过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完全把它给忘了，之前去美国旅行时才又翻出来的。”

正在这时，亮太的身影出现了。他故意穿了樱子父亲的拖鞋，屈着腿大步从超市走回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樱子催促道：

“BBQ用的东西都搬来了吗？”

“还没有，不过马上去。”

世之介先往马路对面的邮筒跑去，拜了两拜后又拍两下手，然后再拜了一拜，就像是在神社行参拜礼，之后才虔诚地把信封投了进去。亮太好奇地追了过来。

“哎，亮太你也来拍拍手吧。就说‘哪怕是安慰奖也行’。”世之介让他也照着拜了一遍。

上午曾遮住太阳的云层散去了，午后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秋日晴天。世之介让亮太帮着把BBQ用具和水往河边搬，也很快就满身大汗了。

这里离铁路桥很近，总武线的黄色电车在上面来往穿行。每次电车通过的时候亮太就挥挥手，但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无法看清车里的模

样。

“喂，世之介，过来帮帮我！”

BBQ用品已经准备妥当时，他听见河堤上方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推着轮椅的隼人哥正对他招手。

坐在椅子上的应该就是光司先生了。说真的，他看上去比世之介想象的还要严重。

“好的！”

他答应着跑上了河堤。

站到光司的面前时，从他的眼里就可以看出他很期待这次秋日之行。

“你好，我是横道世之介。”

“你原来叫横道世之介啊？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像落语表演艺术家一样。”隼人现在才开始笑他，然后又说道，“我来背这家伙，你帮我拿轮椅。”说完就要把光司背起来。

说得简单，但这坡太陡，并不适合背一个人下去。

“没事吧？”

世之介不由得握住了只能任人摆布的光司的手臂。那手臂细得让他大吃一惊。

“没事，可以走的。不对，可能还是不行？那这样，你呢，待会儿再搬轮椅，我们下去的时候，你在旁边扶着点，别让我们滚下去了。”

隼人背起了光司。

“这样吧，后退着下，这样可能轻松些。”

听隼人这么说了之后，世之介立刻绕到他们背后，托住了光司的屁股。

“走了啊！”

“好！”

隼人一步步地走下河堤。光司细细的腿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秋日晴空下，总武线的电车再次穿过铁路桥。

“一、二、一、二……”

世之介的喊声和电车叮叮咣咣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隼人给光司戴上了一顶耐克的帽子，把轮椅固定在一个能清楚看到河流的位置，这时，他们看到小滨从河堤上往这边走。

“老板娘！”

世之介这时正在生火，替他跑去迎接的是亮太。

上次去兜风时，知道她在寿司店工作后樱子就让儿子这么叫她了。

“亮太！你刚才在那边招手了吧？我在电车上看到了呢！”

小滨也冲他喊道。看来近乎偏执的亮太的辛苦终于获得回报了。

河堤上，亮太看了一眼小滨递给他的塑料袋，不禁发出了欢呼声。

“我带虾来了！”

“啊？是银座的虾吗？”

小滨的声音让世之介不禁站起身来。

“怎么会！是池袋的赤札堂买的。装了锯末在里面，现在还活蹦乱跳的呢。”

小滨边笑边牵着亮太的手从河堤上走了下来。

之后出现的隼人的朋友开着一辆把底盘改装得很高的铃木吉姆尼，上面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见他把车子直接开到了按说禁止进入的河岸边。

和紫色的MARKⅡ比起来，这辆车显得正常多了。不过，看他开着这辆车子在陡峭的河堤上忽上忽下，玩着一些像特技车一样的技巧，嗨得不得了，从这一点来看，不愧是隼人的好朋友。

从休息室的窗户往下看去，运河就像一只展开了翅膀的蝴蝶一样美，在它旁边是鳞次栉比的砖瓦结构别墅群和墨绿的树木，远处是模仿阿姆斯特丹街道建造的一片城区。

这是去年开放的位于长崎的“豪斯登堡”，其建造的理念是，在一片比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占地面积更大的土地上再现荷兰风情，多亏持续到最近的泡沫景气发挥了作用，何止是再现，处处都透露出试图挑战荷兰本尊的舍我其谁的逼人气势。

当然，这不是正品，充其量只是仿品；所谓仿品，正因为是对正品进行了模仿，所以才叫仿品。“豪斯登堡”虽是仿品，但却洋溢着一种无意模仿正品的气势。

从再现了荷兰贝娅特丽克丝女王所居住的宫殿窗口，俯视洋溢着那

种气势的主题公园时，世之介完全被震慑住了。

这个房间暂时被用作婚礼的休息室，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座再现了宫殿的建筑，光这间休息室就足以开一个小规模的婚宴了。其实，从刚才就不断有宾客走错房间，进了这里，并连连惊叹说：“今天的结婚会场真豪华啊！”

在这间休息室最靠里的角落处，世之介像是在躲着人一样站在了洛可可风格的厚重窗帘后边，耳边不断传来七大姑八大姨们那毫不留情的闲言碎语。

“听说世之介也从东京赶过来了，但是多惠子关照过，叫我们别问他在那边做什么，有没有对象什么的。”

多惠子就是世之介的母亲。

世之介本来不打算参加表哥清志的结婚典礼的。问题是，在清志半开玩笑地报名体验“豪斯登堡婚礼”时，他居然中选了。

虽然是以评测用户的身份去举行婚宴，但好歹是在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宫殿里。很快地，邀请函纷纷寄到了亲戚们手里。东京也好北海道也罢，三等亲以内的亲戚只要还能走的，不用多说，全都得来参加。如果这样人数还不够，据说清志的父亲所经营的小型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们也要全部出动来参加典礼。

“不不不，不行不行。告诉我要结婚了的时候，清志哥跟我说了，我可以不用去，再说我也没路费，没红包，也没礼服啊。”

都二十四岁了，这样确实丢脸丢到家了，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办法。

“就算他说过，但就你一个不来怎么行？何况我们亲戚那么少。”

“而且啊，我要是去了，肯定会被亲戚们各种数落说教，说什么你在东京又没工作，到底在干什么呢之类的。”

“那就由你妈我好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嘛。我会叫他们别问的。”

母子俩事先聊过的每一句每一字，现在原封不动地传入世之介的耳里。

也不能老躲在窗帘里，世之介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就从窗帘里钻了出来。七大姑八大姨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过来，所有人一看到世之介就咬住嘴唇不再说话。

“好了好了，有什么想说的你们就说吧。这么安静反而难受。”

世之介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这时有人立刻就来了一句他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沉重的话：“其实你怎么样阿姨们是无所谓的，大家担心的是你妈妈多惠子，就怕她想不开。”

“所以你怎么样？到底在东京做什么？”

“没借高利贷吧？”

“多惠子很担心你啊，都瘦了三公斤呢。之前她整天都去健身房也没见瘦下来呢。”

之后，话题便逐渐往减肥窍门那边转移了，于是世之介悄悄地离开了。

虽说事出紧急，但说集合就都集合起来了，休息室的一个角落完全成为出租车公司的休息室了。

昨晚很晚才到家，还没有跟今天的主角清志打过招呼，想到这儿，世之介便往新郎休息室走去。

休息室很豪华，走廊的装潢规格也很高。就算是开玩笑也好，如果此时世之介的行为举止能像个王子，那画面看起来也挺有意思，但他一不留神就没出息地挨着墙角走了起来。

世之介诚惶诚恐地打开新郎休息室的门，就看到了穿一身白色燕尾服的清志，他显得很紧张，正在镜子面前练习致辞。

“哟，是世之介啊，你来得正好，站这儿听听我的致辞吧。”

清志迅速打开了用于作弊的小抄。

“先别啊，清志哥，你好像不适合穿燕尾服啊，看起来就像以前的漫才师一样。”

“不不不，这种典礼就得这么穿。”

“你为什么会报名体验呢？”

“我这不是没想到自己会中选嘛！”

“那你别报名不就完了吗？”

“是倒是。”

据清志说，他原本计划在“豪斯登堡”举行一个小型的结婚典礼。他报的是乘坐游轮环游运河的同时举办婚礼，这在“豪斯登堡”这里算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方案了。

“这个先不提了，你在东京到底是做什么的？”

清志把白色的领结系得太紧了，看起来就像一个螺旋桨。

“就是打零工啦。”

“打零工？你也真是的……”

“清志哥你以前不是说要当小说家什么的，结果大学毕业之后不也吊儿郎当了一阵吗？”

“可我再不怎么样也有我爸的出租车公司啊。而且，我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写三年写不成就放弃。”

“光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的梦想压根儿没可能实现嘛！”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

“我说得不对吗？”

“不过呢，唉，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给自己设一个放弃的期限，这种家伙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家的，对吧？”

曾经那么乖僻的清志，在人生一帆风顺了之后也变得这么坦率了。

“说起来，我在常去的那个写作培训班里认识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听说他二十五年前在某家杂志的小说征文比赛中得过安慰奖，从那之后就一直靠打工来维持生活，也没有人跟他约稿，但他规定自己说‘这个月末就是截稿日期了’，每年都坚持写两部小说呢。”

“哇，好厉害啊！”

“厉害是厉害，但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点恶心。”

恶心当中或许也有不甘心吧。没有人约稿还坚持写小说，这当然已经不算是兴趣，甚至已经超越了工作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接近于业障、宿怨了。这么看来，对早就决定“如果写三年写不成，就回家继承父亲的公司”的清志来说，这职业无疑根本不适合他。

“啊，对了对了，世之介，你有没有什么适合在婚宴上表演的拿手节目？高雅一点的。”

“没有啊，下流一些的也没有。怎么这么问？”

“高中的同学们说要来个裸体舞助助兴，但看这个场地，他们突然觉得有点瘆得慌。”

“那是，在宫殿跳裸体舞当然不合适啊！”

这确实挺叫人苦恼，不过和裸体舞表演相比，清志似乎更关心自己的致辞，于是他又开始着手修改致辞稿。

世之介看了一会儿，看到清志在“我们二人都没什么经验”和“我们两人都没经验”之间来回反复地修改，他实在急了，插嘴说道：

“这两种都行啊，不都是说你俩没经验嘛！”

据说愿意收下这样的清志当丈夫的是在本地市民医院工作的一名护士，清志放“飞天精灵”爆竹被烧伤时承蒙她照顾，这是两人交往的契机。

“对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你也别让姨父姨母太担心了，认真地找份工作才好啊。”

最后，清志在“我们二人都没什么经验”上画了个圈之后，忽然转了一个话题。

“也就我老妈担心得有点过分了，我老爸倒是说没什么。还得说是男家长，这时候就显得很沉得住气，见我老妈寝食难安就安慰她说：‘不过是年轻时候耽误两三年，以后怎么都能扳回来。’”

实际上，世之介在这一点上真心地相信父亲所说的。

“不过听说姨父好像之前还来找过我爸呢。”

清志这时提了这么一句。

“做什么？”

“问能不能让我们家的公司聘你啊。”

“你们公司，当司机吗？”

“哪能马上就当上司机呢。”

虽然是出租车公司，但规模挺小。司机全部加起来也坐不满在这座宫殿里举办的宴会的一张桌子。社长是清志的父亲，副社长是他母亲，负责电话叫车业务。所以，管一个出息不大的儿子还凑合，如果还让他们关照出息也不大的外甥，哪有这份余力？

“我老爸居然会因为这事……”

世之介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石板铺成的细细的坡道尽头，有一家时尚的酒吧。站在这家酒吧前面，世之介瞪圆了眼睛。这是将老旧的洋楼重新改建过的建筑物，外墙上打着淡淡的灯光，令人感觉简直就好像迷失在了欧洲的名画里。

“最近刚建的，漂亮吧？”

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的高中同学栗原，栗原从本地大学毕业之后，就在福冈的一家法律事务所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这天刚好回老家来了。

“感觉只要把女孩带到这个酒吧来，接下来想做什么都OK了吧？”

栗原显得轻车熟路，当他正要进入店里时，世之介极其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种酒吧来？”

“确实……不过呢，嗯，是这样的，就是要跟你显摆显摆，让你看看‘栗原君还是那么受欢迎呢’。”

这个栗原，确实从上高中起就很受女孩子欢迎。虽然水平一般，但他是校足球队的队长，而且长得很像当时某位人气很高的男演员。这样一来，在同性中难免有点招人烦，但就像他如此淡定地说出这番话来，这人还是让人恨不起来。

进到店里、在吧台落座之后，栗原很快跟一个貌似认识的调酒师说起了之前从福冈带过来的那个女孩子，以及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始末。

这件事世之介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在一家叫作“云龙亭”的饺子馆里听他聊过了，所以趁这当口就去了厕所。

这是清志的结婚典礼圆满结束后的第二天。当时，新郎新娘自不必说了，出席婚礼的人全都被会场的气氛震撼到了。

好不容易回老家一趟，所以就在家住上两晚再回去？事实证明这么想是错的。只要在家，对儿子的未来感到悲观的母亲便一直不停地发牢骚，又没有老同学能在工作日陪他一起玩，正当他觉得无聊透顶的时候，听闻世之介回乡的栗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哎，我们一起出去吃饺子吧！”

世之介一边接电话一边想：“嗯嗯，栗原这家伙，就是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才让人讨厌不起来哪。”当场就像一个被人带到时尚酒吧的女孩子一样兴奋得脸颊绯红。

在两人都喝完两杯鸡尾酒后，栗原罕见地压低了声音说道：“其实啊，我正为我哥的事发愁呢。”

“你哥哥现在在做什么？”

世之介边问边把剩在酒杯底部的樱桃掏出来。

“唉，算了，这话题说起来太沉重，还是不说了吧。”

这话题是他自己说起来的，现在却想换了。

“别吊人胃口，赶紧说吧！”

世之介把樱桃塞进了嘴里。居然很酸。

“嗯……怎么说呢……”

吃了樱桃的明明是世之介，栗原却不知为何露出了酸掉牙的表情。

“你哥人很好啊。以前去你家里玩的时候，还给我们做什锦摊饼吃呢。”

“有过吗？”

“嗯，是广岛风味的。”

“你记得好清楚啊！”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广岛风味的。”

栗原目不转睛地盯着正一脸怀念的世之介。

“看什么嘛！”

“那我还是说吧。跟你可能能说出口。”

“那快说啊！你那善良的什锦摊饼哥哥，现在在做什么呢？”

“什么都没做啊！”

“什么都没做，那就是打零工？不就跟我一样？”

“不是，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这什么意思？”

“对吧？你第一反应也是‘什么意思’，对吧？”

据栗原说，大他三岁的哥哥原本在本地的一家银行工作，看起来做得还挺开心的，但大约两年前他就经常以肚子痛为由告病在家休息，从那以后就变得不对劲了。

起初，全家人都没怎么担心，但他的言行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粗暴，缺勤也越来越频繁了。

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哎，要不让哥哥去精神科看看呢？”

就算是这样，栗原等人还是一笑置之：“昨天半夜看电视还嘎嘎地

笑呢。不用大惊小怪。”

但他持续缺勤，最后在公司的建议下，办理了停职手续，从此更是连自己的房门都不出了。

“连房门都不出，那是什么意思？”

不论是谁嘴里都会先蹦出这样的疑问。

“不出房门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出房门啊！”

“那吃饭呢？”

“饭都是我老妈每次装在托盘里，放到我哥房门口的。”

“那上厕所呢？洗澡呢？”

“他占了二楼的厕所，我要用的话他就发飙。至于澡嘛，他基本不洗。不过好像偶尔没人在家的时候他会下楼来冲个澡。”

听着栗原的话，世之介感觉自己是在听一只凶猛的宠物的故事。

顺便一提，栗原家位于市里的一个新兴住宅区。房子不怎么大，但是整栋建筑的墙都是白色的，很可爱。在县政府工作的他父亲是一位豪爽的运动健将，就像是三十年后的栗原，他母亲年轻时像女明星一样漂亮，经她精心修整过草坪的院子中开着应季的花，白色的小狗在院子里奔来跑去。

说真的，这种景象无论哪一角，都很难和那个几乎不洗澡的栗原的哥哥对上号。

“我问句不好听的，那个，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由于事情过于重大，世之介对措辞也变得谨慎起来。

“嗯……可能也不是吧。之前我因为太生气，还踢烂了我哥的房门，想把他拉出来。当时，我们俩还打起来了，怎么说呢，我哥当时的言行，或者说跟他打架时候的那种感觉，和之前他正常时没什么两样啊！”

世之介本想问他打架时的感觉指什么，随即又想，无疑应该是那种皮肤接触之后的切身感受吧。

“那，是不是他有什么不满啊？”

啊，对！世之介感觉自己问到点子上了。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的话，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满啊！”

“不知道？你哥什么都没说吗？”

“没说呢！而且公司那边好像也没什么事。”

“会不会是失恋了？”

“应该不会。”

“可他不是没出房门吗？没有什么理由就不出房门，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句问话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但其实世之介是严肃认真的。

“我觉得是我妈太惯着他了。所以我让她暂时先别管了，但我妈早午晚都给他端饭过去，每天都在唠叨说今天的饭他都吃完了，或者是今天又没吃完。”

“那是，天下的老妈都这样。在我们家啊，一说‘开饭了’，如果大家不马上坐到餐桌旁的话，我妈真的会生气的，说什么‘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做的，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总之，世之介想表达的意思是，对母亲来说，喂孩子吃饭是本能，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说的有点跑题了。不过由于栗原跟他有着多年的交情，似乎能理解，于是把话题拉了回来：

“我还是觉得，就算是强拽也要把他拽出房门，如果那样他还不工作的话，还不如让他死在外面算了。这才是办法吧。”

“那怎么行。一个自己连饭都吃不了的人，你硬把他拽出去，反而会让人很担心的。我爸也是，总挂念附近的野猫，明明不是他养的，哪怕两天看不到，就会在附近找上一两个小时呢。”

又有点跑题了。栗原却也感受到了世之介的那股认真劲儿。

“真的，这件事说起来太难为情了，我也只能跟你说了。求你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会跟别人说的……不过也只能先观察一下情况再说了。”

这时世之介想，这事最多也就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周吧，但紧接着从栗原嘴里说出的话让他感到一股寒意：

“到这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呢！”

一年……那时候“尼特族”这词还没出现呢。

不知为何，此刻世之介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年前的自己。这段回忆之所以格外鲜明，是因为那个月是他的出生月份，他一有空就钻进小钢

珠店。那时他已经有点自暴自弃了，想着，啊，这就是所谓的“厄运年”吧！但是如果有人让他把从那时到现在的一年时间全当没发生过，他一定会拒绝：“不不不，即便那样还是发生过一些美好的事情。小钢珠当然偶尔也会赢，至于生日礼物，小诸诸把自己不再听的麦当娜和B'z的CD送给了我。”虽然那绝不是一段可称之为充实的日子，但眼前总会浮现好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那便是一年时光所具有的分量。然而栗原的哥哥却说，这一年中的每一天他都不想要。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世之介莫名地感到悲哀。而这人就是那个给他做广岛风味什锦摊饼的哥哥，想到这里，他更加觉得忧伤了。

回到东京之后，天气骤然变冷。

世之介把旧毛巾塞到铝制框架门窗缝里，以防止风钻进来。池袋旭日升公寓虽然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造得廉价漏风严重。特别是玄关门下边漏得最厉害，让人只能认为明显是因为下订单之前弄错了尺寸。就因为门下方有这样一块称缝隙又显得过宽的空间，喝醉酒的小诸冬天曾在这里住过，当时让他睡在了地板上，结果第二天早上都快冻死了。

把旧毛巾塞进去之后，发现隔壁又传来很大的响动。吵闹的不是以前因小黄片的音量过大而跟他抱怨过的美发师那头，而是住着中国青年的那间房。

世之介把耳朵贴到吵闹的那一头的墙壁上。

吵闹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它也分很多种。而隔壁传来的那种，不是电视、录音机的音量过大或是说话声音大，也不是脚步声或大力开关门的声音。

非要说的话，那就应该是有一大群默不作声的人挤在屋里的感觉。

但隔壁的房间也和世之介的一样，是六叠大小的一室户。实际上可能更小，说有六叠大都勉强。

每次小诸来时，稍微活动一下都会踩到你的脚或者撞到我的肩，而就在如此狭小的单间里，隔壁似乎多的时候有七八个、平常也总有五六个男人一起生活。

不，当然不能光明正大地住着。合同里明确写了，仅限单身人士，也不能养宠物。但房子建在一个治安绝非良好的地段，就连世之介这种没经过审查的无业人士都能住进来。对于正经人来说，这里不具备任何

适合生活的好条件，但如果是对于来自外国、需要隐藏身份的非法劳动者来说，便全是好条件了。

顺便一提，他们并没有端着一盒点心上门来打招呼说：

“我是刚搬到你隔壁的小陈，这是小王，这是小李。”

世之介头一回留意到隔壁房间的异动的那天，天气似乎还不错，他走到阳台时，突然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于是转眼看向隔壁的阳台，发现好几个年轻男人活像一群麻雀似的排成一溜在抽烟。

之前在走廊里见过面且说过话的男人也在其中，于是世之介跟他点头致意。那男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其他的男人则一脸不快地继续吸着烟。

在那之前，他也感觉到了来自隔壁的气压是如此强大。明明能感觉出墙对面住有一大帮人，但从没听见过他们的笑声，甚至也没有听到过长时间持续的对话。他们一大早呼啦啦地出门，到了晚上再呼啦啦地回巢，叮叮当当地一番就寝准备之后，鼾声便跟合唱一样此起彼伏了。

说到鼾声，隔壁的美发师也不是善类，所以世之介也习惯了，但对于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环绕立体声，他只能用纸巾堵了耳朵才能睡觉。

小诸是这么说的：中国这个国家真的很大，所以我们统称为中国话的语言实际上会因为地方不同而千差万别。那么，如果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你隔壁群居，或许相互间根本没法多交流吧？

原来如此，他想，既然来自那么大的地方，彼此间甚至没法靠语言交流，那为什么非得挤到这么小一个地方来呢……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忍心。

那天晚上，隔壁房间忽地变得吵闹起来。

世之介已经入睡了，又被隔壁男人们急切的声音吵醒了。

他当然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从薄薄的墙壁对面传来的声音判断，似乎其中有个男人在痛苦地呻吟，而其他的男人则慌乱地跑到厨房接水什么的。

世之介不是医生，此刻就算他主动凑上前去也于事无补。当然，担心还是很担心的，但也只能隔着墙观察事态的发展。

“啊！”

这时世之介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怎么叫救护车！”

他不禁叫出声来，紧接着他倾向于认为他们“肯定不知道”。

管不了这么多了，他走出玄关，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

瞬间，房中一片寂静。

“那个，我是隔壁的。”

他不觉得他们能听懂，好歹先试着问问看。好在这栋池袋旭日升公寓的每间房的玄关门下方都有很宽的缝隙，就算小声点也能听得见。

过了很久，门终于开了。

给他开门的就是之前曾说过话的那个男人。

“那个，我，隔壁的。”

世之介指了指旁边的门，男人“嗯”地点了点头。

“那个，怎么了？”

世之介先往屋里看了看。

从迷你厨房的布局来看，户型完全相同，只是左右相反而已。狭小的一室户地板上，能看到很多双男人的脚。

他把头又往里伸了伸，只见墙角有一个年轻男子，他正痛苦地咬着牙齿，并用手摁着自己的肚子。

“怎么了？生病了吗？”世之介问。

给他开门的那男子点头说：“生病了。”他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你们知道怎么叫救护车吗？”世之介问。

遗憾的是，没人听得懂。

“救护车，就是那个，‘哔啵哔啵’那个。”

世之介把手放到头上，模拟着救护车车灯的样子。这时有人在屋里说了句什么，眼前的男子也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是救护车。

“电话呢？要打吗？”

他这回又比画起打电话的样子。

里面又有人说了句什么。眼前的男子不安地回过身去，看看那个一脸痛苦的男人，又看看他周围男人们的脸。

世之介当然也知道，如果去了医院，他们非法居留的事情就暴露了，但就算要非法居留，也得先能保住性命再说。

世之介对那男子说道：“我来打电话。”

那男子似乎也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点点头说了声“好”。

世之介跑回自己的房间，立刻拨打了119，告诉对方说自己的朋友病得厉害，又告知了这里的地址信息。

挂断电话走到隔壁房间时，其他男人竟然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那个生病的男子和世之介认识的那个男子。

世之介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房间。

地板上铺满薄薄的被子，感觉也不算脏，只是像在山间小屋里野营一样。

世之介仔细观察起病人的脸，发现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那张脸灰扑扑的像是被痛苦折磨得万分疲惫。

就在此时，世之介听到了鸣笛声。他正想迎出去，病人突然猛地站起身来，挣扎着往厕所挪过去。世之介不由得抓住了他的手臂，扶着他走了一段。

他一个趔趄倒进厕所之后，就试图从本就已经空了的胃里往外吐点什么出来。

门外有响动，于是世之介走到了走廊，看见急救队员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在这边，正在厕所吐呢。”

“他自己能活动？”

“能。”

世之介回答着急救队员的话。

由于担架进不了电梯，其中一名急救队员便背着病人下去了。世之介也顺势夹杂在他们中间跟着下到了一楼。

“那个，他是中国人，可能语言不通。”

有名急救队员镇定地回答他说：“没事，我们有会说中文的队员。”

确实，救护车里，那名队员已经在跟病人问话了。

救护车鸣笛开走了。世之介和那名还留在当场的隔壁男子对视了一下。

四下一看，周围已经围上了一圈人，池袋旭日升的住户们也都从阳

台往这边看。

“回去吧？”世之介主动说道。

“好。”那男子又点了点头。

二人坐上了电梯。那男子想要说点什么，但却没法诉诸语言，结果到了十楼两人也谁都没开口。

他们在各自的门口准备分开的时候，男子用手比画了一下，像是让世之介稍微等等，然后就往自己的房里跑了进去。

等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很大的罐子走了出来。

“这是什么？”

世之介接过那男子硬塞过来的罐子，男子打开盖子，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花生。

“这是给我的？”世之介问道。

“嗯！”

男子把罐子直往他怀里塞。

突然间，仿佛是天花板砸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

一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还有樱子的哥哥隼人的声音，正把剩下的小钢珠一颗一颗往机器里塞的世之介终于意识到了：“啊，刚是被打了一下！”

“真没出息，你没其他事情做了吗？”

“等下去接樱子和亮太……”

这天是星期天，一个宁静的下午，地点是小岩车站前的小钢珠店。

“啊，隼人哥也玩小钢珠吗？”他忽然想起来，于是问道。

“偶尔吧。我刚从光司那里吃完午饭回来。”

隼人开始琢磨起了旁边的机器。

“那台机器不出小钢珠的。”

“我瞧着也是！”

隼人又走向隔壁的另一台机器。

“你要和阿樱他们去哪儿？”

“还没定呢！”

头部被敲的地方现在越来越痛了。

“听说你最近在找工作呢？”

“我打工的那家酒吧要关门了。”

“有什么意向了吗？”

“头疼着呢。也不能老打零工啊，可是要成为正式员工又……反正现在没地方招人。”

世之介看到最后一颗小钢珠在机子里艰难地挣扎一番后还是被吞掉了，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站到隼人的背后正看着时，隼人说道：“确实不能老打零工啊！”

眼看又要被他一记暗拳偷袭，世之介赶紧躲开。

“这个我也知道！”

“要不你在我们家做一段时间试试？”

“啊？可是……”

“我们家怎么都好说，你一边做一边找工作不挺好吗？”

“可是……”

可是，可是，他一遍遍地重复，下面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可是在正交往的女朋友家工作不太好吧？”还是，“可是怎么说我也是文科生？”总之，像样的理由是浮现在了脑海，至于是否适合拿来作为拒绝的理由，世之介本人对此也没信心。

“我问问老爷子看。别看厂子不大，其实最近有很多活儿，我们做不过来，就都给拒绝了。你如果能帮着干点杂活，也算帮大忙了。”

隼人的机器开始吞小钢珠了。

世之介没有说“好，那就拜托了”，也没有说“还是算了吧”，只是盯着这台有可能出大奖的机器。

也不知道看了多久，最终隼人的机器还是没出大奖，于是世之介先行离开了小钢珠店。在他去经常光顾的那条商店街买亮太喜欢的牛肉可乐饼时，店里的一个阿姨跟他说话了：

“啊，今天是孩子他爸一个人来吗？”

“啊，不是……”

他本想纠正一下，但觉得那样做也很麻烦，于是干脆一笑了之。

一边吃着刚炸好的可乐饼一边走的世之介想："对啊，是这么回事啊！"熟食店阿姨的话语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这才意识到这一点。

顺便一提，亮太管他叫"世之介"。这是学他母亲樱子叫的，但樱子也没训斥他，让他"别把后面的尊称去掉"。

但如果有人问世之介"那怎么称呼你合适"，他也说不好。叫"世之介哥哥"或"世之介叔叔"也可以，但毕竟他和樱子正谈着恋爱，所以"哥哥"和母亲谈恋爱会有点怪怪的，而"叔叔"和母亲也显得很不靠谱。

所以现在称谓就固定为"世之介"了。也许樱子想以这一称谓来巧妙地调整自己儿子和恋人的关系。

拿着可乐饼去到樱子家时，发现亮太正被樱子狠狠地训斥，看来又在哪儿闯祸了。

他自顾自地进了门，走到传出声音的厨房。

"就算你待在那儿不动，妈妈也不原谅你！快去好好跟小翔道个歉！"

在一边洗东西一边怒吼着的樱子的脚边，亮太双手抱膝缩成一团，就像是厨房里的一台家电。

"怎么了？"

世之介忍不住开口问道，亮太却并没有屈服于可乐饼的香味，根本没有要抬头的意思。

"怎么了这是？"

他转头问樱子。樱子一边刷着杯子一边怒气冲冲地说道："在公园干坏事了。"

世之介蹲下来摸亮太的头。亮太或许先前一直在拼命忍着，当世之介温柔地抚摸他的那一瞬间，就忍不住哭着抱住了世之介。

世之介一抱住他，他就泪水鼻涕横流，贴在世之介脖子上的小脸蛋瞬间就把那脖子弄得湿答答一片。

"妈妈还没原谅你呢！"

世之介顾不上去理会樱子从背后发出的怒吼，带孩子离开了厨房。当他用挂在餐桌椅子上的毛巾擦拭亮太的脸时，樱子开始说起发生在公园里的事。

原来是在沙坑里玩时，亮太拿走了比自己小的孩子的玩具。

当然就樱子来说，这种事情毕竟是小孩之间的吵架，当场骂几句就算了，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回家还要严厉地责骂，但就是这次，当她在沙坑边责骂他的时候，亮太跟她顶嘴了：

“可是我比小翔强啊！”

“啊——啊！”

听完樱子的话，世之介不禁嘟囔道。他用自己的鼻子去蹭亮太的鼻子，同时又重复了一遍“啊——啊”。

世之介想把亮太放下，但亮太缠住了他的脖子。无奈，他只好就那样抱着亮太，穿着樱子父亲的凉鞋走了出去。

眼前的河堤上，一群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正骑着自行车大呼小叫地飞驰而过。

世之介不由自主地踏上了河堤的石阶，每登上一级，蔚蓝的天空都显得更加辽阔了。

“妈妈为什么那么生气，亮太你已经知道了吧？”

世之介用力晃了晃亮太的身体。

臂弯中的亮太也点了点头。

“妈妈辛辛苦苦地养你，是不想让你变成一个弱小的人啊。”

从河对面吹来的风略带点潮水的气息。

“……亮太，你听我说啊，从弱小的人手里抢玩具的人，才叫弱小呢！真正强大的人，会把自己的玩具借给弱小的人玩，你懂了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懂了，臂弯中的亮太又在点头。

“……强大的人没几个的。真的真的很少。不过妈妈就是想把你培养成那样的人，你懂吗？”

“……嗯。”

“那你觉得妈妈为什么会这么想？”

臂弯中的亮太摇了摇头。

“因为亮太你很有前途啊。因为她觉得，在那么多那么多的小孩子当中，真的只有一点点人能变强大，你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个呢，你知道吗？”

“……嗯。”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我第一次看见亮太的时候就在想了：‘啊，这小朋友也许以后能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呢！’”

亮太被泪水打湿的睫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干了。世之介用自己的手指擦去了亮太的鼻涕。

十一月　冲刺

秋日晴空高远。

这是一个星期天，也是人们常说的适合游玩的好天气。樱子和世之介兴冲冲地走进了车站前的超市。

这两人无论谁怎么看都会觉得没有什么共同点，那为什么这两人能勉强凑成一对呢？对此谁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两人还是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都喜欢购物。

这里说的购物，不是指去银座或青山那一带去看名牌货这么高级，而是就像这样，就喜欢逛这种在车站前的超市。进门之后，两人立刻从品尝土特产柜台的商品开始，然后是生鲜食品、药妆柜、日用品，接着是熟食、面包，最后是文具、文创商品角等等。他们拿起各种各样的商品，不时相互说着“这个不买了”“那个不要了”，逛遍每个角落，从无遗漏。

今天也是，一进到店里，世之介就开始在土特产柜台品尝来自京都的山椒丁香鱼，樱子很快发表意见说：

“啊，这牌子的山椒丁香鱼不错，味道清淡，亮太也能吃。”

“嗯，我觉得不够好，山椒稍微再辣点可能会更好。”

“看不出来你居然是个爱吃辣的人啊。”

“这外表能看出来吗？”

“差不多能看出来吧。”

两人就这样无伤大雅地拌拌嘴，对商品试吃角的大叔表示了感谢后便往前走去。樱子很快就留意到了店里的变化。

“啊！那里面变成一律百元专柜了！”

“啊，真的！”

两人不禁加快了脚步。

“最近出现了一些一律百元的专门店呢。”

走到百元专柜后，樱子立刻拿起了指甲剪。

“专门店，是说店里的东西全都是一百日元吗？”手里拿着挖耳勺五

件套的世之介问道。

“应该吧，因为都说了是一律百元啊。”

樱子这次又把手伸向了订书机。

“这么好的指甲剪才卖一百元，那谁还去买普通的指甲剪啊。”

“厨房用品一应俱全呢！”

“普通的杂货店这下可要全完了。”

“别说杂货店了，食品店也是……哎，你过来一下，这边的蒸锅也都一百元呢。”

樱子说着一挺胸，好像自己立了大功一样。

一看，咖喱块、汤料、意大利面酱等等排了一长溜。

“看这个，肉末咖喱呢，世之介你绝对喜欢！”

“看起来很好吃。”

“买吗？”

“买！”

“啊，对了，我爸交代我买藠头了，你记得啊！”

“对，因为你爸不吃福神腌菜。”

说起来，这时候樱子父亲正在帮着看亮太，现在肯定是在河边被孩子骑着暴走的三轮车追着跑呢。

“真是的，一百块就能买这么多，搞得我都不想去对面的普通柜台了。”

说这话期间，樱子已经往篮子里装了十来盒咖喱块了。

“看来‘价格崩坏’要开始了。我之前看到两套西装才卖一万九千八呢。”

世之介现学现卖起了从杂志上看来的新词。

“你说的是什么？”

樱子追问道，眼睛却看向售卖糕饼糖果的角落。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消费者只买便宜货的话，企业不就会不断地降价销售了吗？”

“这不是好事吗？”

“但这么一来，商品就要做得很廉价，公司就要节约经费来生产，这样员工的薪水就会减少。你想啊，要用一万九千八去做两套西服，这不可能吧？”

“确实！”

“工资一减少，当然就只能去买更便宜的东西了。这样一来，工资会更少。”

樱子似乎对这个话题有点厌烦了，开始在糕饼糖果售卖角试吃起散装仙贝来。

“啊，一百块给装这么多呢？”

世之介也不由得拿起了一包。

“就是这么多啊！”

“这么一来很多东西都会越来越便宜了，那最终会不会全免费？”世之介说道。

“怎么说？”

“你看啊，比如这个仙贝吧，算起来一块也就0.000　5日元吧，那会不会以后干脆就免费了呢？”

“哪可能！”

“为什么？”

“把免费的东西装到购物篮里，再去收银台排队，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那就不需要收银台了。”

“收银阿姨也就失业了。”

“那店也就消失了，因为赚不到钱。”

“啊，真的，那在哪里买东西呢？”

“那可就买不了了，因为没有商店了嘛。”

“那仙贝就得自己烤了吗？”

“嗯，对啊，那就得自己烤仙贝、缝西服了呗。”

“没有布啊！”

“那就从养蚕开始。”

“别傻啦！”

两人一边聊着这些傻不拉几的话，一边往调味料售卖角走去。这时的他们也像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在做不良产品检测一样，从曲子大酱查到柚子醋，再到橄榄油，一一品评过来。

“这个很好吃。这个不咋地。居然有这种东西。这个最好是用盐味酱来烧。”

两人都显得一脸幸福。

结果是，从青花鱼块买到橡胶绳，两人装满了三个购物篮的东西后才心情大好地走出了超市。人在买完东西后通常会瞬间感到很疲劳，但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这疲劳感才叫人欲罢不能。

“你爸和亮太还在河堤那边吗？”

本来打算去接他们，但说完这句话之后，世之介发现拿着购物袋的两只手都勒得慌。

“哎！”

走在后面的樱子突然从背后猛踢了他一脚。

“怎么了？”

他回身看去。

“你啊，真的就打算在我们家这么做下去了？”樱子问他。

“怎么了，不行吗？”

“也不是不行……”

“然后呢？”

“我爸他们好像还挺喜欢你的。”

“那不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那倒是。”

一辆从前面开过来的小摩托突然按响了喇叭。他俩正疑惑的时候，发现来的是樱子的一个朋友，她的口红涂得很浓，就像只有一双红色的嘴唇正冲着他们飞过来。

“阿樱，我听说你回老家来了？”

小摩托停在了两人面前，女人把两条丰满的大腿往左右一分。

“你又胖了？”樱子的问候毫不客气。

“都怪车站前的‘绝味章鱼’，太好吃了，我每天都吃。”那朋友说

道。

“光吃章鱼烧，就给你胖成这样？”

“可我光昨天就吃了五盒呢。啊，不过，我就不吃饭了。”

你爱怎样就怎样。除此之外，世之介没有任何感想。

他丢下两人，慢慢往前走去。以前每次这样很偶然地遇到樱子当地的朋友时，她们的样貌或是那种痞里痞气的感觉都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但习惯这东西还是挺恐怖的，自从每天都和一个开着紫色MARKⅡ的男人在一起工作之后，对于这种女子专业摔跤选手中的反派角色一样的人物，他已经视若无睹了。

两人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伴随着小摩托远去的声音，樱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等我一下！”

世之介没有停下来，只是以慢动作的姿态继续往前走。

“你是不是傻！”樱子又朝世之介的屁股狠狠踹了一脚，接着说道，“刚才那人说还是你比较好呢。”

“什么我比较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不管遇到谁，人家都跟我说，绝对是原来的丈夫更好。”

听到这里，世之介终于明白她的意思了。

“真的？那这算第一张选票？”

“是第一张，可能也是最后一张哦！”

“哎呀，刚才那女孩子，我应该多巴结她一点就好了！”

见世之介夸张地表现出后悔的意思，樱子纵声大笑。

“世之介，你从来不问我呢。”

“问你什么？”

“关于我前夫的事。”

“我一开始就问了啊！”

“是吗？”

“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往好了说是人渣，往坏了说，去死！从那之后，我就不想问了。”

“原来是这样，聪明！”

路前方就是河堤了。在蔚蓝的秋日晴空下，附近某所中学棒球队的队员们正在河堤上跑步。

“是登山家呢……”

樱子突然甩出这句话，世之介在那一瞬间想纠正她说：“不，是棒球队吧？”但樱子紧接着补充说道：

“我说的是我前夫，他是登山家，或者叫探险家，一般做一些登山向导之类的工作，不过偶尔也会有人赞助他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

“就像植村直己那样？”

“对对！”

世之介迄今为止还没遇见过探险家这类人。不，何止是探险家，登山家也没遇到过。说实在的，超市店员和汽车修理厂员工给人感觉就挺能赚钱的，但如果说到探险家、登山家之类的，他所能想象的画面就是，只要一爬到山顶，就有无数钞票从天上飘落。

“哦，探险家啊！”

因此，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话可说。

如果总在这一带走，总有一天会碰到那家伙吧，对此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当然他脑子里设想的对方的形象是，披一件紫色开衫的曾经的小混混。他甚至有一点点希望这个人不会因为嗑药太多而掉了牙齿，至少是为了亮太。没想到是一个探险家。

“他不会已经去世了吧？”世之介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问道。

“活着呢。有老婆和孩子的人却觉得自己就算丢了命也无所谓，作为丈夫也好作为父亲也好，完全不合格。”

他不知道樱子和那个探险家之间到底经历过怎样反复的争吵与协商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显然，那个探险家还是选择了去体验惊险刺激，而不顾樱子内心恳切的愿望。

世之介这时才突然明白了迄今为止自己一票都没得到的原因，真叫人伤心啊。

“你现在还和他有联系吗？”世之介问道。

“完全没有。”

在樱子的心中，这段感情可能已经完全结束了。她的表情没有流露

出任何的留恋。当然，因为她面对的是现在的恋人，不过如果真表露出来，世之介也不知该怎么办。但从性格上来说，她属于不会隐藏自己情绪的类型，所以这应该是真话。

“不过等亮太长大了，如果说要见他，就到时候再说了。”

“亮太知道吗？”

“差不多吧。我跟他聊过。但是，那人在他记事之前就不在身边了，所以再怎么跟他说他好像也不懂。”

回过神来时，两人已经不自觉地在朝河堤方向走。沐浴在阳光下的河面波光粼粼。

河边，当地老年人俱乐部的门球比赛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想必樱子父亲正带着亮太在广场前面的公园里玩，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到两人的身影。

.

“日吉女士，这边这边！”

出了新国立竞技场，马路对面很快就有人冲我喊道。马拉松选手们已经朝富久町方向跑去了，在他们再次返回竞技场之前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路上的管制线会暂时解除，所以在警察的指示之下，年轻的志愿者们正在拆除塑料桩和彩带。

“爸，你能去吗？”

我问坐在轮椅上的父亲重夫。

“我要走过去。”

父亲想要站起身来。

“别了，你还是坐着吧。反正都要带轮椅过去。”

我说着，推着轮椅穿过人行横道。

这次说要一直跟踪采访我们这一家子的电视台导演跑了过来，从马路中间开始帮着一起往前推轮椅。

“队伍在到达二十公里点的银座之前，会从皇居对面的马路上跑过，所以，我们完全能赶得上先头梯队的到来。”

“亮太在先头梯队里吧？我忙着从竞技场的观众席里走出来，一直没顾得上看直播。”

“没问题。现在还跟串丸子一样，不过他肯定是在里面的。”

我先把父亲从轮椅上扶起，让他坐到面包车里去，自己也跟着上了车。导演把叠好的轮椅放到车厢中，等他一坐进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摄影师就对司机说道：

“走吧！”

车子一开动，导演就立即用iPad给我看马拉松现场直播。不巧，出镜的不是亮太等人所在的先头梯队，而是排在从市之谷到饭田桥的护城河边的比赛线路两旁、正给选手们加油打气的观众们。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现在整个东京士气高涨，仿佛拧成了一股绳。

“爸，喝口茶吧。”

把水杯递过去时，父亲却说：“喝了就又想去小便了。”

嘴里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拿过去，咕咚咕咚地喝光了那杯冰镇的大麦茶。

从一开始，父亲就不想到现场来观战。

他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但身子骨还很硬朗，或许是精神太好了吧，食欲和酒量依旧旺盛，和年轻时候没什么两样，而且不再工作之后，也不怎么外出走动了，所以胖了一大圈，走个五分钟都会呼哧呼哧直喘。

“算了，我就通过电视观战吧。”

他担心自己去了现场会碍手碍脚。对此，这次要贴身采访我们的导演后藤一个劲儿地劝他说：

“去吧！这可是您外孙好不容易盼来的荣耀的大舞台啊！我们就是抬也得把您抬到现场去啊！”

后藤是亮太的中学同学。亮太和其他两名日本选手相比没有任何话题性和成绩，所以当他提出要贴身采访亮太家人时，曾经颇费了一番口舌恳求他的上司。

他在采访中叫我“日吉女士”，但是一旦不安排采访了，就和过去一样，叫“亮太妈妈”。

车子在因奥运会而变得拥堵的主干道上往旁边拐去，在一条小路上奋力前行。

手上拿着的iPad中，亮太的身影一晃而过。

“啊，拍到了。快看啊爸，他跑在这里的最后面呢！”

听到这里，父亲用手抚摸着屏幕，像要把亮太和其他选手分开。

“还是肯尼亚的两名选手厉害啊！”同样正盯着画面看的后藤说道。

“这个叫作穆太的选手，今年状态很好，两次打破世界纪录呢。”父亲回应说。

先头梯队有十五人左右。根据播音员的现场播报，在我们从国立竞技场的观众席上挤出来的那段时间里，一开始就狂奔的英国选手史密斯早早地就后继乏力，降低了步频，大约五名选手像被他硬拖过去似的从先头梯队中掉了队，好在包括亮太在内的三名日本选手还处于先头梯队中。

由于途中道路拥堵，车子到达银座的声援地点时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左右。但先头梯队还没有到，我们便赶紧从车里下来站到路边，等着选手们跑过来。

旁边站着的是先行抵达这里的参赛选手团的教练们，另两名选手的家人也在，他们被很多电视摄像机包围着。

我和父亲被安排一同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列。十字路口的大楼上安装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是跑在队伍最前头的肯尼亚选手的大特写。很快，从平时总是很拥堵的银座的主路对面，渐渐传来了欢呼声，同时，选手们的喘气声甚至也隐约可闻。

“亮太！”

我等不及了，大喊了起来。旁边的父亲也喊道：

“亮太，加油！”

向导车刚开过去的那一瞬间，肯尼亚的两名选手就从我们眼前飞驰而过，其他的选手也紧随其后。

选手们的喘息、体温、汗水、斗志和痛苦，瞬间就从眼前跑开了。亮太的脸也一晃而过。

“亮太！快跑！”

不知有没有听到我情不自禁的叫喊声，亮太的背影转瞬之间就远去了。那熟悉的后背上，浮现出令人莫名怀念的种种过往。

亮太的长跑特长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是他在小学五年级参加的那场马拉松比赛。他每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也算跑得快的，但毕竟是小学生比赛，就算排了名次也跟拿橡果比大小一样，都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虽然老能排在第一位，但并没有给人跑得特别快的印象。

可在第一次参加的江户川区马拉松比赛上，亮太居然在小学生三公里级别上夺了冠，在平均成绩十五分钟左右的选手里面，唯独他一个人跑出了十二分左右、遥遥领先的好成绩。

作为母亲，当时我几乎没时间照料亮太。从池袋搬回小岩老家后，我辞去了风月场所的工作，而在一念之间决定做起来的保险销售员的工作也才刚开始起步。

因此，很多时候需要早上比亮太去学校还要早地往公司赶，夜晚也因为要和客户一起吃饭什么的，经常在亮太睡觉之后才回到家。

当时我在小岩老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当然，有时候不方便了也会托父亲帮忙照看亮太，而那次江户川区马拉松比赛则是世之介替我陪孩子去的。

那一天，按时结束工作走出公司时，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等不及似的朝我喊：

“亮太夺冠了！三公里级别第一名！遥遥领先的第一名！”

世之介高喊着，抱起了脖子上挂着冠军金牌的亮太。

“真的？”

我顾不上等绿灯，冲到了马路对面。

“根本就不累。我还能跑得更快呢。”

亮太得意地向我展示金牌。

“那今天我们三人一起庆祝一下吧！”

世之介想往亮太的脸上蹭，他却一脸厌烦地拼命要躲开，同时催促道：

“寿司！寿司！今天金盘子里装的那些也要吃个够！”

当时我和世之介之间的关系应该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分的手了，只是不知不觉相互间的恋爱感情就没了。一般情况下，分手后两人可能就不会再见了，但世之介和亮太的关系似乎一直没有断。我们分手之后，世之介也是只要有时间就来看亮太，我也接受了他的好意，挺依赖他，工作繁忙的时候就任性地把亮太托付给他。

上中学之后，亮太加入了校田径队，作为长跑选手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他积极参加东京市和全国性的比赛，需要一边上学一边练习长跑，因此变得很忙，偶尔休息一天也是和学校的朋友开开心心地玩，当然所

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中他和世之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孩子上了中学，老托人家照看也不合适，于是不知不觉中也就断了联系。

“好像稍微被先头梯队拉开一点距离了呢！”

导演后藤忧心忡忡地看着拥堵的车流。

这是在我们决定放弃赶往下一个加油点、三十五公里处之后不久的事。自从马拉松比赛开始之后，市里的所有道路都远比预想的要拥堵得多。

放弃三十五公里处、返回新国立竞技场去迎接亮太，做出这一决定的就是我自己。但按照这个拥堵情况，就连能否顺利返回竞技场都悬了。

我和父亲一起专心致志地盯着后藤递过来的iPad看。画面上，领先的两名肯尼亚选手正迈开大步飞奔，他们已经甩开第二梯队大约三十米的距离。

亮太和日本纪录保持者森本还一起留在第二梯队。遗憾的是，另一名选手大野已经掉队了。

车流开始稍微往前挪了一点。打开窗，车里的冷空气一下子就散到窗外，相应地，柏油马路上的热气扑面而来。

现在的亮太正奔跑在烈日炎炎的东京，在很多很多人的声援之中拼命地跑。

光想到这一点，心中便有一股暖意。我发自肺腑地觉得应该感恩。

回顾过往，一切仿佛发生在一瞬间。尤其是自从有了亮太这个最心爱的孩子之后，每一天我都在为怎样撑过去而竭尽全力。

小学四年级那个夏天，母亲出走了。

母亲出走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父亲之所以酗酒也是因为无法忍受整天唠唠叨叨的母亲，他甚至为此发过好几次飙。曾经，每到休息日的时候，夫妇俩总是一起外出；就算家业不兴旺，也没到需要考虑全家抱团自杀的地步；至于婆媳关系，也没什么特别的，普遍得就好像无论往哪儿丢块石头都能砸中的一家一样。

然而母亲还是出走了。

就是无论如何不知道原因所在。这对于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来说是最痛苦的，心里的某个地方总怀疑是因为自己。

也许哥哥隼人也抱有类似的想法吧，我想。因为，他很快成了当地一个有名的小混混，在一场孩子气的争执中，毁掉了朋友的一生。任凭所有的一切都朝最糟糕的方向发展，学会认命，打算放弃这样的人生，大概是在我上初二的那个春天或是夏天。一向好强的我变成了一个众人眼中的不良少女。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像一个年过三十岁的阿姨了。

糊里糊涂地度过了高中时代，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到底算是小酒馆里的店员还是学生，在想着就这样混到毕业，然后就在本地做一名美发师的时候，我遇见了宫原雅史。他说他毕业于千叶大学，以登山向导为业，是一个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没遇到过的男人。

雅史通常考虑的不是今天，而是明天；不是这周，而是下周；不是今年，而是明年；不是现如今，而总是将来。

他和迄今为止围绕在我身边的男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

和雅史在一起之后，我感觉活出了新的自己。这下终于可以和净给自己留下不好回忆的小岩这座小镇，还有老朋友们说再见了。

我开始和住在荻洼的雅史同居。我喜欢听雅史讲他所见过的山顶的星空、云海、山上的暴风雨。永远都听不厌。

也许亮太就是在听那些故事的过程中怀上的，是在稀有的鲜花和清新的空气中孕育出来的孩子。

可是，当我将怀孕的事情告知雅史的时候，他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

“你想想看。”雅史说道。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早了？”雅史又说道。

早什么早？我真的不懂。

两人都是成年人了，回一趟老家就能发现，很多朋友都已经成家了。尤其对于一个初中毕业时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年过三十的阿姨的人来说，什么早了，怎么就早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

“我接下来还要走很多地方，我还想经历更多的事，那是我自小以来的梦想，不可能放弃的。”

那时我明白了，能谈论明天的男人是不愿谈论今天的。我并没有觉得很伤心，只是对于自己居然这么喜欢这种男人而感到很不可思议。

“你想活得自由一些，可以。我完全没有想拴住你的意思。”

“你这样对我已经算是一种负担了。”

“什么负担，什么意思？”

“对不起。”

我越是生气，就越不想失去他。越讨厌他，就越难以想象没有他的人生。因为不想失去而生气，也因为太重视，所以备感厌恶。

假如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冤家的话，那就是他了，我想。

车子一回到新国立竞技场，我立刻用iPad一边收看马拉松直播，一边往观众席走去。

选手们陆续通过三十五公里点，各自的差距拉得更开了。

“亮太现在排第几？”

父亲坐在后藤推着走的轮椅上，坐立不安地想要从我手里夺过iPad。

“等一下嘛。”

我用肩膀甩开他的手。回到竞技场观众席上时，听到六万八千名观众的声音仿佛地鸣般响起。

仔细一看，大屏幕上播放的马拉松直播画面中，日本选手森本已经摆脱了第二梯队，到达了跑在最前头的肯尼亚军团身后。

“森本选手开始冲刺了，他紧紧跟在了肯尼亚军团的后面。”

“是的。森本选手还留有余力呢。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位置紧跟他们进入竞技场。”

竞技场中回荡着播音员和解说员兴奋的声音。

等父亲和后藤他们也一同落座之后，摄影师马上开始拍摄，周围的观众们都主动跟我们搭话说：

“日吉选手也好厉害啊！好拼啊！”

“谢谢！”

我和父亲一起对他们表示了谢意，然后以祈祷般的心情紧盯着大屏幕。

在离争冠三人组稍远一些的第二梯队中，亮太也在拼命地追赶。他的表情看上去很痛苦，但还是能持续坚实有力地抬腿。

“亮太现在大概在第九、第十名。”我告诉父亲说。

“加油，亮太！加油！”父亲念叨着。

“啊，马上要跑到新国立竞技场了！”

对于播音员的播报，六万八千名观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两名肯尼亚选手提速了！”

“希望森本选手能坚持住啊！”

我不由得站起身来，对着不可能看到的竞技场外的亮太，在心里喊道：

“亮太，快跑啊！”

大屏幕上还在持续播放争夺头名的画面，森本选手正死命地追赶着两名肯尼亚选手。

不知何时，观众们也全都站起来了，雷鸣般的鼓掌和加油声早已经将我包围。

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我真想告诉在下着连打伞都挡不住的大雨的那天、抱着还是婴儿的亮太去池袋的夜总会参加面试的自己，想告诉那个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哭诉、只是紧紧地抱着亮太的自己——

你行的，你们一定行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给你们加油呢。

加油声更大了。

在竞技场的入口，森本选手居然甩开两名肯尼亚选手，率先跑进了场内。全体站立的观众们拼命高喊着迎接他。

“加油！森本，加油！”

大家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

加油，加油，加油，大家都加油！

在像是要把东京的天空都给撕裂了一样的欢呼声中，森本选手开始绕场飞奔。他渐渐拉开了和两名肯尼亚选手的差距。很快，终点线被拉了起来。

“加油！”

身旁的父亲也在大声呼喊。

“冲啊！”

后藤也忘记了手头的工作，只顾着喊加油。

表情明媚的森本选手以第一名的身份触线的瞬间，竞技场上出现了第二梯队的选手们的身影。

我不由得四下去搜寻亮太。三人，四人……依次跑来的选手中并没有亮太的身影。

场内已经因森本选手夺冠而沸腾了。

九人，十人……

亮太还没跑过来。

“亮太！”

脱口喊出来的那一瞬间，入口处出现了亮太的身影。虽然表情看起来很痛苦，但他还是一步步拼命朝终点跑来。

亮太上小学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雅史的电话。

“我想见见儿子。”他说。

我当然知道雅史有多活跃。他虽然不是全日本家喻户晓的探险家，但也成就了许许多多伟业，比如曾独自徒步走到北极等等，每次去书店总能发现好几本关于他的书。

每次翻开那些书、看着那些北极的雪原和白熊时，我就在想，对于雅史来说，也许这些是比自己和亮太还要重要的东西吧。

当我和世之介商量时，他说：“让他见一见吧。”

他还说：“这可是你引以为豪的儿子啊。培养出了这么好的孩子，还不跟他显摆一下吗？”

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亮太显得特别冷淡。但他似乎也猜到了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隐约可以看出，对于父亲来见自己，他也有几分高兴。

从那以后，虽然一年到头几乎都在海外度过，但雅史一有时间就来看亮太。渐渐地，亮太也开始适应了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的那种相处方式。

“看啊，日吉亮太选手马上就要冲线了。全体观众都站起来等着日吉亮太选手冲线。森本选手也在终点等着呢。”

“我觉得日吉选手真的十分顽强。虽然名次只排在第十一位，但也足以引以为豪了。我们真的很为日吉选手感到自豪。”

亮太向着终点冲了过来。

那是刚进中学不久的时候吧，有一天他突然问道：

“哎，老妈，你为什么和世之介哥哥分开呢？”

对于和亲生父亲雅史分开的原因，他却一次都没有问过。

“嗯，简单地说，他不是妈妈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吧。”

我想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当时也有点害羞。

亮太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其实这就是真心话了，我至今这样认为。

但在眼前这海啸般的欢呼声中，拼命地朝着终点冲刺的亮太的身影，看起来不像雅史，而更像是世之介，这一点确定无疑。

.

“哎，小滨，快过来快过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在这儿呢！”

位于新浦安的一家日本大型超市连锁店“大荣”里，世之介他们正在兴奋地四下扫货。

他手里拿的是“密保诺”这种新密封袋，以前他在小岩的超市中看到时也买过。它带有拉锁，可以冷冻，也可用于微波炉，可以装固体和液体，非常便利，而且兼具可重复使用、经济环保这一优点。

“什么？这是什么？”

这下就连身为准厨师的小滨也不禁被吸引过来了。

“这东西很好的，洗起来也简单，还不会串味儿。”

樱子在旁边插嘴说道，就像自己发现的一样。

“啊，小号的也有了呢。”

说着，她又马上伸手去拿另一种型号。

“那个有点太小了吧？”

“用来装亮太的点心不正好吗。或者装点茶叶什么的。”

“嗯，可能很方便。”

樱子和小滨蹲坐下来，品头论足地比较着“密保诺”的大小。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子。一般三岁的男孩子在超市的日用品角落待一分钟也就烦了，但亮太就能乖乖地守在两人旁边，还能时不时参与她们的讨论：

“这个能装巧克力吗？”

店内敞阔得让人感觉神清气爽。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这里无异于天堂。就算能否把这里称为天堂还是个疑问吧，但可以任意挑选洗衣粉的香型，可以买到价格很便宜的亲子、情侣运动服套装，可以试喝那边的咖啡，试吃这边的炸嫩鸡块，真是美得不得了。

今天是个难得的星期天，所以樱子提议开车外出。而世之介也已经完全习惯了驾驶紫色的MARKⅡ。

“还去横滨吗？”他问。

“听说新浦安的大荣超市很大，东西特全。”樱子告诉他。

“那好，决定了，就是新浦安了！”

可谓一拍即合。

“哎哎，你真的打算就在阿樱家做下去吗？”

在品评了一番“密保诺”之后，沿着宽阔的通道走向冷冻食品售卖角时，小滨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他道。

“暂时吧。嗯，算是实习。”

世之介利落地把购物车拐了一个弯，亮太腿踩着站在购物车上。

“时薪多少？”小滨问。

“不是，是日薪……还包早午晚饭。”

“那就跟一家人一样了嘛。”

“不不不，吃完饭之后再累也得回我池袋的出租屋。”

“洗澡呢？”

“啊，有时也叫我顺便在那儿洗。”

虽然不像小滨说的那样，但其实也几乎算是一家人了。工作结束之后，隼人经常自己出去吃饭顺便喝酒，所以他比樱子真正的家人坐到餐桌上的频率还要高。

尽管他是被隼人邀请来修理厂工作的，但实际上似乎也真的是人手不足。

“如果你要做这行，那就好好学学怎么做吧。”

樱子父亲教起他来毫不客气，起初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答应得太轻率了，但当他渐渐地习惯了在厂里度过一天之后，他注意到自己的生物钟其实跟工厂惊人地合拍。

由于是从市中心去到小镇上班，所以不用担心早上的通勤高峰。他大概在工作开始前一小时到，和樱子父亲、亮太一起吃过早饭，再把亮太送到附近的保育园，回来之后就换上工作服准备干活。每天被交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但从河堤方向射过来的朝阳总是很温柔。

上午，他会打开调幅广播，一边听着《大泽悠里的悠闲时光》一边工作，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午餐有时是由开始在柴又街一家便利店做兼职的樱子准备的便当，但基本上是各自解决。只是樱子父亲三天两头都会去附近的“胜荣拉面”吃，必定会邀世之介一起去，结果就是他被请吃每天换花样的套餐或是各种汤面。

下午的工作大家都很有干劲。开始工作之后，樱子父亲和隼人都几乎不开口说话，但只要世之介出错了，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敲头。

越是专注于工作，心里就越感到充实。没有技术的世之介被分配的活儿大都比较简单机械，他倒不以为苦，虽然本人这么承认也不太好，但他觉得，这世上有像亮太的亲生父亲那样适合冒险的男人，也应该有像自己这样，就适合给螺栓和螺帽分类的男人。

午后的阳光慢慢地变幻着它的色彩。

世之介最喜欢的是日暮时分，明亮的工厂外面逐渐变得昏暗，而原本昏暗的工厂里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长时间的劳作之后，身心都会感到疲惫。乌鸦也回巢了。在送晚报的摩托车声中，传来了从保育园回来的亮太的声音。

“进门之前把那条虫子给我扔掉！”这是樱子发火的声音。

“歇会儿，我抽根烟！”樱子父亲跟世之介说。

鲷鱼烧，鲜奶油蛋糕，章鱼烧，竹轮。

樱子一般都会买点小点心回来。这时候肚子刚好也饿了。世之介便泡上茶，和亮太一起坐下来休息片刻。

工作有时会持续到八点。下班后，大家排队洗澡，围坐在餐桌旁吃樱子做的饭。

“啊，这个好好吃的！是百奇的草莓棒！”

世之介穿过糕饼糖果角的同时给小滨介绍货架上的商品。

“哟，这种都出来了啊！”

“对了，小滨，你喜欢吃甜食吗？”

“不太喜欢。要不买点尝尝？”

“你看，就是这样的吧，和别人一起逛街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世之介笑嘻嘻地往小滨的篮子里放了一包百奇。

如果把亮太带到糕饼糖果售卖角就会引起一阵小骚动，所以樱子选了另一条路线，去了熟食售卖角。

“说说小滨你吧，工作还顺利吗？”

没点心吃也挺可怜的，所以世之介给亮太拿了一些不二家的曲奇饼放到了篮子里。

“唉，各种事……”小滨说着也把手伸向了不二家的曲奇饼，“最近因为你不怎么在池袋，所以我老和小诸去喝酒呢。”

“是吗？小诸诸和小滨，这组合太意外了！”

“是吗？”

“嗯，有点。”

穿过糕饼糖果角，就是开阔的熟食售卖角了，光看上去就觉得养眼。

“哇，看这个散寿司，打八折呢，太棒了！”

世之介立刻把一个够五六人吃的大盒装拿在手里。

“哦，对啊，你那是一家子吃，挺合适的，没有一个人吃的量吗？”

小滨也开始找，但不巧，散寿司和握寿司都只有全家装的。

“不知道小诸诸找到工作没有？小滨，你有没有问过他？”

世之介的手上拿了一盒用于做刺身的虾。

“他说了，要去美国。”

“啊！怎么又去？”

“不是，这次说是去留学。”

“留学？原来上次他是说真的吗！”

但世之介又觉得小滨可能是误会了，因为他总是很难把内向的小诸和留学这个词联系起来。

“啊，那个我也买了！”

这时从背后传来樱子的笑声。一看，她的推车里果然装着大盒装的散寿司。

“小滨，今天就在我们家吃晚饭吧？”樱子邀请道。

“这样合适吗？”小滨问。

“当然合适了。这样的话，散寿司可能需要买两份。”

樱子把世之介刚刚想放回去的盒子又重新放回了推车里。

“那个，要是小滨来的话，要不烤个肉，最后再吃散寿司？”

听到世之介这么提议，亮太对于又可以在厂子前面搞BBQ而欢呼雀跃，但樱子这时候补了一刀说道：

“天已经冷了，就别在外面搞了，到家里吧。”

“啊，对了，那就把那个烤肉酱也买了吧。”

世之介想起之前试买过的觉得挺好的酱。

“嗯，那个很好吃，是盐味的吧？”

樱子也点头同意。

世之介他们立刻直奔调料货架，在他们身后，不知怎的传来了小滨的笑声。

“嗯？怎么了？”

世之介回头看去。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感觉你们俩都太接地气了。”

小滨说着又笑起来。

“哦，是说我们像是一家子了？”樱子半开玩笑地回头瞪着她。

“不是不是，是觉得你们已经冲过终点了。”小滨说。

“什么意思？”

世之介和樱子同时问道。

“就是说，你们看起来很幸福啦！就说我吧，还有小诸也是，大家

不都还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吗？不过我觉得，说到底，我们的终点不就是像你们这样开开心心地在超市里买散寿司、挑选美味的烤肉酱吗？”

小滨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但问题是，人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

“说什么呢，看不起我们呢？”樱子说道。

“没有啊！”小滨有点慌了。

“不，你就是。不过无所谓啦，反正我们俩就是八折散寿司情侣。”

世之介别扭起来幼稚得像个小孩。

十二月　求婚

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

在吹过商店街的寒风中，世之介和樱子冷得缩起了身子。四只手上都提着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了明显买太多的东西，眼看都要撑破了。

“哎，这家店以前是卖什么的了？前不久是什么店来着？”

这条“繁花街”已经变成了一条有着拱形天棚、很气派的商店街，或许是因为泡沫经济之后不景气或者没有继承人，越来越多的店铺陆续关张。

“这里以前是化妆品店。”樱子立刻回答世之介的问题，接着又补充道，“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来偷东西呢。”

行，他就当作自己没问吧。

他们把沉甸甸的塑料袋从右手换到左手，再从左手换到右手，这时，一辆暴走的自行车就像是瞄准了空当，趁机从他们旁边飞驰而过。板寸头的中学生们骑车是在有意识地暴走，倒还算让人放心，而把车座调得很高的阿姨们的暴走可都是出乎预料的动作，那才叫恐怖。

“说电影几点结束了吗？”

同样把手里提着的超市塑料袋左手换右手的樱子问道。

这个时间，亮太被樱子父亲带着去了区民中心举办的儿童电影会。

“五点左右，但你爸还说了，回家路上还要带他去公共浴池。”

听到世之介这么说，樱子忽地停下了脚步。

“那我们去那边歇歇吧！”

说完就走进了一家老旧的咖啡厅。

这是一家所谓的怀旧咖啡厅，店门口布满灰尘的橱窗中摆满了已完全发黑的咖啡杯及那不勒斯意面、蛋包饭等食品样品来作装饰。

“她肯定又要说，上中学时她经常在这里吸烟了吧？”

在内心吐槽的世之介跟在樱子后面走了进去。

还好，店里没有像橱窗那么脏，柜台里面有一位戴领结的爷爷级老店主在看马报。

里间摆放着观叶植物的一张桌子边还坐着一位客人，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世之介他们在靠窗的桌子边坐下，把像杠铃一样重的行李放了下来。

“吃点甜的东西吧！”

樱子开始挑选菜单上列出的蛋糕。

“我要热咖啡！”世之介对她说了一句就走向店里的厕所。

途中，他看到了坐在观叶植物后面的那位客人的脸。那是一个跟他处在相同年龄段的男人，枯瘦得可怕，头发一点光泽都没有。

在他上着厕所，并一边确认着放在架子上的芳香剂的香型时，忽然听到了说话声：

“阿达？……你在这里做什么？”

是樱子的声音。

戴领结的店主显然之前没见过面，这么说来，被她叫作阿达的人应该就是坐在观叶植物后面的那个男人了。

出了厕所，果然看见樱子站在那里。

感觉她好像不想让他问东问西，所以世之介只是给她递了个询问“没事吧”的眼神，就返回了窗边的座位。

这时，戴领结的店主很不合时宜地过来要他们点单，于是世之介随口说了句：

“啊，那个，来杯热咖啡！”边说边往里偷窥。

“我也是。”樱子在那边应道。

点完咖啡，世之介把隔壁桌上放的一本周刊拿在手里，哗啦哗啦地试着翻了几页，但耳朵却完全冲着樱子那边的方向。

“阿达，你小子现在到底住哪儿？”

樱子的毒舌他是知道的，但下面这番话算是迄今为止听到最凶的了。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樱子又问。

“没回！”

叫阿达的男人虽然也很抵触，但也算是回应了樱子的提问，只是有点口齿不清。

“没回？那女儿呢？女儿怎么办？”

“在老家。”

“你把女儿一个人扔在老家，你自己去哪儿了？”

“别问了。”

观叶植物有点碍事，世之介看得不太清楚，但那个叫阿达的人脸色极差显出病态，总觉得有些呆傻。

“你该不会还和那些家伙混在一起吧？”

“哪些家伙？”

樱子似乎不想配合对方装傻，她回到原来的话题：

“你女儿，你妈帮不帮带？”

“嗯，帮的。”

“她还工作吗？”

“还工作呢。”

“在哪里？”

“……我哪知道。”

这时候又有别的客人走了进来。是附近的两个阿姨，和店主似乎是老相识了，她们径直坐到了吧台边上。

樱子他们似乎不太方便再继续聊下去。

“你长点心吧！”

她撂下这么一句就回来了。

樱子气势汹汹，这使得两位阿姨都回头去看她，但也没怎么在意，又接着和店主聊起了附近的针灸院的话题。

樱子一脸厌烦地回到了座位上。

“没事吧？”世之介问了一句。樱子似乎不想再说这个话题，叹了口气。

这时那个叫作阿达的男人从里面的座位走了出来，倒也不像是追着樱子出来的，只是把钱交给店主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咖啡厅。

“就这样可以吗？”世之介盯着阿达的后背问。

“什么？”心情糟糕的樱子喝了口咖啡问。

或许是觉得把气撒在世之介身上也不合适吧，她先道歉说：“啊，对不起。”然后又给他提供了一个他其实不想知道的情报，“那个，是我的发小……正在嗑药呢。”

“……啊？”

除此之外，世之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可不是他之前猜测的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里吸烟了那种程度的小事。

“唉，郁闷。换个话题吧！”

樱子说道。问题是，被这种重磅炸弹炸过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想到开心的话题。但世之介还是绞尽脑汁地想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可聊，居然还真给他找着了一个比较稳妥的：

“啊，对了。亮太他们保育园的圣诞节晚会的介绍你看了吗？”

那一天，世之介回到池袋之后，发现他的邻居在公寓入口的自动售货机前买了瓶果汁。这个邻居，指的是过着群居生活的那个中国人，前几天，得了急病的伙伴被救护车送走之后，似乎有一阵子没其他人住在里面了，但或许是风头已经过了的缘故吧，这几天，又听到了群居生活特有的响动。

“晚上好！”

两人四目相对，于是世之介先打了招呼。

“你好。”

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也应了一声。

他胸前挂着日本一家工务店的名字，看来他在建筑工地上班。

紧接着，男子又买了一瓶果汁，默默地递给了世之介。

“啊，不用的，不用的。”

世之介推辞道，但对方也不肯退让，于是他只好拿了，跟着一起坐上了电梯。

按了十楼的按钮，电梯“叮咣”一声，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之后慢慢地爬升。

“啊，话说，之前的那个人，没事吧？”

世之介问。但想到对方可能听不懂，于是先把手放到头上充作救护

车上的警示灯，嘴里也“哔啵哔啵”地模仿着鸣笛声。

男子似乎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表情陡然暗淡下来。

“啊？”

世之介不禁喊出声来。

男子还是阴沉着脸，慢慢地把头往两边摇了摇。

“啊？嗯？不行了吗……怎、怎么回事？”

他有点震惊，身体动了几下，电梯也随之摇晃了起来。

“是的，死了。回去了，中国。”

“啊？”

世之介说不出话了。

到了十楼，男子推了一把还愣在原地的世之介的后背。

世之介于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了电梯。

两个比邻而居的人正要同时打开各自房门的时候，那男子拍了一下世之介的肩膀，像是让他等一等，然后急忙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世之介还没能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他就那样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在走廊里等着的那段时间，那天被救护队员背着离开这里的那名男子的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也许他比自己还年轻。被朋友和家人围坐在中间时，想必脸上也洋溢着迷人的笑容吧。但是，世之介只看过他那张痛苦的脸。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

男子从拿出来的背包中取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是一名胸前挂着金牌的少年，金牌的带子上有“田径”的字样，少年骄傲地微笑着。

显然这就是死去的那个人。

世之介对着照片双手合十。

不知此人来到日本之后，有没有经历过哪怕一件美好的事呢，他忽然想到。当然，说起非法就业这种行为，说不好确实是不好，这他还是知道的，何况，这人说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即便如此，世之介也希望他能回答说，在这个好不容易才来到的国家里，起码遇到过一件让他开心的事。

“啊，真他妈冷啊。对了，世之介，你之前说的那种不甜的罐装咖啡有卖呢。”

隼人双手插在工作服的裤兜里，叼着烟，正瑟瑟发抖。跟在他身后走出工厂的世之介也穿着同样的衣服走到了最近刚设置在这里的自动售货机前站定。

“啊，这个很好喝的。”

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零钱。

到了下午，樱子父亲出去交还修好的车，他们便难得地有了些空闲时间。虽然还有一些活攒着，但一小时之后又有别的车辆要送过来紧急维修，如果现在就开始干其他活的话，反而效率不高。

正用热乎乎的罐装咖啡取暖的隼人说道：

“啊，对了，我们烤点红薯吃吧。”

说完，他就在大铁皮桶里开始生火。很快地，世之介也从厨房拿来了红薯和铝箔。

当他们正在铁皮桶里烧纸板箱和木材的时候，樱子从保育园接了亮太，沿着河堤走了回来。

亮太注意到前面有篝火，于是甩开了樱子的手，沿着陡峭的河堤滑了下来。

“哎，亮太，太危险了，不能靠近。”隼人一把抱起跑过来的亮太，“听我说啊，你可得注意了，要是碰到这种白烟的话，你就会变成野狗的。看，世之介已经接触过白烟了，他已经变成野狗了。”

他又开始玩起了莫名其妙的游戏。

但世之介对这种玩法也不讨厌，他立刻进入角色，嘴里喊着：“呜，汪，汪汪！”以逼真的演技四下追逐着两人。

亮太一开始也笑了，但世之介一直没停下他的表演，而隼人也表演得相当投入，渐渐地，小孩子开始真心害怕起来。

“停停停！怎么变回来啊？哎，怎么才能变回来呢？”

见亮太在自己的臂弯里焦急万分，隼人说道：

“你给世之介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他就能变回来了。”

“可我不知道给什么啊！不知道，不知道！”

“好好想想啊！想不出来的话，你就被咬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妈妈！”

“呜呜呜！嗷嗷嗷！”

听亮太那么回答之后，世之介变得更狰狞了。

“不行了，他发狂啦！”隼人煽风点火。

“啊，布丁！牛奶布丁！”

“呜呜呜！嗷嗷嗷！”

“不行，再说些别的东西！”

“那，那，噼噼啪啪！”

听到亮太的回答，世之介顿时歪过头来表示疑惑，亮太于是补充说明道：

“就是那种捏起来噼噼啪啪的东西！”

世之介这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打包用的气泡膜。

“呜呜呜，嗯？”他略显犹豫便念着“咕、咕噜咕噜”，把他的暴怒收了回去。

在四下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三人旁边站着的樱子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她转身走进屋里去了。

看看时间到了，他们便从桶里取出红薯来，发现烤得刚刚好。

三人围着火堆，世之介一边大呼小叫地喊着“烫！烫！烫！”，一边把亮太的那份撕成了小块。

“要是让这个水蒸气碰到脸，你就会变成鸽子的。”

见隼人又要开始玩了，世之介和亮太都表示拒绝：

“够了！”

“够了！”

因为点火时用了些汽油，所以红薯闻起来有点汽油的臭味，但吃起来很甜。

“啊，对了，你如果想开车的话，趁现在多开几次吧！”

一边“呼呼”吹气，一边用红薯把腮帮子塞得鼓鼓的隼人对世之介说道。

“现在？”

世之介也“呼呼”地吹着，一边问他。

“我想把它卖了。有朋友说想买。”

“啊，有人愿意买？”

世之介脱口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但隼人似乎并没有留意到。

“说起来，现在最喜欢开那辆车的就是你了，对吧？”隼人幽幽地说着。

“也不是啦，喜欢是喜欢，不过……”

实际上是因为他只有那辆车可开，听隼人说要把它卖掉，也许是出于一种穷人思维吧，他顿时觉得那是一辆罕有的、充满了魅力的车。

“我买完车后就改装了，开到了千叶那些地方，那时候还挺开心的呢。我的伙伴们也全都安定下来了，现在还留着那种车的也就只有我了吧。”

“你把车子颜色什么的改回原来的样子再开不就行了吗？”

“那就跟刺青一样，刺的时候简单，但要洗掉就得花钱，又得动大手术了。”

“是吗？看来那辆车要没了啊！亮太，你可就没法出去兜风了啊！”

亮太站在两人中间，一脸陶醉地吃着烤红薯。

“刚买车那会儿，就感觉身上像长了双翅膀一样呢。”隼人又拿起一个红薯剥起皮来，“只要握着方向盘，就感觉哪儿都能去。”

“可不就是哪儿都能去吗？”

世之介没怎么上心地附和道。

“去不了的，你看它那外观，每次过桥的时候就有警方的白摩托靠过来，要被警察盘问的。”

“哦，说的也是啊！”

“啊，对了，听阿樱说，你就算开着那辆车也不会被抓呢。”

“对啊！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开那样一辆车，还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可疑，你开车够可以的啊！”

“是吗？我只是按驾校教练教我的方法做罢了！”

“哦，我想起来了，你在过道口的时候，还把窗户打开，认真地确认铁轨的声音了呢，是吗？”

“是啊，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还没见过你这种人呢。”

“没看到电车来，所以就大意，这可不行。看不见的时候，就得用耳朵去确认。”

两人正闲聊时，可能是烤红薯吃够了，亮太想回家了。

“亮太，把这个拿给你妈妈。”世之介说着把一个烤红薯递给他。

“我妈妈不吃的。她说要减肥到正月呢。”

说是这么说，但他还是乖乖地拿着走了。

世之介漫不经心地目送着亮太的背影，这时隼人问他：

“你正月要干吗呢，要回九州老家吗？”

“不，可能不回去。”

“要和阿樱他们去哪儿玩吗？”

“还没什么安排。隼人哥呢？”

“我就老样子，睡着过正月。”

“那可能我也是吧……啊，说起来，我都三年没在正月里回老家了。”

“那之前是回的吧？”

“对。学生时代每年都回。不过现在也习惯在这边过正月了。”

在这边过正月，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和小诸去附近的一家居酒屋喝酒，等迎来新年就直奔附近的神社去参拜。

“世之介，你今年多大了？”

“上上个月满二十五了。”

“二十五啊。也就是说，按照平均年龄来活的话，你可能只有五十个正月了。”

“五十个……还不多吗？”

“多吗？不过，咳，每个人的人生观都有所不同吧。”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这样数自己的正月呢。”

“一般都会数的吧？比如，这个月的休息日还有几天什么的。”

“哦，这个是会数啦。”

“那么也数一数正月呀！”

“不，正月和这个月的休息日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怎么说？”

“因为，你之所以会数这个月的休息日，是因为这样充满着希望，要是数今后还剩多少个正月的话，那不就跟数自己还剩多少寿命一样了吗？”

“哦，这么说倒也是。”

说话间，铁桶里的火也快要熄灭了。

“我再去拿些东西来烧吧？”世之介问。

“别了，够了。村越先生的车差不多也该来了。”

隼人用火钳把火拢作了一堆。

“作为一家人，我这么说可能有点那个啊，不过你够可以的啊，居然敢和她那种人交往。”

这话说唐突也是挺唐突的。

“啊？怎么突然这么说？”

“不是，我呢，从小时候就觉得她像一个粗野的小弟弟。”

“弟弟……”

“你想啊，哪个妹妹会真的下狠手去踢自己的亲哥哥的？搞得我曾经腰骨开裂呢。”

“啊？！”

“对吧？还是你更像小妹妹啊。”

“哪里哪里，这好像也哪儿不太对……”

两人正闲聊着，一辆车子极慢地开了过来，看样子新一单来了。

两人站了起来。车子应该是离合器片磨损了。世之介看了看工厂的时钟之后说道：

“好了，我们加油干到晚饭时间吧。”

剩了一些洋葱和肉的铁板锅上油乎乎的，大盘的鸡肉也已经只剩下骨头了，另外还剩下了樱子父亲喝的烧酒的整套酒具、空啤酒罐，还有由于大家都吃撑了而几乎没动一口的草莓蛋糕。

今天是圣诞节。

“亮太，你要是想玩乐高的话，就去那边拆开玩吧。在这里玩会弄脏的。”

樱子一边收拾着满是油污的餐具，一边提醒着。亮太抱着樱子父亲送他的圣诞节礼物乐高，乖乖地移到了沙发上。

樱子父亲又举起烧酒杯走向沙发，开电视看体育新闻。

隼人一开始就出去喝酒了，留下来的世之介帮着樱子收拾餐桌。

“这个真是买对了。”

世之介搬到洗碗池去的，是他前些天在家居用品馆纠结了好久才买的铁板锅。

价格是有点贵，但波浪形铁板烤肉不油腻，而且换掉铁板还可以做火锅和章鱼烧。

当他和樱子站在一起收拾餐具时，听到樱子父亲说话了：

“喂，亮太在这儿睡着了啊！”

世之介走过去看了看。亮太本来是情绪高涨地要玩乐高的，但也许是在刚才的圣诞节烤肉聚餐中闹得太疯了吧，他手里还握着积木，人却已经开始迷迷糊糊地前后摇摆，像在划船一样了。

“还好先让他洗过澡了！”

世之介轻轻把亮太抱到了二楼。

他迅速地给他换上睡衣，哄他说：

“你要是肯用力刷牙的话，在梦里还能得到乐高哦！”

然后把挤好了哈密瓜味牙膏的牙刷往他小小的嘴里伸了进去。

樱子和亮太住的二楼房间是由一间六叠大和一间四叠半大的房间打通的，带有简单的洗漱台。

他把已经睡着的亮太放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之后，情不自禁地在床边坐下，抚摸着亮太的头发。

亮太肥嘟嘟的嘴唇看起来很柔软，世之介忍不住捏了一下，但亮太没有要醒的迹象，嘟着嘴的脸看起来很好玩。

“我叫日吉亮太，最喜欢浇汁饭和乐高。”

他像在做腹语表演似的模仿着亮太的语气说着玩，或许是听到了

吧，亮太的脸皱了一下，似乎露出了别烦我的表情。

之后，由于亮太也睡着了，樱子父亲也说会帮着照看，所以在收拾好餐桌之后，世之介罕见地邀请樱子两人单独出去喝酒。

他们要去的是站前酒吧街上突然开张的一家红酒酒吧。空间没那么大，但内部都是镀金装饰，乍一看，说它位于代官山也不稀奇。

只是，这里毕竟只是小岩，外表虽然很奢华，但一到吧台边坐定，店主就过来搭话了：

“啊，你是隼人的妹妹吧？”

和这位自称是隼人学长的店主追忆一段往昔之后，樱子问世之介说：

“哎，世之介，你对红酒熟悉吗？”

“我看起来像熟悉的样子吗？”

“不像。”

最后他们点了杯佐餐红葡萄酒，抿了一口之后，两人诚惶诚恐地相对点了点头，心说这应该就算是好喝了吧。

店里比较混杂，吧台边坐的净是结束了圣诞节晚餐之后出来的情侣。

他俩隔壁那对看样子像是第一次出来约会。

“我呢，不喜欢不常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女孩说。

“我啊，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不重视我朋友的人。”男孩说。

两人持续着试探性问答，但显然彼此对对方抱有好感。

“说起来，我们第一次去横滨兜风的时候，不是还给附近长椅上坐着的一对情侣配过音吗？”

世之介忽然想起了这件事。

“是，是给配过音。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什么时候呢？那时天气还很热。”

“是今年夏天吧？”

“确实。”

“哦，那就是说，从那时到现在还没过半年呢。”

“真的哎。我们一起洗铁板锅，我还给亮太刷牙，总感觉我们在一起都有十年了。”

“十年有点太夸张了，至少三年。”

“那也很长啊。”

两人尽量不去关注隔壁那对第一次约会的情侣的那种貌似甜蜜实则严肃的对话，无奈坐的距离实在太近，还是忍不住会在意。

而隔壁的那一对已经结束了以自我介绍为名进行的对彼此交往条件的试探。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想我会说有。”

“这个，怎么说好呢……你那回答我可以感到高兴吗？”

“什么意思？”

“意思是……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那人家可不知道啦。因为这是山本君你的想法啊。但是，你会高兴吗？”

“那是当然了，要是你指的是那样的话。”

听到这里，樱子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她问道：

“哎，世之介，你对红酒熟悉吗？”

“这问题你刚才问过了。”世之介说。

“那，去横滨是……”

“八月份的事。而且是今年的八月份。”世之介抢着说道。

说到底，无论如何都躲不开隔壁这一对情侣的对话，于是世之介他们喝了一杯红酒后就离开了酒吧。

就连店主似乎也看出了世之介他们的尴尬，他笑着安慰道：

“下次再来我们店，我一定让你们坐到外国人旁边去。”

“可不是嘛！”

走出酒吧街巷子的时候，世之介突然停下了脚步。一间小小的投币式洗衣房中，一个年轻男子在看漫画。

“……我倒不是想和刚才那对情侣较劲……”

世之介说道，而明显想在前方左拐之后就赶紧回家的樱子冷得直跺

脚：

“你要说什么呀？”

“其实也没什么，我想说，如果有人问我‘你是亮太的父亲吗’，我想说，我是的……”

对于世之介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樱子停止了跺脚。

只是，从樱子的表情来看，并没有像刚才那对情侣你来我往地说着“对于这句话我可以说很高兴吗”“可以啊”时的那种兴奋劲儿。

“……啊，不过，我不知道阿樱你和亮太听到我这么说会不会高兴。”

这时候的世之介总归也想听到“当然啦，我很高兴啊”这类的话，但等了好久，樱子也没开口。

“……嗯，那个，这算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求婚！”世之介强调道。

樱子像是这时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样，她惊吓地大声问道：

“啊，就现在吗？”

“嗯，就现在。再说，你看嘛，整个世界都在过圣诞节呢。”

“什么圣诞节不圣诞节的，我还穿运动衫呢。”

樱子扯过裤腿处的三根线给他看。

“哎，跟服装没关系。嗯，当然，我也没有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膛求婚的资格。我又没有工作，现在还要靠向她求婚的那个人的父亲关照，只不过呢……”

“等、等一下，世之介，你是不是受刚才酒吧里的气氛影响太深了……”

“不光是因为这个。”

“不，我知道的。”在眼看就要突然冲过来的世之介面前，樱子就像斗牛士一样挥动自己的围巾，“你可能是有点受刚才那对情侣影响了。如果刚才那里坐的是一对外国情侣的话，那你现在肯定在说‘要不我还是学一下英语吧’。”

“我才……”

后半句的“不会”没有说出口就放弃了，世之介确实也有点心虚。

“哎，我们就这样保持一段时间，不也挺好吗？”

听樱子这么说，世之介也开始对自己的大胆感到难为情了。

“不过，刚才我是说真的。”

这句话很有男子气概。

“我真的很高兴。”

“嗯。”

世之介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受气氛感染才踏出这勇敢的一步。只是和樱子、亮太，还有樱子父亲和隼人一起相处的最近这段时光让他感觉格外值得珍惜。

“我送你吧。”

就这么分开也不痛快，于是世之介和樱子并排往前走。

“不用了，前面就是车站了。”

“没事，就当醒醒酒。”

“不是还没怎么喝吗？”

正说着的时候，已经到了河堤边的那条路了。十二月的寒风从缩成一团的两人中间吹过。

“住在我隔壁的人死了呢。”

世之介冷不防说起了这件事。

“怎么回事？”

“可能是突发急病吧，被救护车拉走之后就没回来。”

“你们关系好吗？”

“不熟。不过，跟和他同住的人打过招呼。”

“那么小的房子还住两个人？”

面对一脸惊讶的樱子，他本想详细说给她听：不，住的人更多……但天太冷了，他懒得再往下说了。

“是的，两个人。”

他随口撒了个谎。为什么要现在说这个呢？世之介对自己的言行也感到费解。

年末已经迫在眉睫了。

世之介一脸郁闷地走在池袋西口的转盘处。郁闷的原因是，今天早上他公寓楼下的邮箱中来了一封让他实在高兴不起来的通知。

邮箱里装的是他数个月前曾意气风发地投稿应征的摄影比赛的结果通知。

“啊，来了来了！”

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很遗憾地通知您……”这半句。

反复读了三遍，结果都一样：他落选了。

说是为了一百万奖金才投的稿，其实这多少算是借口。对于在美国拍摄的那些照片，他还是有点自信的，“说不定呢”——要说他当时没有抱着些许期待的话，那就是说谎了。

只是，如果有人跟他说，他是因为没有做相应的努力才会落选的，他也只能承认对方言之有理。相反，当他发现自己这几个月心里居然一直都在期待着靠那些照片就能在那么有名的比赛当中获奖时，不禁感到愕然。

虽然是年末，但池袋的热闹程度和平常并没什么两样，不过马路边出现了卖界绳[(1)]的露天摊点。穿着防寒服、臃肿得像是现役专业摔跤选手一样的一位大叔正在吃着作为下午茶点心的肉包子。

世之介一时心血来潮，站到了摊位前，他之前对于界绳之类的完全没什么兴趣，但想到如果把这个气派的界绳挂在厂里一定很酷，便问道：

“不好意思，请问这个多少钱？”

正在吃着肉包子、腮帮子鼓鼓的大叔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千日元。”

“啊？”

他本来以为这最多也就一千日元，所以掩饰不住惊讶。

“那，没有更小一些的吗？”

刚刚还想买那个气派的界绳，现在却已经迅速地变成了要买如今正流行的迷你版了。

“这是为了图个吉利，都这个价呢。其他的话，这个你看怎么样？”

大叔手指着的，是在一张薄薄的纸上象征性地粘了一棵稻穗的东

西，这跟池袋旭日升公寓的玄关倒是挺配的，但对于工厂来说就显得太过寒酸了。

“那这个多少钱？”

“一千日元。”

“啊，这个就要一千日元啊！”

他心说，不好意思了，下次再买吧。就在他猛一转身的那一瞬间，他刚“嗯”了一声，背上就蹿过一阵刺痛，就好像是脊梁骨整个儿被抽掉了一样，全身的力气瞬间消失，紧接着就像是被现役职业摔跤选手玩了一招“拉臂颚顶折腰摔”，一阵剧痛袭来。

这是腰闪了，找工作时就犯过。他也听人说过，这会成为一种老毛病。

他在绝望之中倒下，四肢着地时，地面的冷气从手掌向他的全身扩散。

但是，他自己绝望也就算了，眼看顾客只问不买，却突然在自己摊前四肢着地倒下，这可把那位大叔愁死了。

“你、你怎么了？”

该不是为了能打个折就跪下叩头吧？但在人流如织的马路边突然就这么趴下了，大叔也想不到别的什么理由了。

“行行行，那就给你算三千日元吧。”

大叔不由得这么喊道。就在这时，世之介就像是发条已经走完的玩具一样，先应付着想要站起来。

“啊……哦……”他呻吟着。

这下就连大叔也意识到了，这不像一个新式砍价花招。

“喂喂，你没事吧？”

他想把世之介扶起来，但这位大叔可是像现役摔跤选手一样强壮的男人，所以那种剧痛就像是被人“拉臂颚顶折腰摔”之后又用了一招“眼镜蛇盘绕”。

这场面在路人看来无异于一场暴行。于是很快地，警察就从附近的岗亭赶来，把眼看着就动不了的、可怜兮兮的世之介用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在世之介的房间里。正如各位已经知道的那样，这里窄得

并排铺上两床被子后就再没有其他空间了。哦，不对，当然像隔壁那样，硬来也能睡六七个人，尽管本来就是按刚好能住得下一个人的尺寸建成的。

“可是，这里连茶叶都没有吗？”

世之介的父亲把小小的整体厨房的柜子反复打开又关上，动静闹得很大。

“……我去那边的超市买点回来吧？”

父亲似乎也因为房间太过狭小而待得不爽了，就想找个理由跑出去。但世之介没注意到这一点，他躺在床上多余地说了一句：

“就算你买了茶叶回来，我这儿也没有茶壶啊。”

“那，茶壶我也买……”

“算了，我平时反正也不烧水泡茶。”

于是父亲只好在床和电视之间那狭小的空间里坐了下来。

当世之介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有人问了他的紧急联络人。他告诉对方自己老家的电话号码后，那人问道：“我帮您打个电话吧？”他本来想说“不用”，但是剧痛让他变软弱了，于是就说：“那就拜托了。”

当然，医院只是给打了止痛针。当他打了出租车、几乎是爬着回到自己住处时，很快地，老家那边就来电话了。他在电话中报告说：“腰闪了，动不了了，不过不用担心。”但不知怎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父亲就上京来了。

听母亲在电话里说，事情是这样的：

虽然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但毕竟只是闪了腰，有一阵子行动不方便罢了，而世之介也不是小孩了，怎么着也能应付吧。

“可是，孩子他爸，儿子到底在那边做什么呢？要不我也去一次东京吧，看看儿子现在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啊。说到底，那家伙老稳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现在就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啊。他在那边到底是怎么过的啊？”

“是不是跟坏人混在一起了啊。之前回来参加清志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眼神是不是看起来都有点凶了？”

这话说得有点离谱了，但夫妻间这种交谈的结果就是达成了一个决议：临近年关了，母亲总有事要忙，那就让休假的父亲去看看情况。

母亲电话里是半开玩笑的，但对于人生眼看就要跌落到谷底的世之介，二老是从心底里感到担心的，这一点他们的不肖子也很清楚。因此，如果是在老家的话，世之介是不会和他们共享一间房的，可是在东京这个狭窄的房子里，尽管待得很不舒服，但父子相互之间都很顾及对方的感受。

“我还是去买茶叶吧。”

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的父亲还是站起身来了。

世之介也觉得这沉默的空间叫人呼吸困难，于是让步了：

“那就顺便买个便宜的茶壶吧。”

“不过这一带的治安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啊！”

也不知道他从车站一路走过来都看到什么了，可以想象得到，从乡下过来的父亲受到了何等的惊吓。

“东京都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才说嘛，人这种东西，什么都能很快习惯，这才是最可怕的。”

说了去购物，却突然聊起了这次上京的关键话题，于是父亲赶忙坐回到坐垫上。

“不去了？”

“去去去，不过去之前……”

世之介当然知道父亲想说什么，而父亲也清楚儿子知道。

不能习惯这种自甘堕落的生活。不能习惯于命运的不公。不能丧失上进心。

这些世之介都知道。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一阵子你做什么都不成。

坐回垫子上的父亲最终什么都没说就又站起了身。

“这样就可以了吗？”

世之介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问道。父亲嘴上什么都没对他说，心里却很关心他，甚至去求了清志的父亲，问他的出租车公司能不能接收自己的儿子。

“什么可以吗？”

“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说吗？”

世之介也一度想站起身来，但要站起来就得先把一边膝盖立起来，再把它往旁边一扳，然后慢慢地把身体横过来，接下来用肘部慢慢地把肩膀撑起来（以下省略），总之很花时间。

儿子身体这么不灵便，父亲却没伸手去扶他，也没有鼓励他，只是一直看着，然后说道：

“世之介，你要好好记住今天的样子。”

“今天的样子？”

世之介用手肘慢慢地把肩膀……最终他放弃了，一头倒在了枕头上。

“嗯，就是今天的样子。你在这个年末因为闪了腰动不了，和从乡下过来的爸爸两个人在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很郁闷地度过，这件事你要好好记住，现在就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说完父亲便走出房间，皮鞋的声音逐渐远去。

“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是吗？”世之介嘴里念着。

如果让世之介在这种状态下迈开腿就显得太残忍了，但如果只是要他闪了腰后从水里浮起来，他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世之介又在嘴里念了一遍，比刚才又多了一点信心，觉得自己可以浮起来。

父亲扔在地板上的包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只合成皮革做的小旅行包是好几年前买的，但父亲好像一次也没用过。这次是因为难得来一趟，于是就带着来了。这是一个便宜货，年深日久老化了，皮已经开始脱落，破破烂烂的，光拿着就让人感觉丢脸。据说碎皮不仅粘到了西装上，在机舱内从头顶上的架子往下拿的时候碎皮也跟着满天飞。

父亲来找儿子自然不是为了告诉他这些。只是不知为何，在听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清楚地明白了在听说儿子被救护车拉走后第二天就马上赶来的父亲的各种心思。

---

(1) 于新年或祭祀时摆放的稻草绳，作为神圣场所或迎神的标志。

一月　这边的正月

冷。真冷。太冷了。

这是一九九四年元旦的早上。世之介在池袋站前广场上不住地跺脚。他之前的腰痛现在总算暂时好转，但他还是很小心，跺脚时也很谨慎。

或许是因为要去神社拜新年第一拜吧，站前广场上穿着节日盛装的人很多，正在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上也挂着车辆专用的界绳，俨然一派新年景象。

一个司机从出租车上走了下来，他踮起脚，心情大好地冲着冬日的天空伸着懒腰。世之介正看着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有人跟他说话：

“新年快乐！”

回头一看，是小滨，她戴着一个很大的口罩。

“怎么了，感冒了吗？”世之介问。

“摔了一跤，把嘴角摔破了。”小滨皱着眉头说道。

“在哪里摔的？脸着地吗？”

“嗯，差不多。不说这个了，小诸呢？还没来吗？”

小滨似乎不太想聊嘴角的伤。

正闲聊着，只见小诸悠悠然走了过来。他戴着大大的耳机，正在听着的肯定是英语会话教材。

“新年快乐！”

世之介一边往售票处走，一边很郑重地跟他打招呼。

“压岁钱！”

小诸一本正经地伸出了手。

“什么压岁钱？”

“你不记得了吗？去年过年我给你压岁钱了吧？”

“……啊，给了。”

“去年是因为我有正经工作而你没有。那时你说过的，‘如果我们俩

情况反过来了，那就由我来给你’，你没说过吗？”

“……啊，是说过。”

“那就快点啊！”

小诸又把手伸了过来，连戴着大口罩的小滨这时候也趁机从旁边伸出了手。

“哎，等等啊，我可是打零工哎！而且是在女朋友家帮忙的。就这样你们还想来薅一把羊毛？”

两人把手伸得更长了。

世之介从兜里掏出了给亮太预备的压岁钱红包。还好，一百日元五个，给完这两个人之后还够用。

“去年我拿了你多少？”

“一万日元。”

“真的吗？你给我打点折吧！求你了！拜托了！”

他们吵吵嚷嚷地穿过检票口，跑上了站台。他们三人要去的是樱子的老家，准备围坐在一起吃外卖的年节菜、喝屠苏酒，大家一起庆祝新年。

就连开进站的电车看起来也很喜庆，就像是以过年的兴致喝过几杯了一样。

“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正月。”看着从车窗外流过的东京的街道，世之介忽然说道。

“是在一年之中吗？”小滨问。

“不，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的事物当中。”世之介笑道。

“其他好东西不也多的是吗？”小诸插嘴说道。

“比如说呢？”世之介问。

“钱啊，一亿日元。”

“不，还是正月最好……啊，对不起，我撒谎了。”

三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时，他们乘坐的洋溢着新年气氛的电车正在慢悠悠地穿行于正月一日的东京城。

太热闹了。如果不抓住前面人的衣服，只怕很快就会被冲散了。这种拥挤一直从柴又站延续到艾草团子店林立的参道，接着又拥进了帝释

天庙内。

尽管如此，新年里人们心情都很好，就算撞到旁边的人了，或是误踩了别人的脚，也会很客气地说道：

“啊，对不起！”

“不不不，没关系！”

心情好得就像是冬日的晴空。

在樱子家吃过年节菜、喝过屠苏酒，酒足饭饱之后，大家都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决定一起去参拜。

只有隼人打算和当地的朋友一起去光司家露个脸，然后再趁着去参拜的机会顺便开车暴走一圈。他意气风发地穿着带有家徽的和服裙裤就出了门。

在正殿门口那气派的香炉前面，小诸比任何人都虔诚地沐浴在白色的烟雾中。他和樱子父亲一样喜欢喝芋烧酒，今天或许是喝得有点多了吧，脸红扑扑的，一脸享受地长时间沐浴在烟雾中。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樱子和小滨拉着他的手站到最靠近正殿的地方，以樱子父亲为中心，樱子、世之介、亮太、小滨、小诸等人依次排好队，先把香火钱投入了箱子中。

“啪、啪！”

见世之介相当有活力地拍了两下手，大家对他发起了全体攻击：

“这里可不是神社呀！”

世之介于是从头来过，改为双手合十。见一旁的亮太正俯身往钱箱里看，便把他抱了起来，也让他把手合起来。

“请保佑亮太一生幸福！”

在许完愿的瞬间，“啊！”他意识到了一件事。

自己自出生以来竟第一次为别的人许了个愿。

睁开眼，发现大家都还在虔诚地祈祷。

世之介又一次合起手一边偷瞄着众人，不料他们久久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在此期间，樱子父亲终于先离开了，然后是樱子抬起了头，小滨和小诸却还在继续。

“得了，像你们这么求法，对佛祖也是个负担啊。”

他正要这么说的时候，两人同时抬起了头，就像所许的愿都已经实现了一样，脸上看起来精神焕发。

“你们俩花了这么长时间，许什么愿了？”世之介无语地问道。

“当然是关于未来。说以后会拼命努力，请佛祖保佑我！”小诸一本正经地说道。

旁边的小滨也点头说道：“我也差不多。”

“……世之介你呢？”

小滨问道。他为亮太许了愿，如果说出来，一定会被看作超级大好人，所以他也想立刻公布，无奈他小心思又多，突然觉得这两人全心全意地信帝释天，却只有自己没有为自己许个愿，说起来真是可惜。

“对不起，你们等等我。”

世之介慌慌张张地作势就要朝正殿跑去。

“去哪儿啊？”樱子问他。

“我要再拜一次。我忘了帮自己许愿了。”

“别了，真丢脸。”

这样一来，别说是超级大好人了，根本就是丢人，让人觉得欲望深重、贪婪到家了。

到底是元月一日的夜晚，池袋西口繁华的街道也显得冷清了许多。但如果稍微找一找，还是能发现几家正在营业的居酒屋。

“咦，有Hoppy哎！”

新年初次参拜归来的世之介和小诸笑嘻嘻地走了进去。

樱子他们已经回了家，小滨也说想趁机给年底没顾得上清理的房间来一次大扫除，于是大家便在车站前分开了。

酒店里挂着绳暖帘和红灯笼，这种风格让店里独自一人的男性客人显得格外醒目，所以男人们心照不宣地在吧台边一人隔开一个空座地坐着。

“哎？”世之介首先注意到了什么，“这个地方，去年初一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过？”

没错。去年应该就是坐在对面那个厕所前面的座位上，讨论过什么“芳香剂气味太浓了”之类的话。

“啊，是的，我也想起来了。”

“怎么和一年前做的事完全一样啊。我们真是没什么长进啊。”

“怎么一样了？去年元旦我们都睡到傍晚，起来之后接了世之介你的电话，然后才过来的。”

“啊，是吗。那今年充实了一点啊。我抽签还抽到‘大吉’了呢。”

“不过，想想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年时间还真是……”

小诸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

“喂，什么？别吊人胃口了，一年时间是长了，还是短了？”

“唉，说着说着我也糊涂了……”

“又来，每次说一半就不说了。”

“嗯，可能还算短的吧？”

“当然短啦。我们在那边聊芳香剂，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呢。”

“是吗。啊，不过想想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感觉就像过了很长时间一样，不是吗？我呢，也辞职了，你也不知怎么就开上了小混混的车，还在汽车修理厂上班了。”

“那辆车是隼人哥的……不过，这么想来，聊芳香剂确实是很遥远的事了。”

在闲聊的过程中，生啤上来了，虽然在樱子家喝了很多酒，他俩还是一口气喝了半杯左右。

“要不要点些什么？”

小诸一边摸着肚子一边翻开菜单。

“你吃不下了吧。”

“可刚才的艾草团子……啊，对啊，去了美国就吃不上艾草团子了啊。”

“啊？那边吗？……首先新年参拜就没有啊。”

“啊，对啊，怎么办？”

“你回来呗，至少正月可以回。”

“哦，对啊。”

“对的。趁现在有时间，作为朋友我说几句，小诸诸，你吃不了苦，这一点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这还要有心理准备？”

“是的。因为你吃不了苦，所以如果在那边感觉太辛苦太寂寞了，别忍着，赶紧回来，懂吗？”

“这个我可不敢苟同啊。”

世之介是在很认真地提建议，但越是认真，小诸就越是心情复杂。

“对了，小诸诸，你现在每天在家都做什么呢？”

“就是学学英语什么的。”

“哇……不过，说真的，最近的小诸诸都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小诸诸了呢。怎么说呢，都这个岁数了还要去美国留学，从零起步，真的好有勇气啊。”

“啊，这个嘛，我也这么觉得。”

“对吧？你一向很没勇气的。”

“我知道。”

“可是却要去美国了，你不觉得很了不起？”

“嗯，是了不起……不过也多亏了你啊！”

“怎么说？”

“你呢，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无是处，所以看着你就觉得，现在起步怎么都不算晚。”

这话听上去也不知道是表扬还是贬低，但世之介忽然想起几天前父亲对他说的那句勉励的话：“现在就是你人生的最低谷，今后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浮起来。”

小诸也打算从这里开始浮起来了吧？世之介真心替他高兴。当然，也不能老是光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小诸诸，这一年我们俩也确实是惨得不能再惨了，但回头想想，也挺开心的，不是吗？”世之介问道。

小诸下意识地“嗯”一声点了点头，但转瞬间又很困惑地“嗯？”了一声，罕见地发表了一句正确的言论：

“不不不，太惨了，怎么可能开心。”

高压清洗机的蒸汽还没散尽，隼人就从被顶起来的车体下方钻了出来。

冬天已经接近尾声了，浮现在橙色灯光里的工厂内部显得十分梦幻。

“歇会儿吧！”

像是一直在等樱子父亲说这句话，穿着儿童专用工作服在外待命的亮太便进了工厂。

他腰上一端缠有小孩用的工具腰带，上面挂了活动扳手、镊子、钳子等，沉甸甸地耷拉着。他蹲下来开始修理樱子父亲用废旧材料给他做的小卡车。

“对了，你那个奖金百万的比赛怎么样了？”

世之介正像往常一样用照相机给亮太拍照时，关掉了清洗机开关的樱子父亲像是忽然想起了一样问他。

“那个啊，我光荣地落选了。”

对于世之介的回答，估计原本也没抱什么期待的樱子父亲夸张地做出了一副失望的样子：

“什么嘛，还想让你请我们去泡温泉呢。”

世之介把镜头焦点对准樱子父亲的脸，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那满布油污和粉尘、脏兮兮的脸上皱纹很深。

然后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从车底伸出来的隼人的脚，并不由自主地往前凑了几步，就像窥视一样按下了快门。

通过取景框往外看时，和粗糙的车体及隼人的身体相比，他更能感受到地板传来的寒气。

“怎么还在拍？”

从带轮子的躺板上骨碌碌滚出来的隼人有点吃惊，但还是耍帅地看向镜头。

“啊，不用做这种表情。”

世之介毫不留情地移开了镜头。

“喂，隼人，歇会儿。”

樱子父亲说完就洗手去了。

“老爷子，要喝咖啡吗？我去给你泡。”世之介说。

“我喝。”隼人抢着回答道。

“有抹茶蛋糕哦。”亮太告诉他。

世之介进家里去准备抹茶蛋糕和咖啡，几乎同时，起居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樱子就在电话旁边，她立刻就接了。世之介从她身后走过，去了厨房。

他想烧点开水，于是往水壶里灌了水。

“等我一下！我马上、马上叫我哥来接。”

樱子急切的声音传了过来。

世之介拿着水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樱子光着脚跑到厂里，慌张地告诉隼人说：

“隼人，光司妈妈打来的电话！”

世之介看不到隼人的表情，但几乎就在下一秒，还穿着又厚又重的安全靴的隼人便跑到起居室拿起了话筒：

“喂，是我，隼人。”

世之介依旧拿着水壶，洗碗池上的水龙头还一直开着，发出哗哗的声响。

“阿姨，您先冷静一下！”

起居室里传来了隼人不同寻常的声音。

“救护车呢，叫了吗？……联系叔叔了吗？知道了。没事的，阿姨，您先冷静！我马上去！如果救护车先到了，你就跟他们说去五善会医院，知道了吗？”

隼人“啪”的一声放下话筒，一眼就看到了还拿着水壶的世之介。

“没事的……没事的……”

他重复地自言自语着跑了出去。

世之介不由自主地从后面追他。

但隼人已经骑着小摩托远去了，工厂里只有担心地目送着他远去的樱子及其父亲的背影。

“光司突然病危，阿姨说的……”

樱子像是突然才回过神来，告诉了他们光司母亲打来的电话的内容。

“阿姨也很慌张，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说是没呼吸了还是什么的……”

樱子似乎吓坏了，这番话说得让人感觉云里雾里的。

樱子父亲似乎也冷静不下来，他一边用毛巾频频擦拭着根本没有出汗的脸，一边说道：

“总之，还是去看看为好。光司的父亲要从川崎的公司赶回来，要花很长时间。你和世之介先去医院吧。看看能不能帮着去他们家拿个行李，或者联系什么人，总能帮上些忙吧。”说着推了推世之介和樱子的后背。

“明白了。我马上准备一下。”

樱子往家里跑去，世之介也慌忙从仓库里推出了樱子父亲的自行车。

他在工厂面前正等着时，换好衣服的樱子就跑过来跳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喂，你们多少带了点钱吧？隼人那家伙可没带钱包啊！”

在他们马上就要冲出去的时候，樱子父亲拦住他们，把钱包里装着的纸币全都掏出来塞给了樱子。

“那我们走了！”

世之介站直身子猛蹬脚踏板。寒风中，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沿着河堤边的道路冲了出去。

记不清那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星期天了，就像往常一样，世之介不期而至地来找樱子他们时，躺在沙发上的樱子父亲告诉他：

“她和朋友去迪士尼了，你没听说吗？”

经他这么一说，世之介想起来了，确实听樱子说过，她中学时代有一个叫雅美的朋友，也是个单身妈妈，她约好跟雅美和她女儿共四人一起外出。

樱子父亲面无表情地说完，又把眼光转向了电视机。电视里正在直播马拉松比赛。

好不容易来一趟，喝杯茶再走吧，或者没事的话你就回去吧，这些话都没说。

就那样和他一起看看马拉松直播也行，但外面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大晴空。

“那……隼人哥呢？”世之介问。

“去光司那儿了吧。”樱子父亲说。

他们在河边的BBQ上已经见过了，再加上也没其他事，于是他决定跟樱子父亲问清楚地址后也去看看。

光司的家离樱子家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距离，同样是建在河堤边的一间老旧的独栋房子。

玄关门敞开着。

“有人在吗？”

他问了一声，看到同样敞开着的隔门里面的榻榻米房间里，光司的父母两人一起躺在地板上，也在收看马拉松直播。

“谁啊？”

光司的母亲懒懒地转过身来，她的臀部显得很有重量感。

“那个，隼人哥在这里吗？”

他没有报上自己的姓名就问了这样一句，但对方也只说了这样一句：

“可能在里面吧？你自己进来吧！”

她说完又翻过硕大的臀部看电视。

“不好意思，那就打扰了。”

脱了鞋后，看到右手边有楼梯，世之介又说了句“打扰了”，然后就嘎吱嘎吱地顺着楼梯走了上去。

和古色古香的一楼不一样，二楼经过了改造，这是一目了然的。但门窗和一楼一样都敞着，风从房间吹过，令人神清气爽。

这些恐怕都是为了瘫痪在床的光司而改造的，面向着河堤的东面和南面几乎都是玻璃窗，躺在设置得偏高的床上，也可以将绿意盎然的河岸和蔚蓝的天空尽收眼底。

隼人和躺着的光司一起在看电视。两人看的是《超级变变变》的重

播，看着化妆成尼斯湖水怪的选手们正在表演花样游泳的身影，隼人不慌不忙地说道：“哟！好厉害！”

“隼人哥！”世之介喊他。

“哦，什么事？”他吓了一跳。

“其实也没什么事，听说樱子他们去迪士尼了。”

对于世之介前来拜访的理由，隼人似乎并不关心，又把视线转回到电视上。

“看啊，这个水怪好厉害啊！”他一个人在那里惊叹道。

世之介一看，发现光司似乎也很喜欢这个节目，他的眼睛正专注地盯着电视。

世之介跟光司打了声招呼：“打扰了！”而对方似乎也用眼神回应了他：“欢迎欢迎！”

“这个应该能夺冠吧？不过，刚才那个会飞的绘本也很有意思。”

隼人这话并不是特地对谁说的。

他没有因为世之介来了就怎么样。也就是说，他肯定一直就这样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和不能回应他的光司说话。

或许是因为通风良好，所以房间里待着怪舒服的。世之介自顾自地拿过一个坐垫，坐到了隼人旁边。

“你要是想喝可乐，就从下面拿点冰块上来。这是常温的。”

隼人说道。世之介也不客气，站起来就要下去拿。

“哎，下去的时候顺便帮我把这个扔了。还有啊，跟阿姨说一声，让她把刚才的可乐饼给我。”

刚站起来，就被塞了一袋垃圾，还被交代了任务，但世之介还是觉得在这儿待着挺舒服。

下到一楼，他把隼人交代的事告诉了阿姨。

“装在那边的盘子里了，你全都拿走吧。冰块从冰箱里拿。”

她说这话时并没转过身来，硕大的臀部依旧对着世之介。

世之介从洗碗池里拿了一个可尔必思的玻璃瓶，从制冰机中拿了一些冰块，然后端着那盘可乐饼回到了二楼。

可乐饼有点凉了，但很好吃，好像就是亮太喜欢吃的、在车站前的

肉店里卖的那种。

隼人还在看电视，不过一放广告就把手伸到盘子里拿可乐饼吃。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去参加看看呢。”

隼人突然说道。世之介觉得这一定是跟自己说的，于是问道：

“参加什么？”

“嗯？……哦。”

原来隼人是在跟光司说话。听到世之介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但既然来了，他好像也不介意讲给世之介听。

“这种扮装，如果是事先就定好要做什么那就不好玩了。这个《古代罗马船》也是，它不是一开始就先想好要去做一艘古代的罗马船的，而是看到孩子们把脚并在一起，觉得这样很像是以前的船桨，于是设计出来的，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

他们看的是《超级变变变》，但隼人情绪很高，就像是参加了《讨论到天亮》节目，正在聊日美安保问题一样。

“……所以呢，就是先随便瞎玩……啊，对了！”

隼人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从楼梯上跑了下去。

世之介正疑惑的时候，没想到他拿着一只旧丝袜回来了。

“世之介，你戴上这个试试。”

这话说得蛮不讲理。

“我不戴！”

“哎呀，你快戴上吧，快快快！”

“这是阿姨的丝袜？”世之介边问边接过他递过来的丝袜试着戴了起来，心里居然有了去参加《超级变变变》比赛的想法。

世之介戴好丝袜之后，隼人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又把他的脸往上提了提。

光司好像也注意到了，他的眼睛按捺不住好奇地看着戴着丝袜的世之介。

“完全想不出什么像样的点子嘛。”

隼人是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他使劲地拉拽了一阵世之介的脸之后就干脆地放弃了。

世之介也站到镜子的面前想了想，到底也想不出跟电视里面出镜的其他杰作相比，能够压倒人家获得更高分数的更高明的主意。

隼人已经回到他一直坐的坐椅上开始看起了电视。光司好像也腻了，同样把眼睛转向了电视。

只有世之介还在那里纠结，他继续对着镜子往上提一提丝袜，又往旁边拉一拉。

总之这是一间待着很舒服的房间。

一定是很多很多人的心情，花了很多很多年磨合，才形成了如今这种待起来这么舒服的氛围吧，世之介想。

世之介和隼人从面包车的后备厢中拿出小冰箱。这个小冰箱去年夏天在河边BBQ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此时抱着它的两个人穿着不合身的丧服。

两人要把装有罐装啤酒和果汁的冰箱搬往的地方，是火葬场中一个叫作净化所的休息室，家人、亲戚和朋友都在那里等着光司火化完毕。

“世之介，别抱那么紧，会把衣服弄脏的。搬出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没来得及好好擦一下。”

隼人担心世之介会把租来的丧服弄脏。他两只眼睛在刚才的葬礼上都哭肿了，看上去活像是电影《四谷怪谈》中的阿岩。

葬礼期间，隼人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像个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的。在光司父母的安排下，他坐在了亲人席上，所以他的身影出席葬礼的人都看在眼里了。

在主持人宣布开始、担任导师的僧侣进场后，意识到永别之际终于到来时，百感交集的隼人终于按捺不住呜咽起来，就连理应习惯了这种场面的僧侣都在念经的过程中好几次担心地看向他。

光司的父亲把手绢递给了隼人，但手绢很快就被流个不停的眼泪和鼻涕给弄脏了，于是光司的母亲把它夺了过去，塞到了手包里。

当然，光司的父母眼里也已满是泪水，但他们都担心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隼人，想哭也不能痛快地哭。

念经结束之后，光司的父亲站起来致辞。

直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出来烧香，隼人总算忍住了呜咽，但等大家开始往棺木里放花时，他又“光司、光司”地一边呼喊着死者的名字，拽住死者不肯松手；到了往棺盖上钉钉子的时候，他已经连站都站不住

了。

在一旁的世之介立刻扶住了隼人。隼人似乎已经分不出是谁在扶着他，嘴里喊着“阿姨！叔叔！”，把自己的脸埋进光司父母的胸口放声大哭。

大家都感受到了隼人那痛彻心扉的忏悔和后悔，其厚重程度不亚于光司本人的悔恨和悲伤。

这其中当然有愚蠢的行为，有受害者，也有施害者。有绝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有无法治愈的伤痛。

然而，这种伤痛，所有人都拼命地想把它治愈，即使因此而伤痕累累。

这时所有出席的人都被他带动了情绪，哭了起来。就连在一旁搀扶着隼人的世之介，也无法控制住自己莫名的情感，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把冰箱搬到火葬场的休息室之后，世之介和隼人两个人给出席葬礼的人发放罐装啤酒、果汁等饮料。

光司家里没有太多亲戚。据隼人说，光司的父亲是北陆地区出身，年轻时离家以来，几乎就和家里人没什么联系。这次的葬礼也是，只有一个据说住在附近的表弟出席了。光司的母亲也差不多，她的娘家在与这里一河之隔的千叶县市川市附近，家里只有年老的父母和一个姐姐，那个姐姐没有孩子。

这样一来，在休息室里等着的都是近邻了。由于光司的父母是地方自治会的职员，所以人来得倒也挺多。

“出去走走吧。”

把饮料差不多发完之后，隼人邀世之介。

世之介拿上自己喝的罐装啤酒和用来下酒的芝士鳕鱼条跟着他走了出去。

走到火葬场外面时，发现外面点了一个很大的火炉，可能是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专用。于是连大衣都没穿出来的世之介他们就走到那里取暖。

“唉，刚才哭惨了。”

或许是因为害羞，隼人夸张地冲他笑了笑。只是，一想到光司，他的眼泪似乎又要涌出来了，所以虽然嘴里开着玩笑，却还是胡乱地擦着

眼睛。

世之介把带出来的芝士鳕鱼条递了一根给他。

隼人很自然地接过去。

“光司这家伙，这十三年也挺努力的。”隼人喃喃着说道，“一开始，人家还跟我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三年呢。唉，那家伙，真的挺努力的了。”

隼人又伸出手，意思是再来一根芝士鳕鱼条。

“隼人哥，你这十三年也很努力啊。”

世之介说着把芝士鳕鱼条递给他。

“啊不，我和那家伙比起来……”

或许又有什么情绪涌上心头了，隼人的声音在颤抖。

“怎么说呢，既然都被你看到了我这么丢人的样子，我就坦白说吧。我在这十三年里一直在想呢，如果我处在光司的立场上，那会怎么样？这十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这件事。”

隼人开始一字一顿地、像挤出来似的跟他坦白。

世之介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只是等隼人每说完一句话就递给他一根芝士鳕鱼条，以示支持。

“不过，这样才了不起呢。小时候父母和老师不经常跟我们这么说吗，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什么的。说，那样就能成为一个好人了。隼人哥这十三年来一直都在这么做呢。”

隼人默默地听着世之介说话。

“哎……”

他突然压低了声音，第一次拒绝了世之介递给他的芝士鳕鱼条。

“……哎，世之介，你说……光司那家伙，是不是原谅我了呢？”

隼人脸上露出了害怕的神色。就算面对小混混或者警察，也绝不会害怕的这个隼人，此刻却露出前所未见的表情这样问他。

当然啦，光司先生肯定已经原谅你了，这么回答当然很简单，而且这么回答就可以让隼人放下心来，这世之介也知道。可是，不知为何就是说不出口。

“我不知道……”世之介老老实实地这样说道。

隼人瞬间脸色煞白。他一定是在期待着听到一些好话所以才问的世之介。

“也对啊，不可能知道的，对吧？”

“……嗯，对不起。”

“所以啊，以后我只能把自己当成光司，再继续去想这个问题了，对吧。”

隼人说着亲手从世之介手里抓过一根芝士鳕鱼条，一把塞进嘴里。

世之介也吃了一根芝士鳕鱼条。虽然不知为何感觉比之前吃的要咸，但还是很美味。

“辛苦了！好冷啊！”

就在这时，刚才不知去了哪里的停车场的男性工作人员跑了过来，世之介和隼人给冻僵了的他腾了点地方。

看他笑得挺开心的，于是世之介半开玩笑地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说我儿子刚刚出生了！”他眉开眼笑地说道。

“啊？”

世之介和隼人不由得异口同声地喊道。

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注意到了眼前的状况，赶忙道歉说：

“哎呀，对不起，在这个时候说这事。”

“不不不，没关系呀。恭喜你！”

隼人赶紧向他道贺，世之介也不由自主地把手里拿着的芝士鳕鱼条递给他以示祝贺。

久违地在上班日休息。

体谅从光司的葬礼到下葬期间比任何人都忙活的隼人，樱子父亲决定临时休业。

世之介想睡个久违的懒觉，然后再去理个发。临近中午的时候，他走出了池袋旭日升公寓的房间。他要去的当然是平常老去的那家理发店。实际上，最近为了省钱，他都是让樱子给他理的，所以真的是久违了。

“这位客人，好久不见了啊！”

一推开理发店的大门，凶脸理发师便招呼道。

“好久不见！”

今天是上班的日子，店里没什么人，店主大婶似乎也不在。

世之介被领到椅子边坐下后，扫视了一圈店内。

“还以为你搬到哪里去了呢。”

很快地，凶脸理发师就拿来了热毛巾，用力把他头发擦了几下。

“最近我都是让女朋友帮我理的。”

这时候，他和镜子中的理发师四目相对。他以前一直觉得他长得凶，但隔了很久再见到之后，感觉表情稍显柔和了。

要是对方是个孕妇，那他就要问一句了：“是怀的女孩子吧？”但对方显然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孕妇。

樱子跟世之介说要帮他理发，是在一次像往常一样去购物的时候，当时他们正在挑选给亮太用的新推子。

“啊？算了吧，我又不是小孩子。”

世之介当即拒绝。但往旁边一看，脖颈发际剃得很清爽的亮太就站在那里，证明樱子的手艺不差。

从那以来，他就一直让樱子帮着理发了。

樱子虽然技术不错，但很粗鲁。事先在工厂前的空地上摆一张椅子，当然洗头需要自己解决，因此在浴室洗了头的世之介得趁头发还没全干就急急忙忙跑到外面来。

接着坐到椅子上，披上史努比图案的理发斗篷。这个斗篷缝有铁丝，做工精良，像一件喇叭裙一样，把底边折起来，被剪落的头发刚好能掉在里面。

接下来就是樱子理发的过程了：拽耳朵揪头发，最后脖子都快被扭断了。

整个过程看起来像是一种暴行，但最终脖颈发际都被安全剃刀理得露出了发青的发根，出来的效果不比附近理发店的差。

最近世之介也继承了樱子的技术，给亮太理起了头发。因为是剃光头，所以基本上很轻松，难就难在亮太一直动个不停。

每次世之介在这家理发店动个头时，头就会被这个凶脸理发师按住，所以他对亮太也有样学样。

“妈妈把我拜托的事情全给忘了，怎么办啊？”

不知为何，每次亮太一开始理发话就特别多。在家也好，在保育园也好，他属于那种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玩的类型，但不知为何，只有在理发的时候，他的话就是止不住。

“你妈妈忘记什么了？”

“全部啊，所有的！”

“所以我问你，她忘记什么了？”

“是……我忘了。”

也不知这小家伙是执念太深，还是心太大了。就这样在晴朗的午后，他给亮太理发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这是一种说不出的奢侈。

居然还能在东京的下町河堤旁边享受这么奢侈的心情，说真的，世之介可从来没想过。

“说起来，还好吗？”

理发师很快就打开电推子给他理了起来。

“托您的福，挺好的。”世之介回答说。

“不是，不是客人你，是那个女孩子。”

说完，他就把电推子的开关关掉了。

“哦，你说小滨啊，嗯，挺好的。之前我们还一起去新年参拜了呢。”

“是吗，她还是那样吗？”

理发师画着圈地摸着自己的头问。

“不，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不过，也就跟排球队的女生一样长。”

唧……首先开始理的是脖子部位。

“感觉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呢。”理发师冷不防从镜子中看着他的脸说。

“是吗？”

“嗯，有点，脸上好像能看出点责任感来了。”

“啊？……责、责任感吗？”

世之介慌忙摸了摸自己的脸。

“是责任感，不是荨麻疹啊。”

看到世之介如此震惊，理发师也有点慌了。

“不不不，嗯？责任感？不不不，我这人自生下来，唯独跟责任感这种东西完全无缘啊。你要说谁最没有责任感，那肯定就是我了。”

那个劲头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拼命地想要洗刷冤情。

“等等啊，这位客人，我可是在夸你啊。”

理发师着实呆住了。

“哦，对啊！被人说有责任感，不至于生气的，对吧？”

世之介这下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哎呀，我以前总觉得你是一个轻浮的男人呢。不过这么跟客人说话是肯定会被骂的。”

“不，没事的，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不着调的。”

“不过呢，嗯，我感觉跟以前相比，你的人生稍微多了点厚重感。”

“真的吗？不过其实我有时候偶尔也在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意思了呢。但没有人跟我说过，所以就觉得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对于这下又变得很得意的世之介，理发师有点无语，把世之介的头用力地往前推了一下。

作为回礼，世之介也想告诉他说，你也有点变了，表情变柔和了，可是说“你”会很奇怪，说“理发师先生”也很奇怪。叫“哥”显得有点自来熟，叫“老板”年龄又不合适，当然，如果叫“小哥”的话，说不定会当场挨揍。

世之介又重新看了看镜中理发师的脸。

……啊，莫非他真的已经结婚，还有孩子了？他想，但就是拿不准该怎么称呼他，于是决定不说了。

理完发之后，世之介神清气爽地离开了店。

时隔好久又感受了一把专业的技术，果然跟外行不是一个级别的。脖颈发际用推子推过之后，感觉像是穿上了新衣服，涂了味道很香的肥皂剃过的脸简直好像不再是自己的脸。

离开了理发店，世之介大大地伸了个懒腰，看着前方商店的玻璃上映出的自己。

感觉跟以前相比，你的人生稍微多了点厚重感。

想到理发师的话语，他不禁咧嘴笑了出来。

“我身上也开始显出责任感来了呢。”

说到底，跟以前相比也只是稍微多了一点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够他骄傲的了。

二月　雪景

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从大陆吹过来的大寒潮赖着不肯走。

池袋的欢乐街虽然依旧霓虹闪烁，但路上的行人自不必说了，就连柏油马路、招牌，一切的一切似乎也都被冻僵了。

在这样的夜晚，何不来一顿火锅吃吃？有这种想法的似乎不只世之介他们。被他和小诸选为对饮场所的，是大约从去年开始火爆起来的牛杂火锅店，虽说是坐在了厕所前面的吧台的一个角落，但店里实在拥挤得很，让人觉得能有个座位几乎就算是奇迹了。

顺便一提，选择这家店的是就爱赶时髦的小诸，但点完菜之后，他的筷子动得就很不勤快了。

幸亏世之介在博多吃过这些，也很喜欢吃，但小诸看上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牛杂给人的油腻感，或者说是内脏给人的那种感觉。

“小诸诸，你不用勉强自己非得吃这些。”

“我没有勉强啊！”

“你点些别的不也行吗？刺身啊炸鸡块什么的。”

“我哪有勉强自己啊，牛杂挺好吃的啊。”

“不对，刚才我就没见你怎么动筷子。就算夹，你也只是从锅里夹点韭菜而已。”

“我也夹牛杂了啊！”

“你不用生这么大的气吧？”

“我没生气啊！”

说是这么说，但从表情来看明明就是生气了，不过他本人似乎还是觉得既然是时尚，那无论如何也要赶一赶，于是强忍着把牛杂往嘴里送，看着就让人不忍心。

正月以来这才是第一次见，本以为可聊的会多一些，但真正见了面之后，相互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但要说像以前那样一周见个两三次，话就说个没完没了了吗，那也不见得。世之介留意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有话要说见个面吧，这是世间一般约人的情况，但有些朋友却是因为没话要说才想见面的。

最终，或许是这场时髦赶得太难受的缘故，小诸不想再待下去。

“明天我要去听准备去留学的语言学校的说明会，先走了。”

勉强撑到无限畅饮的时间一结束，两人就早早地离开了店内。

从位于地下的火锅店一走到外面，两人就不由得喊出声来。

池袋明亮的夜空中，居然有细雪飞舞。

“哇，下雪了！”

世之介忍不住叫出声来，在他旁边的小诸张开了双臂：

“哇，下雪了！”

“要是去了纽约，雪肯定更大吧！”世之介说。

“可能吧。我看了斯汀的录影带，里面雪下得真的好大！”

“可能到时候你也会穿着厚厚的大衣，竖起领子，走在弥漫着蒸汽的城市街道上呢！”

“听起来就觉得好冷！”

“啊，那临别时我就送你一条围巾吧！”

“不要，我有。”

“那一次性‘暖宝宝’呢？”

“啊，这个我想要！美国应该没有卖。”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在罗曼大街上，所有人都在抬头仰望着细雪飘舞的夜空。

“那再见了，小诸诸！”

“嗯，再见！”

两人在马路中间左右分开，世之介沿着往常的道路走回自己的住处。其间，雪下得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在被丢弃的自行车车座、被扔在路上的空罐子上薄薄地积了一层。

明天，会不会有积雪呢？

一想到银装素裹的东京，世之介就忍不住想小跳步。

难得遇到下雪，干脆买点酒回家来点情调，在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赏雪吧，他想。于是想去往常去的便利店转转，一看，通常总是这个时间在店内就餐区吃饭的南美来的妓女们，这时候都走到了便利店门口，

因为这场罕见的雪，她们脸上都泛起了红晕。

她们似乎是在欢呼。“下雪了！”“我第一次见！”“我去年见过了。”“哇，快看快看，马上就化了！”“好冷啊！”“能不能积起来？”等等。等世之介一走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次跟他像打招呼一样问他“哥哥，玩不玩？”的女人们第一次对他说出了“哥哥，玩不玩？”以外的话：

“Snow!”

“Yes, snow!”

世之介也指着夜空微笑着说。此时天空就像裂开了一样，雪下得更密了。

雪下个不停的夜里，她们的“战衣”看起来太冷了。即便如此，在飞舞的细雪中欣喜地仰望着夜空的她们，侧脸看起来好美。

当然，有件事他早就预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樱子老家时，比他更迫不及待、早就穿得很臃肿的亮太已经在等着他了。

昨晚入夜以来一直在下个不停的雪，已经把东京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对不起，对不起，总武线因为下雪停了好几次了。”

世之介赶紧解释说。在他面前的亮太已经戴好毛线帽子和手套，做好了万全的防寒措施，像是觉得哪怕多等一秒都是浪费时间似的，把脚塞进了长靴里。

“那我们出去了，亮太就交给你了，三点应该能回来。”

穿着丧服的樱子把念珠交给父亲，两人就从屋里走到了玄关处。

“你和那个亲戚家的阿姨关系好吗？”世之介一边帮亮太穿长靴一边问。

“最后见面应该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樱子侧着头说。

“她是个典型的坏心肠婆娘，我一直不想见她。”

说这番话的是樱子父亲，他把樱子给的念珠胡乱地塞到兜里。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合她心意，总之，她不管对什么事都会抱怨，那样根本就聊不起来。她总是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就完了。比如说，我说‘姐姐，不是这样的吧’，接着跟她讲道理，无论是谁都会觉得有理

的话，可她却说‘但我不这么认为’。”

或许是当时不愉快的记忆在脑海复苏，樱子父亲一边直咂舌一边穿上了皮鞋。

“爸，穿皮鞋行吗？”

“对哦，这样走不到车站哎。”

“我是把鞋子装进这个纸袋里，然后穿运动鞋去。”

“是啊，那我也这样吧。”

亮太看着因为下雪而感到困扰的大人们，就像是在看一群不解风情的人。等了这么久还在讨论是穿皮鞋还是运动鞋的问题，就算不是三岁孩童亮太，也听烦了。

“对不起对不起，亮太，走，我们出发！”

世之介抱起臃肿的亮太，招呼一声“我们走啦！”，跑到了外面银色的世界中。

“钥匙放在老地方啊。还有，三点我们就回来了。”

樱子的声音从后面追来。

雪云完全散了。蔚蓝色的冬日天空下，工厂前的空地、马路，以及还没有留下任何人脚印的河堤，到处白茫茫一片，反射着太阳光。

看到亮太想要趴着爬上河堤，世之介说：

“啊，对了。等我一下。”

然后跑回工厂，把塑料桶的盖子拿来，想把它作为雪橇使用。

他和亮太肩并肩爬上陡峭的河堤。

被染成雪白的河岸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十分晃眼，或许雪景就是会让人难分远近吧，在远处的运动场上四下飞奔的狗的身影看起来很近，在不远处堆雪人的孩子们反而看起来很远。

“亮太，你用这个滑滑看？”

世之介说着把塑料桶盖放在了河堤上。

“可是很危险呀。”

亮太有点害怕。

“没事的，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吧。”

说完，世之介就坐到了里朝上的塑料桶盖上，灵巧地蜷曲双腿，用力往后一撑，屁股往前一蹭，原本哧溜哧溜地在斜坡上移动的盖子突然一下子就滑了出去。

斜坡很陡，无法保持平衡，桶盖猛转了一圈后，世之介的身体就被抛了出去。还好落在了还没被任何人的足迹玷污的、柔软的雪地上。

世之介一边发出哀号，一边像是为了享受雪的触感，在河堤上骨碌碌地滚了起来。等他滚到下面停住的时候，滑下来的桶盖“当”的一声砸在了他的头上。

一直看着他的亮太自不必说了，就连正在附近堆雪人的孩子们也爆笑起来。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亮太，你得在更下面的地方滑才行。”

他一边说着，一边单手拿着桶盖往白雪覆盖的河堤上方跑，亮太也从上面滑到了他的身边。

“你记住啊，就从这里开始往下滑吧！”

他让亮太坐到了放在斜坡上的桶盖上，然后就推了一把他的后背：

“小心了！”

或许是桶盖的大小和亮太的体重比例刚刚好的缘故吧，它顺着白雪覆盖的斜坡优美地滑了下去，看着都叫人赏心悦目。

“亮太，滑得不错啊！”

“好快啊！就一眨眼！”

或许是被亮太那华丽的滑法所吸引，之前一直在专注地堆着雪人的孩子们在世之介滑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这下却全都跑过来了。

“让我也滑滑吧！”

“好！那按顺序来，排好队！”

在世之介的号令之下，穿得都很臃肿的孩子们迅速排成一队。

“喂，世之介！”

此时从河堤上方传来了隼人的声音。一看，穿着棉袿、显然是刚刚起床的隼人正一边发抖一边冲他不断地招手。

世之介把桶盖交给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女孩子。

“隼人哥，葬礼怎么样了？”他一边问一边走上了河堤。

“昨晚半夜去露了一下脸，应该没事了。反正她是一个心肠很坏的大妈。”

话虽这么说，但在别人去世当晚稍微露个面这一点很符合隼人的风格。

“不说那个了，给！”

隼人从棉褂中取出了一封信。

“这是什么？”

“嗯，其实吧，我擅自把你的照片寄去参赛了，然后呢，你看！”

信已经开了口，隼人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

“看，说是佳作呢！”

隼人打开的纸上，确实有着“佳作”的字样。

“这是、是什么？”

“哎呀，我不说了吗，我把你的照片寄去参赛了。你之前不是给我了吗。我和老爷子在工厂干活时你拍的照片。”

“啊？是那张？”

“对啊！据说奖金有三十万日元，然后我就寄出去碰碰运气了。然后呢，你看！”

“这这这，什么时候寄来的？”

“就刚刚。我刚刚查看邮箱的时候发现在里面的。”

世之介又重新看了一遍佳作奖获奖通知。尽管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小镇主办的摄影比赛，但毫无疑问，那里的某个人认可了自己的照片。

“佳作没有奖金。不过有奖品，你看，奖品是芥末腌菜。”

隼人有点失望。但在世之介看来，奖金有也罢没也罢，奖品是他不爱吃的芥末腌菜也好什么也好，全都无所谓，要紧的是，好歹自己拍的照片生平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太棒啦！太好啦！”

世之介喃喃地说着不由得举起了双臂。

一阵喜悦渐渐涌上他的心头。

“我终于第一次获得别人的认可了……”

之后，他发自肺腑地为自己连呼三声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世之介的声音在沐浴着冬日的雪景中回响。

.

今天早上的电视社会广角镜中也大张旗鼓地播报了正在举办的残奥会比赛的结果。残奥会相关人员原本都很担心随着先行举办的奥运会的结束，使整个日本沸腾的那种狂热会随之冷却下来，但开赛之后他们发现，别说东京了，整个日本都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了残奥会。

我站在电视机前面，看着昨晚举办的上肢残疾的运动员们的径赛结果时，妻子千夏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

“小亮，你这么慢行吗？”

“嗯，马上走。”

“小亮，你不是要去接安藤君吗？”

“不，安藤坐教练们的车去，我直接进竞技场。”

千夏一边抚摸着开始显怀的小腹，一边打开铝制框架拉门，走到小小的院子中，蝉鸣声一下子飘进屋来。

这是一栋建在东京郊外的小公寓，一楼的各道门都带有只够晾晒简单衣物的小庭院，房子对面是一个大公园，所以像现在这样，夏天虫子很多，好在幽静得就像是住在森林里一样。

“今天我也和婆婆他们一起去给你加油。”千夏边晾衣服边说。

“那我老妈又该担心了。”

我踩在铝制框架拉门的轨道上，往院子探出头去。

三周以前举办的奥运会比赛，千夏本来也要和母亲樱子、外祖父重夫一起去现场加油的，但因为既要应付电视台记者到家采访，又要顶着大太阳在赛程的二十公里处和三十五公里处之间移动，考虑到她有孕在身，而且正是最关键的时期，有必要以防万一，于是那天就让她在自家观战了。

据千夏说，当从众多观众的身影当中看到自己丈夫以第十一名的成绩冲线的那一瞬间，她的泪水就一直流个不停。

她并没有说谎，确实，在比赛结束三周之后的现在，她还是每晚都在看比赛的录像。

“看啊，日吉亮太选手马上就要冲线了。全体观众都站起来等着日吉亮太选手冲线。森本选手也在终点等着呢。”

“我觉得日吉选手真的十分顽强。虽然名次只排在第十一位，但也足以引以为豪了。我们真的很为日吉选手感到自豪。”

播音员的话语至今依然能让她流泪。

“你差不多也该看够了吧？”最近我实在感到无奈，便笑着说道。

“可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谈论夺得金牌的森本选手啊。所以，我决定了，我就一直捧小亮。”

她说的这番话不知道究竟是为了安慰人还是在开我玩笑。

实际上，从那天开始，夺得金牌的森本选手每天都会在电视上露脸。

“好，差不多了，我该走了。”看了一眼晾衣服的千夏的背影，我不自觉地对她说道。

或许是听到了说话声，隔壁邻居家的妻子从树篱那边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说：

“今天是残奥会的马拉松比赛吧？我会看着电视给你们鼓劲的，加油啊！”

树篱上，千夏和这位夫人种下的蔷薇花开得十分灿烂。

我是即将参加今天举行的残奥会马拉松比赛的、安藤拓真选手的陪跑人，我的出场是先前就定下来的。

安藤有视觉障碍，却是一名才华卓越的选手，几年前听说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陪跑人，于是我就毛遂自荐了。

从那之后，我们就像玩两人三脚游戏一样，有时会就训练方法起争执，有时又出于运动员的自负与尊严而争吵，但最终，两人分别获得了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资格。

当然，当我正式被选定为奥运会代表选手时，协会那边提议让我辞去为安藤陪跑的工作。事到临头才进行调整，无疑会导致日程方面相当难安排。

“我想过了，就算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我也想陪你一起跑，不会去考虑因此会对自己的比赛造成什么影响。”我对安藤坦诚地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

好在安藤好像也是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共同表达了要一起登上最高舞台的誓愿。

“那我走了。”

出了玄关，千夏还特意换上拖鞋来送我。

“走好，路上小心。”

她拍了一下我的肩，我笑着说：“知道啦。”

“咦？”

就在这时，千夏把塞在信箱里的信封抽了出来。

“给小亮你的。日吉隼人？是谁啊？”她把信递了过来。

“啊，是我舅舅啊，老妈的哥哥。”

“哦，就是那个在外国跑船的舅舅？”

“对对对……没时间了，我拿着路上看吧。”

我把拿到的信装进了包里。

不巧，去车站的巴士上人太多了，我没法读信，而去往新国立竞技场的电车里更是拥挤。

在拥挤的电车上，我拼命地抓住吊环，此时，很久之前，隼人舅舅、世之介哥哥在汽车修理厂前面的空地上陪自己玩耍的记忆朦朦胧胧地浮现在脑海。

我被扮成小狗的世之介哥哥追得四下乱跑、隼人舅舅给自己烤红薯的景象只怕出现在我只有三四岁的时候，非要说的话，相比真实过往的回忆，倒是留在手边的照片上的画面更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如此，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隼人舅舅和世之介哥哥的声音，以及被两人抱起来时，变得很近的天空，还能看到远处的风景。

下大雪的日子里，我们在河堤上玩雪橇，好像也是那个时候的事吧？

或许是因为留有当时的照片，所以至今还记得。不知不觉间，附近的很多孩子都聚集过来，用世之介哥哥带来的塑料桶盖子作为雪橇，一次次地从斜坡上往下滑。

中途应该是隼人舅舅从工厂里面拿来了能充当雪橇的各种各样的道具，当时从河堤上以很快的速度滑下来的那种感觉，还有被从雪橇上甩

出去摔在地上感受到的雪的冰冷，至今依然能够清楚记起，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的事情记得尤其清楚，也是有理由的。

那天，摄影比赛的结果通知寄到了世之介哥哥手里。那是一个在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小镇举办的一个小型摄影比赛，而且他并没有拿第一，只是得了一个尴尬的佳作奖，但世之介哥哥从那之后动不动就提起那天的事。

“被别人认可，真的是超级超级幸福呢！当时我正和你在河堤上玩雪呢，这时穿着棉褂的隼人哥就跟没睡醒似的拿着信来了，那封信里呀……”

“安藤，身体状态怎么样？”

当拄着白手杖的安藤和教练们一起出现在竞技场的选手休息室里时，我先打了声招呼，又摸了摸他的肩膀。

“嗯，感觉状态不错。”

正如安藤所回答的那样，他的脸色看起来也很不错。

“你先换个衣服，做做热身吧。”

在我的示意下，安藤立刻也开始换起了衣服。

在等待他更衣的过程中，就比赛中的气温情况，我和正在检查鞋垫的真锅教练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天空阴暗，是比较适合跑步的天气，不过在比赛的最后关头有可能下雨。

来自各国的选手们开始聚集到休息室里。在一片欢笑声的平和气氛中，也能感觉到国际大赛特有的紧张感。

我陪更衣完毕的安藤走到了专供热身使用的跑道。在做准备运动时，安藤忽然开口说道：

“亮太先生。”

“怎么了？鞋子还感觉不舒服吗？”

“不，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问题？”

想着也许是出于比赛前的紧张，于是我故意用轻松的语气问道。

“那个，在比赛之前请允许我说几句。这次的比赛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很感谢亮太先生给我陪跑。”

“怎么了这是，干吗那么正式？”

“迄今为止，一路跑来，我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照，但只有亮太先生，只有你是为了赢而让我跑的。毕竟像我们这样的选手，能跑完全程就很让人感动了，或者说，别人是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待的，但只有亮太先生你，怎么说呢，从一开始就很认真对待，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感动不感动的，我一定要跑赢在我前面的至少一个人。”

说着说着，安藤本人好像也害起羞来，频频地去摸自己的鼻子。

“那今天也是这样，你要超过你前面的那些家伙，哪怕跑赢一个也好。”

为了缓解安藤的难为情，我这么说道。这种心情似乎安藤也感知到了。

“我会超过的。就像以前一样，我会黏着他们一直黏到后半程，最后的最后再一鼓作气超过他们。”

他又恢复了平常的霸气。

我开始和安藤并排在练习用的跑道上慢跑。不知为何，我又想起了世之介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只在今天这么强烈地想念世之介哥哥。当然，也不是因为今天是这位故人的忌日。

眼前浮现出世之介哥哥骑着自行车陪我跑步的身影。在江户川马拉松比赛的小学生组中夺冠是这一切的开端。

从那以后，在马拉松比赛相关人员及学校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参加在东京或千叶县举办的马拉松比赛。赛前总陪我练习的就是世之介哥哥。他会跟着一起跑，如果工作太累了，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陪跑。现在想想，小学生组的马拉松比赛其实只能算是玩玩而已，但他也总是很认真地给我喊加油，以至于只是在荒川的河堤上跑跑，却真的让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参加奥运会。

刚好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和亲生父亲见面了。虽然并不讨厌他，但也不是很期待相见。

那时，和世之介哥哥一起在河堤上跑步才是最最快乐的事。想着那个所谓亲生父亲的人所做的事，还有和他见面聊过之后，自己的内心总会百感交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自己也没法用语言表达，总之就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气愤，一会儿悲伤。

但是，每当和世之介哥哥在河堤上跑的时候，这些情绪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总感觉只要和世之介哥哥一起奔跑，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上中学时，我加入了心心念念的田径队。这所学校不以田径闻名，但队里也有一定的成绩，朋友们自不必说了，我还从学长们和教练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关照，最重要的是，之前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练习田径的，这下是动真格的了，而且能获得专业的指导，这让我每天都感觉很兴奋。

那是在初一期末吧，就像往常一样，世之介哥哥突然来找我，邀我去跑步。

“今天练习太累了，算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

世之介哥哥略显失落，但初中的田径队是怎么练习的，现在能跑多快，这一切他似乎都很想了解。

当时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说真的，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当然，并不是开始讨厌世之介哥哥了。唯一清楚记得的一件事是，自己只是懒得回答他那一句接着一句的问题了。

“世之介哥哥，你不用再陪我跑了。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练的话会养成一些很不好的习惯，而且光是队里的练习就让我筋疲力尽了……再说，这样很丢脸。你又不是我爸，要是我老和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一起在河堤上跑，会被别人笑话的。”

这是初中生特有的坦率。说这番话当然不是为了伤害对方。

“你说话怎么跟个大人一样啊？”世之介哥哥说着敲了敲我的头。

现在想来，我知道了，毫无疑问，那就是世之介哥哥特有的表达寂寞的方式。问题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被别人敲头是会很恼火的。

从那以后世之介哥哥倒也不是突然就不来了。那之前是一个月来一两次的，那之后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次了，又变成两个月也不来一次。只是，我在学校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间隔。

记得最后和世之介哥哥正正经经地见上一面，是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

妈妈问我：“毕业典礼，我可以叫世之介一起去吗？”当时自己倒是满口答应了：“当然可以啦！”

对世之介哥哥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被推荐进田径名校的事情也已经定下来了，那天毕业典礼一结束，我还要参加田径队的伙伴和学弟学妹们的答谢会，所以没时间和世之介哥哥好好地聊一聊。

我还记得，在含苞待放的樱花树下的校门口，我、妈妈、少见地穿着唯一一件好西装的世之介哥哥三个人一起合了张影。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或许也是因为手边还留有那张照片的缘故。

总之，我只记得在合了一张影后说了句：“答谢会要迟到了，我得走了。”然后便丢下两人，快步地去追自己的伙伴们了。

上高中时，我更是正式投入了田径练习中。每天早上都在课前晨练，下课以后就开始正式的训练，就算队里活动都结束了，也会在妈妈给我的私人健身房里努力锻炼肌肉。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中时我的成绩飞跃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也增多了：国民体育大会、全国高中综合体育比赛，还有一些国际比赛……

接到那个通知是大一时候的事了。那一年，我被选为在中国广州举办的亚运会田径比赛的强化选手之一，接到电话时，我正在美国一个叫作波德的小城参加集训，当时是在宿舍里。

打电话给我的是父亲宫原雅史。

别说见面，两人之间通电话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在通报姓名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

一开始我以为父亲又是因为工作到了美国。但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重，接下来他说的一句话是：

“横道世之介先生死了。”

我没反应过来，甚至觉得父亲刚开了一个很离谱的玩笑。

“你说什么呢！”

我忍不住笑了。但父亲接着又说：

“听说是因为电车事故死的。为了救一个掉到轨道上的女人，横道先生和一个韩国留学生一起跳下去了，但没来得及……”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对于世之介哥哥死了这件事完全反应不过来，但世之介哥哥为了救掉到轨道上的人而纵身跳下的身影却立刻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话筒那端的父亲后来又说了几句什么，但我完全听不进去。

当时自己确实在尽力地想去回忆世之介哥哥的一些事情，只是，尽管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尽管相视而笑了那么多次，尽管自己那么喜欢他，那个时候却偏偏连一次美好的回忆都想不起来。

唯一想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我告诉世之介哥哥“你不用再陪我跑了”的时候，我被敲了一下头，十分恼火。

“好了，选手们陆陆续续都回到了跑道上！现在我们看到了安藤拓真选手的身影！金牌虽然丢了，但他现在排在第七位，以强劲的势头回到了跑道！”

“安藤选手真的跑得很棒，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但在三十五公里处摔倒了还真是挺遗憾的。”

“补水处有点混乱，不过确实是一次很严重的事故啊。选手们速度都很快，再加上残奥会马拉松都有人陪跑，一旦互相纠缠在一起，就难免会造成很大的事故。”

“确实是，在摔倒的四名选手当中，两名选手当场就弃权了，另外一名在又跑了大约一公里之后也弃权了，只有安藤选手又回到了跑道上。”

观众们的加油声充满了国立竞技场，听起来就像地鸣一般。

“安藤！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不由得大喊起来。

安藤看上去有点痛苦，但还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和安藤两人此刻与其说是处在竞技场的正中央，不如说是跑在加油的声浪中，就好像是被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推着后背、拽着手臂。

仿佛是为了掩盖摔伤的脚腕的疼痛，安藤一直在跑。那种痛楚通过两人握着的绳子异常的拉伸状况传了过来。

中途，我告诉过安藤，为了今后着想，也可以考虑弃权，但安藤固执地没有点头答应。

开始绕着赛道跑时，给安藤的加油声更大了。脚腕的疼痛只怕已经超过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但为了不辜负那些声援，安藤还是甩开手臂，一步步往前迈。

为了不输给现场的加油声，我也从旁边拼命地喊。

注意，很快就是直道了！

坚持到最后！

还剩一百米！

好了，冲吧！冲！

四十分十秒！

还剩八十米！

尽自己最快的速度，你可以的！

不错！很好！

还剩六十米！

我要松开绳子了！

直直往前冲！

直直冲！

还剩四十米！

四十分三十秒！

你可以的，绝对可以！

对了，直冲！

就这样，直冲！

安藤！

直直往前冲吧！

.

“我就说嘛，让你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我不是说好几遍了吗！”

在世之介的耳边，樱子拼命克制着会让人想起她少女时代的怒吼。

此刻，包括亮太在内的三个人站在某间会议室的一角。这间会议室位于M市的地区振兴科，虽然不算小，但也绝不大。唯独今天，这里被布置成了每年照例由M市地区振兴科主办的摄影比赛的颁奖会场，被推到房间角落的桌子上摆了一点点（真的是只有一点点）三明治、点心等，当然饮料也不会达到香槟的级别，只是一些罐装啤酒、鸡尾酒，另外还备有一点五升超值装的乌龙茶、可乐等，并配上了纸杯。

这样一间略大的会议室里，作为主办方的M市的职员们似乎是利用

工作间隙见缝插针聚到这里来的。但由于是工作间隙，所以他们脚上穿的都是适合在办公室随便穿穿的拖鞋、身上是开衫等，有的女职员还拿着外出休息用的小手包。

在这些人当中，唯一衣冠楚楚的是穿了西装的主办方代表、代理科长，但他似乎原本就生性怯懦，不知怎的，一直站在门口不动。

鉴于这些情况，一身正装的世之介他们三人不管怎么看都会很显眼了。

这一天被招待的是冠军、亚军和佳作奖获得者三人。获得冠军的那名男子衣着很随意，怎么看都像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亚军是一名大学生，他的打扮看起来就像接下来要去便利店买东西一样；只有获得佳作奖的世之介他们的打扮就像要参加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或是小学开学典礼的家长和孩子那样精神头十足。

这里要说一句，穿着香奈儿风格（说到底也只是有一点那种风格而已）的正装，早上甚至还去了一趟美容院的樱子是最不合时宜的，而西装口袋里塞着方巾的世之介和穿五分裤、系领结的亮太则紧追其后。

“我就说嘛，让你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我不是说好几遍了吗！”

所以，在主办方致辞期间，尽管樱子在世之介耳边怒吼，但也让人禁不住对她表示同情。

实际上，或许是觉得这三人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等主办方致辞一结束，之前聚集在一旁的职员当中就有几个人特意去取来了西装外套，或者把拖鞋换成了皮鞋，从这一点来看，很遗憾，三人认为的那种丢人现眼并非单纯出于他们的被害妄想。

一开始，樱子就说：

“规模这么小的颁奖仪式，穿平常的衣服不就行了吗？”

对此，世之介却毫不让步：

“不不不，这种事情，就算是礼数再周全也不为过。”

等主办方的致辞以及所谓的评委、一位爷爷级摄影师的长篇大论结束，进入“与获奖者畅谈”环节的时候，世之介他们三人也完全被周围人当作了“稍显特立独行的一家人”看待，这样一来，亮太朝着从进入房间以后就一度虎视眈眈的桌上的点心冲刺的身影，在别人看来也不觉得那么怪异了。

于是两人决定把根本顾不过来的亮太交给貌似很喜欢小孩的那群年轻女职员，此时世之介才终于得以缓一口气，和樱子拿起罐装啤酒干

杯。

“这双高跟鞋，我从辞掉池袋店里的工作到现在一直就没穿过，脚好痛啊。”

“是不是你脚变胖了啊？”

“什么？啊？我胖了吗？”

“开玩笑，开玩笑的。”

“我说，为什么我们非得穿这么整齐来这领一罐芥末腌菜呢？”

“这可是因为获得佳作奖才得到的芥末腌菜啊，很特别的。”

正在说着这些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背后似乎有人。

回头一看，是那位点评时长篇大论的评委、那个爷爷级摄影师。

“啊，要来罐啤酒吗？”

世之介机敏地给他拿了过来。

“啊，谢谢！”

那位爷爷级摄影师接过来，“啪”的一声打开了瓶盖，泡沫喷薄而出，弄得他手忙脚乱。

樱子立即把手帕借给他。沾满泡沫的脸和胡须总算弄干净了，溅湿的衬衫就没办法了。但当事人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你是横道君吧？你的照片拍得不错啊。”

摄影师自顾自地说道，简直是教科书式地诠释了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这次还是第一次被人夸奖呢。搞得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参加《恶搞秘摄》节目呢。”

“哎，像你这种普通人是出演不了《恶搞秘摄》的，那节目只有名人才能参加。”

“嗯，那倒是……”

这位老爷爷好像不怎么给人面子。

“你的照片到底好在哪里，你自己明白吗？”

“好在哪里？嗯，我自己可能不太……”

“你的照片拍得很善良，对，是善良。”

“善良？”

莫非这是摄影行业的专业术语？如果真的想成为一名还说得过去的摄影师的话，多少应该读一些这方面的专业书——世之介自来到这个颁奖仪式后，才开始感到焦虑起来。

该怎么回答才好呢？或许是看出了眼睛正滴溜溜转的世之介的心思，这位爷爷级摄影师又拿了一罐啤酒，走向依旧待在房间角落的代理科长。

人家评委好不容易过来提点，自己却没答好，虽然有点丢脸，但另一方面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要是再聊一些那么难的话题，估计自己也应付不来。可惜没容他放心多久，那位爷爷级摄影师又走了回来：

“啊，对了。”

这位想要的是鸡尾酒而不是啤酒吧，世之介想着说了声“请”，递上一罐鸡尾酒，对方毫不客气地接下，然后问他：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履历书上写着兼职来着。”

“是的，在打零工。就在照片里的那家修理厂里。”

“哦，在那里工作吗？”

“是的。”

“你都有老婆有孩子了还在兼职，真没出息。”

怎么，特意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世之介越来越觉得这老头讨人厌了。

“哦……”

这哪儿是评委和获奖者，简直是训人的教师和采取消极反抗态度的初中生。

“你那个兼职，时间上能不能通融？”看来他果然并不是要过来拿鸡尾酒的，老爷爷把罐子放回桌上问道。

“您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在池袋那边有一间工作室，你下次可以来玩玩。”

这算坏心眼还是肯照顾人，这老爷爷实在让人看不懂。

“哦，池袋吗？我现在就住在那里。在北口。”

“啊，是吗？在哪边？”

“从北口穿过情人旅馆街，有店内就餐区的一家便利店……”

“是不是从南美来的小姐们总在里面扎堆的那家？”

“对对对，我住的地方离那家便利店很近。”

“我的工作室就在那家便利店所在大楼的三楼哦！”

“啊？是吗！我几乎每天都经过呢。”

居然跟这老大爷是邻居，但这也并不是多值得高兴的事，他却兴奋莫名。

“哥哥，玩不玩？”

老爷爷说着突然送了一个秋波给他。

那一瞬间他不禁想：“嗯？这人是老年痴呆了吗？”但很快就意识到老爷爷原来是在学便利店里的那些女人。

“No, thank you!”

世之介断然拒绝。

三月　启程

立春后的第一次强南风吹过来了。

修理厂前面的空地上摆着一张旧沙发，世之介正在上面晒太阳。

风虽然有点冷，但倾泻而下的阳光让人觉得暖和无比。时间安静得让人感觉再这么坐下去，也许不多一会儿自己都要变成沙发的一部分了。

不光是世之介，河堤上的那一片绿也在陶醉地摇曳；抬头看去，是一片让人觉得独自仰望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晴空，云朵就幸福地漂在晴空中。

“真是幸福啊！”

咬了一口作为午后点心的鲷鱼烧，从他嘴里忍不住蹦出了这么一句。

“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沿着河堤的马路上跑来了亮太，注意到了世之介坐着的沙发：“为什么搬到外面来啊？这个是家里的吧？”说着就绕着沙发转了一圈。

从牙医那儿回来心情还能这么好，果然像樱子所说的，亮太是喜欢上了一个最近刚进入牙科诊所工作的女助手。

“老爷子说要扔掉，刚才是他搬出来的。你看，这地方已经破了。”

这是在给破坏者本人展示他的犯罪现场，但那本人却似乎不想承认。

“不过，要是扔了它，我们坐哪儿？”

亮太换了个话题。

“说是要买一张新的。”

“能让我来挑吗？”

“恐怕不行。”

“为什么？”

“你的品位太孩子气了。”

说话间，晚到一会儿的樱子也回来了。

“这沙发摆在家里就觉得太大太碍事，可是一搬到外面一看，挺小的嘛。”

她说着，有点不舍地抚摸着沙发的扶手。

“啊，对了，你看过今天早上丸福超市的宣传单了吗？”

这沙发虽然陪伴了他们多年，但要告起别来却是那么干脆，樱子很快就把话题从沙发换到了报纸里的宣传单上。

“刚才看了。那个特价，太反常了吧？”

“是挺狠的，对吧？好像‘价格崩坏’真的要开始了。”

“啊，那个，你很喜欢吧，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崩坏’？”

“我对‘崩坏’这个词倒是不讨厌。”

“啊，一点都不好笑。”

“哎，不说这个了，明天去不去参加那个特卖会？你又要去那个爷爷老师的工作室吧？”

“去是去，不过傍晚才去，早上我先来这儿，等去完特卖会以后我再回去。对了，你别再说什么‘爷爷老师’了。你要是老这么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它就会从嘴里蹦出来的。”

“没事吧，我还特地加了‘老师’两个字呀！”

两人话里说的当然就是在上个月的颁奖仪式上认识的爷爷级摄影师了，回家以后上网搜了一下才发现，这个老爷爷居然是叫作大路重藏的、日本摄影界的权威之一。

那么，为什么这么权威的人士会去担任一个在M市举办的小型摄影比赛的评委？原来，这位权威人士老爷爷是在M市出生长大的，也是那里的名誉市民。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世之介的作品多受这位老爷爷赏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给他冠军了，而给他的只是佳作，这就说明了原因，只不过，他觉得世之介很像他最近刚辞职的助手，反正要用人的话当然要用一个看习惯了的，所以从那以后，他频频地让世之介来给自己帮忙。

当然，世之介也很想走这条路，对于权威人士的邀请，他自然心怀感激地接受。虽然他现在嘴里一直叫对方“权威人士、权威人士”，对对方千恩万谢的，但其实在颁奖仪式之前连对方的经历都一无所知，这股子机灵劲儿或说不着调当然已经在权威人士面前露馅了。

“世之介，我要泡咖啡，你喝吗？”

从后门传来了樱子的声音。

“喝！”

“我爸他们呢？”

“老爷子去看赛艇了，隼人哥我可不知道。”

他回答道。此时又有风吹来，空地上挺立的樱树的叶子随风摇曳。

在这里看樱花开，今年还是第一次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却觉得自己好几年前就已经坐在这张沙发上了，或者说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的一员了，这种感觉很不可思议。

啊，莫非是因为有这棵樱树，所以才起了“樱子”这个名字？

“哎！”

他喊樱子，但没有得到回应。

“喂——因为有这棵樱树，所以才给你起了‘樱子’这个名字吧？”

他试着大声喊出来，还是没人回应。

一定是这样啦。

认定这一点之后，他专注地仰望着樱树。尽管现在还是硬硬的花蕾，但只要闭上眼，就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一树满开的樱花。

很快又是一个春天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这时看到隼人正沿着河堤走过来。他看了一会儿，发现对方一直站着不动，像是在盯着河对岸看。

见隼人站立的时间相当久了，他于是坐在沙发上大喊了一声：

“隼人哥！”

但实在太远了，对方可能没听到。

他渐渐对隼人在看什么产生了兴趣。

终于，世之介从他已经扎下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沿河堤朝隼人所在的地方跑了过去。

“你在看什么呢？”

他站到隼人身边，试着学他远眺，但并没有看到有火灾引起的烟。

“哦，是世之介啊！”

“你在看什么呢？”

“看河。”

“这条河吗？”

“除了这条还有哪条？”

这条河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感觉比平常还显得多少浑浊了些。总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值得特意驻足观看的理由。

“你去哪儿了？”世之介问。

隼人穿着一条运动衫，外加一双拖鞋。

“光司家。和光司的爸爸一起收拾了一下他的房间。”

“哦，这样啊。”

你要是说一声我就给你帮忙去了。他想这么说的，但想想又算了。

“他之前一直躺在房里，没想到堆的东西那么多呢，真的难以想象。人啊，一旦活着，东西就会不断增多。就算躺着不动，只要还活着，东西就会越攒越多。”

隼人又往河的方向看去。

世之介很想说点什么合适的话，遗憾的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于是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哦，对了，阿樱刚才问你要不要喝咖啡。”

“嗯，要不喝一杯？”隼人回答他。

“那我去跟她说一声。”

刚要离开，隼人叫住了他：

“哎，世之介！”

但他的眼睛依旧盯着河看。

“……怎么说呢，给光司的房间做完大扫除，我突然一下子就泄气了。”

“是有很多垃圾吗？”

其实应该还能有别的可问的，无奈对于这种严肃的场面，世之介并不擅长应付。

“嗯，有很多。租来的一吨装载量的卡车几乎都装满了。”

“一吨？”

“其实光司父亲他们本来也想就那样堆在那里的，但他们好像要搬家了。对两个人来说，那座房子有点大，房租也高。”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说是千叶。嗯，倒是想去随时都能去。”

隼人在草坪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世之介随手扯了一把手边的草，撕碎了四下撒。

“那家伙喜欢什么我全都知道。他啊，喜欢欧洲车，尤其是很宽的那种，还有就是喜欢动物。猫啊狗啊什么的就不用说了，还有兔子和仓鼠。和车不一样，他喜欢那种小小的动物。大家都觉得和他待在一起时很不舒服，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好。不过这只是因为他表达自己的意思要花一些时间罢了。有些事情，通常只需要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不是’就行了，但他做起来要花很长时间。只不过是一秒钟就能完成的回答，他要花一分钟罢了。所以只要给他时间，就没什么问题。真的不算什么。”

隼人慢慢地说着，仿佛在听他说话的人不是世之介，而是光司。

世之介只是拔起长得高的茅草不停地甩着，像是要把蔚蓝的天空切开一样。

“……哎，世之介，真的，我真的没什么。反正我又不急。”

“我大概能明白。”世之介终于开口说道。

“真的吗？你能理解？”

“嗯，差不多。我也是属于那种不着急的类型。”

对于世之介的话，隼人放声大笑。

“是啊。我感觉你确实不急。”

“对吧？”

“所以呢，这些话啊，对着你，我就能说出口。”

世之介忽地感觉到了什么，回头一看，亮太正沿河堤爬上来。

“怎么了，亮太？”世之介问道。

“妈妈让你们喝咖啡去。”

“啊，这样啊，谢谢！”

“你们在做什么呢？”

“嗯？什么也没做啊。就是和隼人哥一起看看河。”

“为什么？”

“刚才有个半鱼人从河里钻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守着呢。”

隼人突然紧张地说道，并一边往四下里张望，一边在草丛里爬行了几步。世之介也迅速地学起他来。

“刚刚就在那块草地里，我都看到它背上的鳍了！”

听他猫着腰这样一报告，亮太也慌了，赶紧把随身携带的假面骑士的手环从兜里掏出来准备变身。

在池袋西武百货的地下食品卖场里，世之介正在试吃首次登陆日本市场的美国甜甜圈。

往常这个时候，他应该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工厂后面的樱子家里吃上樱子亲手做的饭菜了，但今天傍晚樱子要去池袋接受某保险公司的面试，于是决定偶尔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吃顿晚饭。

所谓的面试其实并不是正式的，只是本地一个学姐、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在那家保险公司做销售，感觉薪水还不错，樱子觉得可能自己也能做，于是才决定拜访一下她的公司。

试吃完甜甜圈的世之介开始从欧式糕点、日式点心售卖角转战到腌菜卖场。在工作日的下午，百货商店的地下食品卖场拥挤得厉害，能和约好的人偶遇都近乎奇迹，但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点上，以世之介和樱子来说，无论楼层怎么大，他们要去的方向总是一样的，或者说，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就算是本人原本想随意去买点什么，很多时候都能发现对方不知不觉间就已经站在自己身边。

今天也是这样，毫无例外地，当世之介正在品尝京都特产的腌菜“千枚渍”时，樱子果然来到他旁边站着了：

“千枚渍好吃是好吃，就是保质期不长啊！”

“保质期长的腌菜，味道就太浓了。”

世之介乖乖地把超值装千枚渍放了回去。

“刚来？”世之介问。

“不是，我都转了三十分钟左右了。刚才我一直和学姐在上面的咖

啡厅喝茶来着。”

“你的职场拜访怎么样了？”

“也许可以做。我不擅长计算，所以之前一直觉得要算保险费什么的，绝对不行，不过这些东西好像电脑都能做。还有，只要能拿到大客户的合同，到手的佣金还挺丰厚的。”

“可照那位学姐说的，好像时间被限制得挺紧的吧。”

“嗯。那倒是。不过上班时间比较自由。所以，也不算吃亏。”

“据说休息日还要陪顾客去打高尔夫、吃饭呢。”

“哦，那得看有没有大客户了。”

此时正在比对着生姜糖浆瓶子的世之介忽然死死地盯着樱子的脸看。

“看什么？”

“没什么，不过要是阿樱你的话，我感觉那些大客户可以手到擒来。”

“嗯，学姐也说了，说最终的决定因素是气势，她说我看着挺强势的。”

虽然有几样东西想买，但考虑到接下来还要去吃晚饭，行李太多不好，于是两人拼命地克制住购物冲动，在超市里走着。

在熟食售卖角，当打折的价签刚开始贴上去时，他忽然看到一张熟人的脸。

“啊！”

世之介一开口，住在隔壁的那个中国青年单手拿着一袋七折买的油淋鸡，回应了他一声：

“啊！”

“晚饭？”

世之介说着指了指他的袋子。

似乎是听懂了，那青年做了一个用筷子往嘴里扒拉米饭的手势。

“老婆？”青年看着樱子，突然问道。

那一瞬间，世之介想纠正说“不，女朋友”的，但那样比较麻烦，于是只是“嗯”一声点了点头，然后也跟樱子介绍说：

“这是我隔壁邻居。”

走出地下食品卖场后，两人往离车站稍远的一家中华料理店走去。

他们是走着走着临时决定要去吃中餐的，落座点了餐之后才意识到，两人都是被刚才的那袋油淋鸡影响了。

他们先拿起冰镇青岛啤酒来干了一杯。

中餐最让人满意的地方就得说是上菜快了。在干过杯之后，凉拌海蜇、皮蛋豆腐、馄饨汤、干烧明虾、海鲜锅巴还有油淋鸡，转眼间就摆满了整张小小的桌子。

可能是两人实在饿坏了，几乎没顾得上说话，拿起筷子吃了一会儿后，樱子猛地停下来说要歇一歇。

“啊，对了，刚才的购物小票，我得算一算。”说着居然拿出钱包整理起来。

“不用非得现在吧？”

“可要是装进纸袋里的话，很快就会忘了，一不小心就给扔了。趁我现在还在记家用账。”

“那是什么？”

世之介注意到一张被塞在钱包里的纸巾。

“哦，这个啊，是亮太的牙齿。想把它丢到屋顶上的，忘了。”

“牙齿？”

“你看。”

樱子摊开纸巾给他看。

吃饭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去看一颗掉落的牙齿，可这不是虫牙，很白很光滑，就像是精心加工过的贝壳小件一样。

“好小啊！”世之介说着拿到手里。

“人家说掉得太早了。说开始换牙一般都在五六岁。”

“那不就是早了一年多？”

“但是个体差别一加一减可以相差两年左右，所以倒也不奇怪。总之，亮太的牙，我得给他好好保护。牙齿坚固的话，不但看起来赏心悦目，听说长大以后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好处呢。”

“比如说，超硬的仙贝，吃得比谁都快？”

“体育方面，还有脑筋好坏，不是说都跟咬合力有关系吗？”

“啊，是有这个说法。”

“反正看看地方上的朋友，总有种感觉，那些家伙不行了，往往首先是从牙齿开始不行的。”樱子说着又把亮太的牙齿收进了钱包里。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完全忘了点过的什锦炒饭上来了。

“哇，我可能不行了。”

“我就说嘛。算了，打包走吧。”

“冷了可就不好吃了。”

“这里的炒饭做得很好，粒粒分开，回去微波一下就好了。”

或许是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吧，店里的阿姨端着热茶走过来说道：

“回家后马上冷冻就没问题。等稍微冷一冷后我帮你们装袋子里吧。”说着就把炒饭和榨菜端了下去。

“啊，对了，也许刚才应该纠正一下？”

世之介也是突然想起来就说了，也不能怪他，但由于太过突然，樱子压根儿不可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刚才”。

“你说什么？”

“哦，我是说刚才在百货商场的地下超市……”

“啊？你这话题也太跳跃了吧？”

“……我们不是碰到那个隔壁的中国人了吗？”

“是碰到了。”

“那时，他问我是不是‘老婆’，我不是回答说是吗？”

“无所谓的吧。”

“是吗？”

“他不是你邻居吗？肯定知道我们没住在一起，不是吗？所以，很可能那个人就是把‘女朋友’说成‘老婆’了。”

“啊，这样啊，听你这么一说，可能还真是。”

这样一来，话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就世之介来说，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因为，有过那两句对话之后，无论走在池袋街，还是现在在这家店里看菜单时，他总觉得，难得两人一起度过，今晚或许正是好时机。

“哎……”

世之介坐端正了。

这绝谈不上是一家高级的中餐店，但店里的装饰很华丽，让人觉得很喜庆。

“……我们俩的事，你要不要再认真考虑一下？”

“怎么突然说这个啊。”

“我一直在想，要是能和阿樱和亮太就这样过下去，那该多幸福啊。”

瞬间，樱子的眼中露出一种想一笑而过的神色，但世之介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最终让她那才刚冒头的企图退了场。

“哎，如果我拒绝了你，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见面了？”

樱子也变得前所未有地认真起来。这让世之介不禁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道：

“那怎么可能呢。”

他的眼中到底也露出了刚才樱子的眼中将要浮现出来的，那种想要一笑而过的神色。

“真的？”

“真的。那怎么可能？”

“……那，对不起了！”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再这么持续一阵子。”

也不知时机是好还是不好，店里的阿姨把要打包带走的炒饭装进袋子里拿过来了。

“……不过，谢谢你！”

等阿姨一走，樱子就羞涩地感谢他。

“谢什么？”

“你这么做不正说明你对我好吗。”

“对啊！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嘛。”

“不过，刚被你求婚就说这些可能有点那个……”就像是什么开关被

打开了一样，樱子凑过身子来说道，“……说你对人好什么的，这算你的优点，不过呢，就现实问题来说，你这样完全不行啊。你说你，现在还在我们家打工呢。如果是真的重视我们的关系，你就该先找份正式工作啊。”

“这我也知道。不过，你看吧，要是真那样的话，就又得拖很久嘛。”

“世之介，你啊，如果别人告诉我有你这么一个人，那我还觉得听起来挺不错的，但真的在身边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你极端地靠不住。”

“怎么还用上‘极端’这个词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当然了，这么说你也不全对，这也可以说是你的优点，我完全明白，我是以此为前提说的。啊，对不起，我又说多了。”

“咳，没事没事。”

如此一来，就算他两次求婚都被拒绝了。

就连世之介，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世上女子理想的结婚对象。只是，至少和樱子和亮太在一起，会让他由衷地感到幸福。

世之介想缓解一下现场的气氛，于是从包里取出了照相机。

他先把镜头对准了坐在正对面的樱子。

樱子以前很露骨地讨厌拍照，但最近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全然不在意照相机的存在。

之后，店里的阿姨免费端来了自家做的杏仁豆腐。尽管肚子已经很撑了，但为了不辜负这一难得的好意，世之介把两人份的杏仁豆腐猛往自己的嘴里扒拉。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

世之介原本打算带着亮太去水元公园玩，当他正在工厂前面的空地上伸着懒腰的时候，小滨沿着河堤走了过来。

“咦，小滨，有什么事吗？”世之介惊讶地问道。

“啊，果然是世之介，我就猜你可能在这儿。”小滨说着从河堤上跑下来。

“你要来的话，先告诉我一声嘛。”

“我是坐电车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我就想，没事，就算世之介和阿樱不在，天气也挺好的，我就在这一带的河堤上溜达一下也行。”

“我正要和亮太去水元公园呢，你去吗？”

“要不我也去吧。阿樱呢？”

“阿樱不去。其实是今天在水元公园有‘保护犬转让会’，我就想让亮太抱抱小狗。说起来，阿樱这家伙，那么喜欢狗，要是她去的话，绝对会让人给一只带回家来，所以她决定不去了。”

“带回来不行吗？”

“阿樱开始工作了，是做保险销售。”

“啊，那件事啊，看来进行得蛮顺利的啊！”

“嗯，她很有干劲。我觉得她很快就会到你那边去，拿着小册子逼你签约了。”

“是吗。我还没投保的，要不让她先跟我讲讲？”

像是有顺风耳一样，小滨正在这么说的时候，樱子带着亮太出现了。

“咦，小滨，你们有约吗？”

“没有啊，想来就来了。阿樱，听说保险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

“是的，定下来了，我得加油干了。”

夹在正说得热火朝天的大人中间，迫不及待想要早点出去的亮太急得抓耳挠腮。

“啊，对了，上周有件开心的事。”小滨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什么好事？我就喜欢听好消息。”世之介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第一次被允许拿菜刀了。”小滨说道。

就小滨来说这或许算是一件大事，但说真的，对于世之介他们却没什么感觉。世之介本来还以为是中了彩票之类的，这时也就只能说声“哇”了。

就在这时，亮太的忍耐到达了极限。

“好好，走走走。”

世之介“嘿”一声把亮太扛到了肩上。

“啊，别又闪了腰啊！”樱子立刻提醒他说。

“我觉得早就没事了。自从那次之后就好了。”他说得是那样地满不在乎。

这天，在水元公园疯玩到傍晚的亮太，在回家的电车上全身瘫软地睡着了，就像一摊液体一样。

尽情地享受着久违的休息日的小滨，又和保护犬赛跑，又被亮太缠着连续蹬了三趟小鸭脚踏船，显然应该已经很累了，但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那张侧脸上分明有一种充实感。

“小滨，就这么回去了吗？”

世之介就像把漏出去的水重新聚拢一样地抱起了亮太。

“是这么打算的，怎么了？”

“也没什么。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我们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要去车站前面喝一杯。”

“亮太怎么办？”

“我先把他送回去，让他睡下然后再去，你就在车站等我就行。”

小滨心领神会，她说下了电车会去久违了的小钢珠店玩一下，于是世之介知道稍微晚到一会儿也可以。他背着亮太慢悠悠地回了家。

他先让亮太在房间里躺下。

“我去和小滨喝一杯，阿樱你呢？”

他一问，樱子说等她父亲去看赛艇回来之后可能会去和他会合，让他稍后再联系。

回到车站前面，他看到小滨已经从小钢珠的机器上离开了，正在休息角里喝着咖啡。

“没出奖吗？”世之介问道。

“感觉要出了，但最近玩小钢珠的运气不错，怕要是出了奖，运气就都被用掉了，那多可惜啊。”

这么说才让人觉得可惜。

“啊，对了，隼人哥刚才一直在里面呢。”小滨看着眼前已经没人坐的机器说道。

“他玩出奖了？”

“没有。不过，隼人哥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嗯，他说最近好像浑身乏力。”

“生病了？”

“不是，你知道的，光司先生没了……之前因为光司先生的父母要搬去千叶了，他就去给光司先生的房间做了大扫除，从那天开始就萎靡不振。”

“唉，想想也是，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一起啊。”

“对啊。当然会萎靡不振了。对了，我们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到由佳里小姐的店里去吧，就在附近的一家卡拉OK酒吧。隼人哥可能也会去的。”

此时才刚到傍晚，去的一家全年无休的居酒屋却已经近乎客满，那些老顾客也许从中午开始一直喝到现在，他们喧闹的笑声一直响起。

“啊，舒服。”

小滨对这种喧闹何止是毫无畏惧，简直瞬间就融入了店里的氛围。

在吧台点好生啤后，他们先去看了一下摆放小盘料理的食品货架。这家店的风格就像是学生食堂一样豪放，“只要你喜欢，尽管吃”，货架上从固定的日式冷豆腐到制作精细的辣味炖菜，齐刷刷排成一溜。

他们先拿起生啤干杯。

“你和阿樱进展得好像挺顺利啊！”小滨说道。

“这个嘛，前几天刚跟她求过婚，不过被拒绝了。”

“啊？你求婚了？”

“求了。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那就是被拒绝两次了？”

“对。”

“就这样维持着不也挺好的吗？其实吧，阿樱是有点害怕了。”

“害怕？阿樱吗？为什么？”

“嗯——我不清楚，不过要是一旦改变什么，可能很多东西就跟着变了，这时候不挺可怕的吗？”

“是这样吗？”

“是啊。要是这样的话，她说不想改变，就证明现在这样挺满足

的。”

奇怪的是，听小滨这样说，世之介觉得挺受用的。

摆在吧台上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今年的樱花开放预期表。

“我们俩刚好是在一年前左右开始说话的呢。”

小滨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凝视着电视里的樱花预测。

“对，在小钢珠店，我们抢座位来着。不对，开始说话是在理发店。”

“对，是理发店。”

“从那时起到现在才一年呢。”

“真的是……感觉都好像过了三五年了呢。”

似乎陈列货架上摆出了刚炸好的天妇罗，客人们纷纷起身去取。

“这里的炸生蚝特别棒。”

世之介也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

走出居酒屋也还没到七点。他先给在家里的樱子打了个电话，但樱子父亲还没回来。

世之介告诉她说自己先去由佳里小姐的店里，便邀小滨一起去了那家“如梦”酒吧。

一打开门，不出所料，隼人已经在了。他坐在吧台的固定位置，正一边吃着由佳里亲手制作的小菜一边喝着兑水烧酒。

“这么早就喝上了？”

世之介在他旁边坐下。这时拿来了热毛巾的由佳里一脸无语地跟他说道：

“他真的没其他地方去了吧。我一来上班，就发现他已经站在店门前了。”

“能去的地方有的是，就是不想去而已。”

说这句话的是隼人自己。

“要真是那样的话，你怎么还每天、每天都像个固定摆件一样坐在这里喝酒？”

“我要是不来，你这家店马上就垮了。”

这组对话如此流畅，一听就知最近每晚都在这儿上演。

那样的话，打扰他们也不好。想到这里，世之介带着小滨换到了包厢，开始肆意地唱起卡拉OK来。

等从町内会聚会回来的一群人在店里妈妈桑的引领下走进来时，世之介他们已经把会唱的歌差不多都唱完了，时机刚刚好，当小滨说要回家的时候，不知为何隼人也站起身来说道：“我也走。”

从感觉上来说，这里大概是新宿、涩谷、池袋一带深夜一点钟时候的状态，而在星期天的小岩，这才八点刚过。

小滨说明天上班要早起，就先坐电车回去了。世之介糊里糊涂地又被隼人拉去了另一家酒吧。他们去的是之前世之介和樱子去过的那家很时尚的红酒吧，店主是隼人的学长。

不巧这里也有团体顾客，于是两人在吧台一角各喝了一杯白葡萄酒后就离开了。

就世之介来说，就这样回去也行了，可时间还早，于是不知不觉又跟着醉得踉踉跄跄的隼人往前走着。

隼人要去的是河畔的河堤上。一走起来，夜风吹在被酒气熏红的脸上，舒服极了。

隼人对着夜空伸了个懒腰。

“……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世之介也学着隼人伸了下腰，这时他突然听到了这句话。

“……哎，世之介……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隼人又说道，像是想让他自己也再听一遍。

“行啊，去看看吧！”世之介回答说。

“你也这么想？”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隼人哥现在可以去任何地方。”

“是吗？是吧！”

“不过老爷子，还有阿樱，大家可能就不好受了。”

“是啊……可能大家都很为难啊。”

隼人哥可能迄今为止完全没想过自己一直在忍受着什么吧，世之介想。

当他在光司先生身边时，那不算是一直在忍受着什么，只是他想那么做，于是就做了。

正因如此，光司先生肯定早就原谅隼人哥了。正因如此，光司先生的父母也早已接受他了。

能活成隼人哥这样，世之介觉得，远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更值得尊敬。

从去年四月开始、拖拖拉拉的这一年的故事，在没有等来樱花开放的季节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即将迎来尾声。

人生这东西，绝非全都是花好月圆。有好的时期，也有坏的时期；有最棒的一年，当然也有最坏的一年。

虽然总算大学毕业了，但由于留级而晚了一年，没赶上泡沫经济最后的卖方市场，从依靠打零工和小钢珠活着而开始的世之介的这一年，毫无疑问，当然绝非属于那最好的时期。

但是不好也有不好的活法，人生也还是能继续下去，说不定，正因为它是一段很不好的时期，他才能够遇到这些人。

樱子和亮太自不必说，就算是和隼人、樱子父亲、小滨、小诸，如果世之介的人生过得一帆风顺，那或许就和他们擦肩而过了。

这么说来，人生不如意，万岁！

人生衰到底，万万岁！

扯一些跟这一年的故事稍远一些的话题吧。河堤樱花盛开，然后又跟往年一样只剩满树嫩叶的时候，在这期间的某一天发生的情景，我想拿来作为结尾结束这个故事。

那一天，世之介被樱子的电话吵醒了。

那天早上，如果是按照往常来说，五分钟后闹钟就会响起，他会像往常一样做好准备，然后去工厂。

“怎么了？”

电话很少会在这个时间段打来，所以，莫非是亮太出什么事了？瞬间他就清醒了。但是听到的却是樱子的这句话：

“隼人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隼人哥？说什么了？”

“他不在了。房间里留了一张条子，说‘我走了’。”

“留言条？”

“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世之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在微寒的风中，河堤上的隼人说的那句像开玩笑一样的话：

“我是不是该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啦？”

“不在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在的？”世之介问。

“今天早上。昨晚还在的，晚饭也吃了。”

“行李呢？”

“都还在。不过洗漱台边的剃须刀，还有他平常用的一些物品不见了。”

樱子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如果隼人真不在了，对她来说，那就是继母亲之后，连哥哥都出走了。

“我马上过去。”世之介说。

“嗯，不好意思了。我等你。”

在去往小岩的电车中，世之介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隼人真的是离家出走的话，那自己是应该满心欢喜地给他送行呢，还是把他一把拽回，让他再考虑考虑？

比往常要早一点，他穿过了往常的检票口，沿着往常的道路走向修理厂。他走得很快，一边想着今天的工作都有哪些安排。光想到这一点，就明白隼人不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他一方面想，就算出走，也没必要这么慌张；另一方面又在想，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下决心的时机呢？

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河堤上的路快步前行。

“世之介！”

感觉到有人在叫他，于是抬头向河堤上面看去：隼人居然就站在那里。

那一瞬间，他想，什么嘛，是樱子搞错了吗？但从隼人穿的衣服来看，明显这是要去别的地方，他的肩上还挎了一个大包。

“隼人哥……”

世之介往河堤上跑去。

“……樱子他们可急坏了。”

“啊，已经联系你了？”

“刚才接到电话了。”

“嗯……对不起啊，害你们担心了。”

“这些倒无所谓。”

附近中学棒球队队员们正在晨跑，从两人身旁跑过时，他们分成两列避开站在狭窄路上的两人然后又合二为一。

两人不由自主地目送着一队人离开。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少年们那像是刚洗过的队服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我走了！”

旁边站着的隼人望着少年们的背影说道。

世之介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好。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老妈有一天也突然就离家出走了，你没听阿樱说过吗？”

“听说了，一点点。”

“我想，如果说那时候老妈的心情就像我现在一样的话，那老妈一定感觉很幸福。当然，和留下来的东西告别是很痛苦，但即使这样，她可能还是特别幸福地离开的。现在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你帮我跟阿樱、那老家伙都这么说一声吧。这样一来，那老家伙也会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点。”

吹过河流的风，温柔地抚慰着河堤上的新绿。

“……那，我就走了。”

隼人迎着风走去。

“……哎，你有没有什么可投奔的地方，比如做什么工作之类的。”

“没有没有，那种东西，根本没有。”

回过头来的隼人一边笑一边倒退着走。

“……我想先去坐坐船，坐那种能去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船。我还没离开过这个镇呢。”

“那，等你安顿下来记得联系我们啊！”

“啊，明白。”

“一定记得啊！”

“明白！”

隼人猛地转头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前走去。

“一、二、三、四！”

对着开玩笑似的冲自己喊着的隼人，世之介也大声地给予了回应：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两人的声音响彻河岸。

世之介取出照相机，把隼人远去的身影拍在了相机中。这个满怀希望的背影，让樱子和他父亲也看看吧，他想，同时也让不知哪一天也会沿着这条河堤远去的亮太也看看。

日吉亮太先生

你在奥运会上的活跃英姿，我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当这封信寄到的时候，可能你又要作为残奥会选手的陪跑人四下奔忙了。总之，作为舅舅，我总是为亮太你感到骄傲。

现在舅舅正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朝着阿拉伯海进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回忆起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像这样，把告知自己所在位置的明信片寄给你。然后你一定会给我回信。在你的信中，写了很多关于田径的事，还有世之介的事。

其实舅舅最近也不知为何总是想起世之介。也许比刚听到世之介在电车事故中去世的消息时更加想念，各种各样的回忆都浮现在脑海。

最后一次和他相见，是在舅舅离开小岩老家的那一天。从那之后，我们一次也没再见过。不过，至今还能够感觉他就在我的身边，肯定是因为亮太经常在信里告诉我的缘故吧。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弟弟，可是现在，每当想到世之介，我就感觉，一个人单纯只是善良，也会带来奇迹。

坐船环游世界的时候，我发觉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有时甚至想把自己的眼睛给蒙住。悲伤、痛苦、愤怒。我总在想，难道就不能有奇迹发生吗？每当那种时候，蓦地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那个不靠谱的世之介的脸。

就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荒唐，就算自己如何心有不甘，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虽然有点晚了，但是，等我下次回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这次奥运会庆祝吧。哦，对了，那个时候亮太也当爸爸了！

期待着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日吉隼人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四月　樱花落
五月　五月病
六月　梅雨晴
七月　游泳池
八月　冷夏
九月　美国
十月　二十五岁
十一月　冲刺
十二月　求婚
一月　这边的正月
二月　雪景
三月　启程